

是袖珍的萬有文庫

世界傑作精華

讀完一篇

等於看完全部好書



EVERY MAN'S LIBRARY

世界傑作精華

春季合訂本出版

足三十萬言 實價國幣一元

本合訂本共載摘譯之世界名著二十五大本，包括一九三九年之百部佳作五本，獲得各類獎金者四本，其餘十六本亦為一年來銷路最佳者。內容之精彩，不言可喻。讀完其中一篇，即足以償付一元之書價，幸讀者垂察焉。

本刊之出版，確為大胆之嘗試，幸同人等協力從事，和友好的盡力幫忙，瞬即已出至四期。內容上，雖說不到怎樣豐富精彩，但總還看得過去。茲因讀者中欲補購一二三期者甚多，爰將三期合訂為一冊，名為春季合訂本，售價比另購更廉，以求普及。

精采要目一斑

（篇幅有限不及備載）

我的奮鬥

Mein Kampf

希特勒著

希特勒的驚天動地的一本書，充滿着瘋狂的夢囈，猛烈的攻訐。本文摘自德文原本。（本書亦已當選為百部佳作之一）

虛無主義的革命

The Revolution of Nihilism

by Heronann Rausing

作者係前國社黨黨員，彼作此書在暴露希特勒政策的真正目標。（本書已當選為一九三九年百部佳作之一）

遊德雜記

Reaching for the Stars by Now Wain

作者留德四年，對於德國人民在納粹黨旗幟統治之下之生活狀況，風俗人情，莫不熟稔。（本書已當選為百部佳作之一）

瞬息京華

Moment in Peking

林語堂著

本書係林氏在海外之又一近作，長五十萬言，為近代不可多得之佳構。在卷首林氏寫着「僅將此書獻給祖國的抗戰將士們」，內容已可想見。（本書已當選為百部佳作之一）

四萬萬主顧

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

by Carl Crow

作者旅華經年，將吾國人民之特性與習俗，加以刻化，讀之令人猛省。

處世藝術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by Dale Carnegie

本書已由商務印書館，青年協會等七八家書局譯出，大受吾國讀者歡迎。現將全書精華摘譯成一萬字，未讀過全譯本者，速讀本文。

馬相伯先生的生平與思想

商務出版 張若谷著

本文從相老出生起，至病逝諒山止，對於其整個的一生，有詳細的敘述。凡吾國人，不可不讀。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本劇本以一九一八年列寧被刺為題材，描寫細膩，讀來如身歷其境。凡國人欲知俄國當時的約略情境者，可讀本文。

世界傑作精華四月號

專稿
特撰

世界
見聞

國際
知識

稗史

瞬息京華(中)

林語堂原著

劃時代的一本小說

三六四

智勇雙全(短文)

三八〇

神出鬼沒的德國狼號艦

木非

翻江倒海於三大洋上之怪艦

三八一

德國概況

文斌

希特勒秉政後的一筆總賬

三九五

英國作戰的真義

汪德餘

祇有二種情感能刺激這愛睡的民族

四一三

拿破崙的重返巴黎

汪德餘

一夜醒來君主已易人

四一九

戰場趣聞(短文)

四二四

民國廿九年四月十五日

世界傑作精華四月號

軼事

一夜天才

馬剛

馬賽曲是偶然作成的

四二五

蕭伯納的研究

林履信原著

蕭之生世，性格，劇作的總檢討

四二九

妙人妙語（短文）

四五〇

奇風異俗的新幾內亞土人

剛復

重女輕男的世界

四五一

哲學講座

房龍

未發表的自傳之一章

四五五

思想的堡壘

良穆

非常時期不可多得的好書

四七〇

國民廿九年四月十五日

瞬 息 京 華 (中)

原著者 林語堂
節述者 越 裔

——本書已當選爲一九三九年百部佳作之一——

書名：Moment in Peking

定價：中國特版國幣八元五角

出版：紐約John Day Co.

本書係好幾篇小說聯成的長小說，英文字數約廿五萬字，譯成中文，約五十萬字。其中有佳話，有哲學，有歷史演義，有風俗變遷，有深談，有閒話，確是現代中國的一本偉大小說。

一九三八年春天，林氏突然想把紅樓夢譯成英文，後感此非其時，且紅樓夢與現代的新中國離得太遠，所以決定寫一本小說，動手時，先把腦中想好的畫成表格，把每個人的年齡都寫了出來，幾樣重要的事件也記下來。費時共一年，始完成這部鉅著。據快訊社二月廿二日紐約電此書已售出二十五萬部，約有二百五十萬人已閱讀該書。其受人歡迎，可見一斑。

木蘭聽了那女孩子，名叫暗香，覺得很熟，細想了一會，方記

都稱奇不已，都說姻緣偶合，皆有前定。這個女孩子大約是天生

起當年被拐的時節，一同關在小房間裏那個女孩兒也叫暗香，

給木蘭做了頭的，否則那有這樣奇巧的事呢？

便仔細詢問，那知果然是她，不覺唉呀道怪。告訴衆人之後，大家

這年夏天，木蘭等回到北京。她們去後，家裏是由韓亞夫妻

管理的，木蘭回來之後，就有丫頭等來告訴她二少奶奶怎樣的刻薄。說她高興的時候就叫丫頭僕婦陪她打牌，但是陪她的人只許輸不許贏，如若別人贏了，她便要發脾氣，而且每次要人陪到深夜，從不顧惜別人須清早起身。月底算工錢時，雖然是二三百個錢的賭賬也要如數扣去。有一天到瑞姨祥去剪了一件衣料回來，看看不甚中意，就叫一個男僕拿去退還。男僕去了一陣回來說，舖子裏因是現剪下來的不肯退。她說沒有這話，她在娘家時剪來的衣料時常拿掉換，反說男僕不中用，叫他再拿去，非退不可。男僕明知理上說不過去，但少奶奶的話不敢駁回，只好貼了車錢再去和舖子裏商量。說之再三，那舖子裏方始看在老主顧的面上，勉強收回。成衣替她做衣服，做來之後，看見一隻衣角上有一點指大的漿糊漬，她就說成衣不留心，弄穢了她的新衣服，硬要他賠料價二十元。成衣求了半天，認賠了十五塊錢，方纔了事。成衣走的時候，苦笑着說：少奶奶下次做衣服，請照顧別人罷。像諸如此類的事情，講了一大篇。木蘭聽了笑笑而已。第二天莫愁帶了阿非來看望姊姊和她新生的孩子。木蘭問起立夫的近況怎樣？莫愁回說：他時常來探望我們，和爹爹二人很親密。她又問起哥哥怎樣？莫愁說：他近來已大有進步，立夫來時和爹爹哥哥三個人常在一起談天。據哥哥自己說，完全是華嫂子的所感化。母親已看中了天津朱家的小姐，想替他定親，但是他決

計不要。聽說他正在追求一個某處庵堂裏出來的師姑呢。她又問起舊同學素丹，莫愁說：「她本來很想嫁給體仁，但因父母親和我都不贊成，她就一怒而去。不久便嫁了一個很有錢的南洋華僑子弟。有一天在東交民巷看見她夫婦二人在街上走，我去招呼，那男的連睬也不睬，逕自向前走去。素丹剛說了一句話，看見如此，也就丟了我走上去。可見那人也不過當她是個玩物，並無真的愛情，結果恐怕不能十分美滿的。」木蘭聽了也很以為然。後來果然應了莫愁的話，因為兩人在不久之後便已離婚了。又過了一天，木蘭正預備回娘家去探望父親的時候，姚家忽然差一個僕人來報信說，體仁騎馬不慎，跌了下來，身子被路旁大樹撞傷。醫生驗得腦已震傷，右臂右腿都已跌斷，內部也受重傷，現已不省人事。木蘭聞信，連忙叫丫頭照顧着小孩，自己跑去看護。只見體仁躺在床上，剛剛有些甦醒，呻吟呼痛。父親立在旁邊，糊了眉頭一語不發。母親坐在床邊哭泣。體仁掙扎着說，要見一見華嫂。斯庵這時不忍拂他的意思，就命人去喚了來。華嫂到後，體仁很難地向他父母說：「孩兒不肯，都請爹媽饒恕。我那孩子伯雅，務請好好撫養。又望着華嫂說，請爹媽不要看輕她，她是我唯一的朋友。」說完之後，氣息漸漸微弱，兩三分鐘之後，便斷氣了。體仁一死，前情自然一了百了，沒人再提。斯庵對他的憎厭心也完全消滅，反而很可憐他。所以將體仁和銀簾的

棺木合葬在一起。他那時去家財的心思也同時取消，不過對於出家雲游的念頭，依然沒有放棄。中秋節之前，華嫂帶了些月餅來探望體仁的孩子，向斯庵說起某王府的花園現要廉價出賣，三十萬元的產業只賣十萬元，實在便宜，勸斯庵買下來。斯庵起初沒有意思買，說他們這種人家何必住大花園。華嫂說，有錢的人不一定能享清閒之福。有錢而太忙，雖有花園也不能享受，除非像斯庵的處境，方配得上買的。斯庵聽了這話，略有些動心，便說且去看了再說。看過之後，很為滿意，就託馮舅老爺去寫契成交。馮舅老爺去了回來說，華嫂真能幹，這一件交易上，她至少賺了五千元的回扣。並說已在華嫂子的古玩舖中附了服本，和她合夥做買賣。姚太太和莫愁等聽說已買下來，大家都很興奮快活。

素雲對於翁姑的寵愛木蘭，心裏很氣不過。又見生亞在家中坐食，更不樂意，所以時常撒撥靖亞向父母要求分家。靖亞面子上不敢反對，但心裏也知道這事暫時是辦不到的。所以勸弟弟出外就事，賺幾個錢回來，以免素雲的藉口。並告訴弟弟說，他的表兄懷玉現在也在部裏當差。生亞回說早已知道此事，並且知道懷玉已娶了一個天津的紅妓女鶯鶯做姨太太。懷玉本不是安份的人，現在又加上鶯鶯在一旁，火上加油，將來恐怕要鬧出事來，勸他哥哥還是和他疏遠些為妙。以上的話雖是生亞所說，

其實是木蘭的意見。靖亞聽了起初不很相信，不過他素來是一個安份守命的人，所以說過了之後，也沒有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鶯鶯向來在天津為妓，由於市長的弟弟和一位舊日官僚的力量，紅極一時。有兩個遺老都想討她做姨太太，但是鶯鶯不願意。後來因市長弟弟的介紹，認識了懷玉，看他年紀還不大，人也漂亮能幹，所以懷玉一提要討她的話，她就答應了。素雲和她會面之後，兩人很是投機，因此素雲很為歡喜，以為從此有了一個同志，可以商量一切。

姚家遷入王府花園之後，有一天特備了筵席請傅家孔家和懷玉夫婦同鶯鶯來游園。將近中午的時候，客人陸續到來，先吃些點心，然後去游玩。懷玉來時是和鶯鶯攙着手同來，而叫大太太領了孩子走在後面。曾姚兩家的人看了，都有些不平。許多客人由阿非紅玉莫愁等領着，分頭游覽。花園在正屋的後面，一旁有一個大荷池，佈置得很是雅緻。正屋尤其高大堂皇，雖然古舊一些，但所用的木料都是上等材料，極其堅固。眾人無不嘖嘖稱讚。游玩的時節，斯庵用了一句上聯，叫木蘭等一輩人對，結果紅玉的下聯對得最工穩。文伯和太太問知尙只有十五歲，都讚她聰明，不過說她何以這樣瘦弱。斯庵說大概是由於用心過度的緣故。鶯鶯也對了一句，但是用語粗俗，除了素雲之外，大家多看不起她。游過了花園，同到廳上吃飯，幾位老輩坐了一桌，其餘

的人分坐了三桌。懷玉和立夫同曾氏弟兄同席，他的話最多，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所提到的人，不是總長便是督辦，好似當時的名人沒有一個不是他的朋友。極力主張大家應該聯合起來贊助袁世凱。立夫不以為然，和他辯論，都鬧得面紅耳赤，各不相讓。幸虧飯已吃畢，大家散席方罷。莫愁埋怨立夫不應該和懷玉爭論，說即使不贊同，藏在肚裏便了，何必在面子上結這無謂的仇恨。立夫說袁世凱這幾時原已想做皇帝，加上這班想做開國元勳的無恥之徒在旁慫恿，中華民國恐怕就要多事，那裏忍得住不說他幾句。席散之後，懷玉因另外有事，帶了他的妻妾先走。這一天鶯鶯因看見衆人多冷冷的大不理睬她，且有賤視她的樣子，心裏很不樂，便從此結下一層冤仇。過後，年紀老的坐着談天，年紀輕的依舊到園裏去玩耍。阿非更爲起勁，一時和曾家弟兄在荷池裏搖小船，一時和愛蓮等放風箏。紅玉起初還跟着他們，後來因爲身子實在受不住，並且覺得有些頭痛腦漲，不得已獨自回到房裏，躺在床上休息。她本是多感善病的人，看見阿非和愛蓮等的奔走快樂，而自己趕不上，不覺心上不自在起來，自恨爲什麼這樣的不濟，深恐阿非不要因此被別人奪了去。想到悲傷之處，便哭泣起來。這時阿非得知了她不大舒服，趕緊跑來看望，她還不肯理他。阿非就妹妹長妹妹短的說了許多好話，心裏的氣方平了下去，依然和好如初。那時客人也都告辭回家了。

懷玉自到北京之後，住宅租在東交民巷相近的蘇州胡同裏邊，和妻妾同居。他的太太名叫雅卿，已有兩個孩子。他便借着雅卿須照顧小孩爲由，規定初一十五宿在雅卿房中，其餘的日子住在鶯鶯的房裏。前面已經說過雅卿懦弱無能，看見丈夫如此分法，以爲終算有了面子，所以一些也不計較。但是鶯鶯爲了事實上還是太太當家，終不滿意，依舊千方百計的算計雅卿。上人如此，下人自然也分了兩派，各爲其主。鶯鶯最信任看門的阿梁，而雅卿則有一個丁媽做她的臂助。有一天鶯鶯因爲下人每多偷懶，客人來了沒有人好好的侍候，以爲不成潤人家庭的體統，特叫阿梁到裏邊，當面吩咐他，以後客人來往所有手巾茶水須由他負責任，對阿梁回說，二太太的吩咐當然不敢違抗，但是丁媽不肯向太太處支錢給他，讓他赤手空拳，也是沒有方法。鶯鶯聽了，當時並不說什麼，到晚上懷玉回家之後，便訴說家中用人怎樣的偷懶，沒人管束，主張升阿梁做總管，命他管理男女僕人。懷玉自然百依百順，一切聽從。鶯鶯就教導阿梁許多說話，阿梁心領意會，點頭而去。自後阿梁就處處向丁媽尋事，看見她替太太出門買東西，便說她是偷出去玩兒。丁媽來要火要水，也故意不給她。丁媽和他辯幾句，他動手便打。丁媽憤無可洩，去告訴太太，向鶯鶯理論，反被鶯鶯說出一大片道理，責了丁媽不應該依仗着太太的靠山不聽總管的吩咐。丁媽氣極，告辭而

去。於是雅卿更爲孤單，處處受鴛鴦的欺侮。丈夫既不歡喜她，而自己又無才對付，只好暗暗哭泣，自歎命苦。只有懷玉帶了鴛鴦到天津去游玩的日子，她才能够略爲安靜幾天。但這尙是鴛鴦的第一步進攻，她的整個計劃還在後邊。她久居妓院，深曉男子的心理，任你一等英雄她也能玩弄於掌股之間，剛柔相濟，哭笑俱全。對於服裝脂粉也別具會心，會一忽兒花信少婦，一忽兒嬌小女郎，都看着對方所好爲轉移。所以凡是她的客人，沒有一個不拜倒石榴裙下，甘心做她的梳台奴隸。懷玉本來不是利害脚色，自然更易被她控制。有一天晚上，她故意穿了浴衣，睡在床上，懷玉進來也不起身迎接。懷玉問她爲什麼生氣？她回說並不生氣，不過略有所思。問她想的什麼？她道：「你沒有做過姨太太，自然不能知道姨太太的處境。就像那天姚家請客，她們做大太太的自然互相迴護，而拿我差不多好似一個外人，豈不叫人難受。」懷玉說：「你是不是要我和她離婚，她已有兩個孩子，這事恐怕很難辦到。」鴛鴦說：「那個要你離婚，不過我有一個要求，不知你肯不肯應允？」懷玉說：「隨便什麼都可答應。」她便提出三個條件：第一，在交際場中須拿她當大太太，而懷玉從此不許再有別個女人；第二，家中的錢財和男女用人都由她管理，每月家用由她交給雅卿去開銷；第三，汽車歸她乘坐，和她在外面完全自由。懷玉對於第二個條件略有些懷疑，恐怕錢財歸她管理

之後，他自己用錢不便。鴛鴦一看他的神色，已知他心裏的念頭，便同他解釋說，完全是爲了他的前途起見，所以要這樣辦。她將要利用這錢財的自由去和潤人交際，替他開闢前程。並說既爲夫妻，榮厚共之，懷玉的幸福就是她的幸福。懷玉如肯聽了她去做，將來的富貴很有把握。懷玉本來知曉她的能幹，聽她如此一說，便毫不遲疑，完全應允。過了幾天，素雲來看望她，說起曼娘和木蘭的如何可惡，鴛鴦問她爲什麼不分家別居？她回說靖亞父母在堂，這事做不到，而且靖亞有時反要聽信木蘭的說話和她反對，焉肯提出這件事情。鴛鴦又勸她常常出來玩玩散散心。她說，每次出門必須稟過姑姑，甚是不便。鴛鴦便教她以後儘管自由出門，別人如有說話，儘可和他們吵鬧，吵到他們頭痛，以後自然沒人干涉。素雲得了心傳，回家之後如法泡製，居然有效。從此自由進出，再沒人說她。這時懷玉藉着鴛鴦結交袁世凱第六個姨太太的力量，在山西油礦籌備處得了一個差使。他又荐引了靖亞同去，每月有五百元的薪水和六百元的交際費。曾文樸看見薪給倒豐，於家中不無補益，就讓他前去。素雲在靖亞赴山西之後，推說回娘家，常和鴛鴦住在天津的旅館裏邊，任情作樂。中國人的住旅館也是一種畸形的現象。他們並不是因爲沒有住處而去住旅館，往往因家裏邊一切因陋就簡，而情願花了許多錢終年包着一個旅館裏邊的房間，借着招待客人或辦公事。

這原因，是爲了旅館裏邊設備齊全，一切自由，樣樣都比在家裏好，所以人人愛去。又因住旅館這句話說起來太俗氣，特美其名曰開房間，所以讀者應記着，所謂開房間者，就是去借一個地方賭錢抽大煙玩女人的別名。素雲聽了鶯鶯時常借寓旅館，眼裏看着裏邊的繁華景象，親嘗着男女自由交際的趣味，自然樂不可支，覺得做了一個人，必須如此享受，方不虛此一生，而心裏因此更爲感激鶯鶯，以爲是引她進了快樂的園地了。

莫愁和立夫結婚了。禮堂借在北京飯店，一切都從新法。新娘穿的是白色新裝，頭上蒙着白紗。男儂相是阿非和素丹的弟弟素通，女儂相是紅玉和愛蓮。依立夫的計劃，原想在結婚之後和莫愁同到英國去留學，但是因爲姚太太正臥病在床，一聽說女兒莫愁要遠涉重洋，便要哭泣。莫愁心裏不忍，於是和立夫商量改赴日本。說到姚太太的病，一半也是自作的。因爲有一天姚太太喚了一個關亡的來替她的兒子體仁關亡，不料來的亡人却是銀籬口呼太太，要太太好好地照顧她的孩子伯雅。並說姚家不久又有一個人要去世，這人死了之後，便要輪到太太。駭得太太魂飛魄散，幾乎暈了過去，因此染病臥床，半個多月，方漸漸好起來，但是身子便一天不如一天了。莫愁於結婚之後，和丈夫全家同住在馬大人胡同的舊宅子裏，快快活活地渡她們的蜜月。立夫原有些書生氣，向來不拘小節，不事修飾。自從娶了莫愁，

居然使他長了許多學問，例如男子的衣着，完全須由太太管理。太太的衣服，須一件一件用綢布包起來，不准別人碰一碰。每摺好一件衣服，必須放些樟腦在裏邊。男子的氣概一半在皮膚上。咬指甲是於禮貌上不合的。上車在女人之前算是不拘禮節。以上種種，其動機是尊重女子，而在男子方面實是一種累墜。立夫起初對於這些雖覺得不很方便，但是仔細想想，莫愁究竟是可愛的，所以也就聽其自然，默認爲應當的了。加以莫愁也知曉怎樣對付她的丈夫，你進我退，你退則我進，堅持的地方堅持，退讓的地方退讓，不論甚麼事，終久使立夫自認錯誤，情情願願依從了她的話。因之使立夫的情性和脾氣都改了好些。蜜月之後，兩人便到日本去讀書，不料到了日本還沒有幾個月，便接到姚家的來信說，姚太太病勢沉重，已經失去了喉音，不能講話。莫愁無奈，別了立夫，叮囑了許多叫他一切自己當心的話，先自回國。到自己家裏一問，始知姚太太在睡夢中時常夢見銀籬向她騷擾，應了體仁生前所說向她討命那句話，以致姚太太懼極失音臥病不起。於是莫愁就住在娘家服侍母親。這年夏初她生了一個兒子。還未滿月，立夫放暑假回來看了很是歡喜，就題了一個名字叫肖夫。莫愁又告訴立夫說因爲用人太少，已另僱了一個錢媽。並說起這個錢媽的身世甚是可憐，據說她是鄉下人，她有一個兒子，名叫錢山。在革命那年被軍隊拉夫拉了去，始終沒

有回來，害得她日夜夢想，如同痴了一樣。自從到姚家幫傭之後，依然日夜想念，以為必有回來的日子，所以夜裏在燈下仍替她的兒子做衣服，每個月當中必要告假一天，去到各處街上細細找尋，立夫便問既是鄉下人，何以猜想她的兒子可以在北京找尋。莫愁說她別的地方不能去，自然祇可在北京找尋，這原是痴想啊。立夫聽了，也很爲感歎。木蘭常同生亞和曼娘來看望姚太太，閒着沒事，便和珊瑚阿非等在花園裏邊玩玩，所以這時花園裏倒不甚寂寞。暑假過後，立夫仍到日本去讀書，莫愁因要侍奉母病，所以沒有同去，而孔家也在這時搬至姚家同住。

素雲自從靖亞到山西任事之後，一個月三十天中倒有大半個月住在天津，和鶯鶯在一起胡鬧。文樸夫婦知道了，自然很不以爲然，不免要說她幾句。但她已受了鶯鶯的指導，遂到姑姑略略說她，便盡情地說，弄得文樸夫婦氣過了份，不願再去管她，不知正中了她的狡計，更使她變大妄爲，毫無顧忌。她和鶯鶯結識了一個商界滑頭名叫老陳，由老陳拉攏她們做投機買賣。第一次下手時，鶯鶯賺了一萬多塊，素雲也賺了一千五百多塊，從此更加興高采烈，很命做個不停，結果蝕了不少，素雲派出一萬元。素雲不得已向自己的母親借了一筆錢償還這筆損失。她們自結識老陳之後，常常由老陳帶着她們在舞場酒館進出，胡亂交際，因此又交上了許多潤朋友，中間有現任和退職的陸軍省

長，在朝在野的政客，醜聲四佈，無人不曉。素雲在初做投機買賣的時候，曾寫信告訴靖亞，使靖亞非常擔心。懷玉還說他不必着急，說老陳是他的好朋友，決不致使她們上當。靖亞回說：「我們知道有發財的命運，試看生亞兩夫婦何等安逸，照這像下去，恐怕大禍就在目前。果然過不了多天，真的應了他的話，素雲寫信來告知蝕去一萬塊錢的事。他恨極了，回信說，蝕去的錢他不能管，即日就要回家和她算賬。湊巧他的祖母不久故世，他便告了一個月假，回到北京。他見了素雲，起初也一鼓作氣的說了她幾句，但經過素雲的硬說軟哄，他便又軟了下來，答應素雲向父親要一萬塊錢替她還本。這時文樸因母親之喪，悲哀過度，身子很不大好，正睡在床上，見靖亞向他，要那麼許多錢，便向他說，他向來爲官清正，做了那麼許多年的官，也不過掙了十萬塊錢的家當，而且並不是完全現款，靖亞如要討這許多，怎麼對得住兒子和弟弟弟婦？靖亞聽了再也說不下去，壓得曼娘和生亞夫婦都是不計較家私的，反幫她懇求，文樸方始應允。不過乘此機會，狠狠地責素雲在外面的行爲，說她不應敗壞家聲，使老頭兒也沒有面目見人。素雲當衆被罵，羞得置身無地，就哭着回房去了。靖亞也不去理她，自管和弟弟弟婦談別後的經過。木蘭也告訴他素雲怎樣的難說話，和外間所傳的一切事情。正在談論的時候，素雲的丫頭慌慌張張地跑來報告說，奶奶已經自盡了。他們

聽了連忙奔去看視，看見素雲躺在床邊地板上，一根白絨腰帶拖在頭上邊。據說她是在床頂欄上上吊，幸而帶子斷了，所以跌在地上，沒有吊死。他們安慰了她一番。走出來時，木蘭的丫頭偷偷告訴木蘭說，帶子並沒有斷，但所扣的結已經鬆散，顯見是假的。木蘭明知所以，不過叮囑丫頭千萬不要告訴旁人。文樸因此一事，便替他們三房分了家，命他們雖然暫時不許分居，但各房的開支從此由各人自付，以免日後的爭論。這辦法很合木蘭的意思，所以暗地裏反而感激素雲的作成。靖亞的假期原只有一個月，現在已經過了五十多天，礦裏有信來催他回去，無奈只好動身。臨走的時候，和弟弟婦說起他給素雲每月三百元做零用，尚還不夠，照此下去，怎生了得。並說他始終不喜歡素雲，經此一番更爲憎恨，情願永遠不見她的面纔好。木蘭和他取笑說，是否要和素雲離婚。靖亞便說何必一定要離，難道不能另外娶一個。又吐出口氣說，如若再娶，第一，必須貧苦出身。第二，最好須是一個被大太太所趕出來的姨太太。第三，他向沒有說完，木蘭便開玩笑地接下去說，第三，最好是一個出家在五台山的尼姑，遇到一個跟着美國工程師辦事的青年，便一見留情，情願還俗嫁給他。靖亞笑笑說道：對了，對了，也許這個人已經在五台山等候我！一面說着，一面出去。木蘭回頭望望，自己的丫頭暗香正站在旁邊，心想她也能抵這五台山尼姑的缺嗎？

木蘭自分到家產之後，因爲數目並不多，而日常開支很大，深慮坐吃山空，不是辦法，所以便勸生亞出去做個找位置。但生亞是舒服慣的人，極不願意出去做事，商量了好多次，最後決定去開舖子。木蘭說她父親開的舖子很多，問他盤一家，想來無有不肯的。於是去和斯庵商量。斯庵說，華嫂所開的古玩獲利極厚，何不加些股子進去，和她合夥。木蘭便依了這話，附了些股本在華嫂子的古玩舖子裏邊，於是興亞從此便成爲一個商人了。

曾文樸自從老太太故世，他的悲痛異乎尋常。其中也有幾種原因使他如此。第一，當然是爲了母親的永別。第二，是爲了素雲的敗壞家聲。第三，是因爲國事的蠅蟻外侮的日益堅迫。因此他便得了糖尿病，這種病是中國醫家所不識，所以雖然請了許多大夫，吃了許多劑藥，依然沒有一些效驗。素丹的弟弟素通，是留學英國的醫科博士，對於這種病症很有經驗，由於木蘭的介紹曾經診治過一次，但是文伯素來反對洋貨，決計不肯服西藥，聽見說要打針，尤其反對，所以始終不肯服用。後來看看中國大夫實在無法醫治，始勉強聽了木蘭的勸告，由素通用注射劑替他治療。打了幾針之後，他的病居然漸漸全愈，不由文樸不十分佩服，而且非常感激，常對素通說願把一個女兒配給他。素通雖不知道他意在那一個兒女，但計算年齡，只有愛蓮和他配得上。

於是也就以為當然，常常請愛蓮出去看戲吃館子。文樸居然並不反對，聽他們自由往來，不久也就訂了婚。

中國這時候雖然受到外來的壓迫。袁世凱要想做皇帝，特地指使他的爪牙設立了一個籌安會，用了種種巧妙的議論，想改變政府，將共和制度改為帝制。他想得到日本的助力，於是秘密承認了日本所提出的廿一條條件。這條件如果實行的話，不但中國的鐵道和礦權將完全由日本人掌握，而政治方面也將完全聽候日本人的指揮。大小軍政機關都須聘任日本人做顧問，簡直就是讓日本來統治，而自以為日本的保護國。中日經濟提携這句話，那時也已有日本人提起。他們的目的無非要使中國人在商業上也做日本人的奴隸，聽日本人的宰割。曾文樸的目光雖然也能够見到這個地步，但也知道民主思想已經深入人心，袁世凱的舉動很不正當，而且有害於國家，所以袁氏雖曾邀他出山扶助，他始終堅決拒絕。等到糖尿病治好，即以棺回泰安安葬，葬事完畢，方始回到北京。袁世凱因為廿一條的原故，大失信仰於他。蔡鐸用了金蟬脫壳之計回到雲南，揭竿起義，各省紛紛響應，袁世凱就此憂急而死。

素通和愛蓮的婚事，因為素通的母親住在姚家，新病初起，不便遠行，所以定在上海舉行。曾文樸的病不好，不宜跋涉，所以不能去。曾太太因此也不離開。就由錢太太同了媳婦女兒和

木蘭夫婦去就親。阿非聽見了一定要去賀喜吃喜酒。紅玉也要去。斯庵夫婦對於阿非和紅玉的事情原已靜默，不過因為紅玉善感多病，身體衰弱，有些委決不下，所以沒有公開宣佈。這時聽說他們要同去，也不阻止。於是一行人乘了火車同到上海。吃過喜酒之後，又到杭州去玩。紅玉同木蘭此時很多寓談的機會，就將自己的私願盡情告訴了木蘭。木蘭也答應她回北京後向父母進言，早日定親。紅玉聽了很為欣慰。他們在杭州遊遍三竺六橋，經過月下老人祠，錢太太代替麗蓮求了一支籤，籤語四句詩末兩句是：

採得百花成蜜後，誰辛苦為誰忙。

興亞走過來讀了一遍說，這完全是僧道騙錢的方法，那可相信。但紅玉為了好奇，也求了一支籤末後兩句說：

假作真時真作假，香風一陣盡成空。

紅玉看過，滿腔不快，縐眉拿來撕了。阿非笑他何必花錢尋煩惱。木蘭看見籤詩內「香風一陣盡成空」這句話，又想到了暗香。以為不要是與她有些關係，這晚上紅玉終是悶悶不樂，眾人雖然勸解，也不能解她的苦悶。他們在杭州時接到立夫一個電報說，已經放假，預備回國，將在上海等候他們。所以第二天上便回上海去會立夫。會面之後，立夫告訴他們許多北京的新聞，是從日本報紙上得到的，說辯子大師張勳要復辟，奉宣統為帝，連

頭到尾共有十天，便被人趕走。現在段將軍和親日派的安福系已經掌握政柄，總督將軍的軍隊已進駐天壇等等。好在他們對於政治都不甚關心，所以講過也就丟開了。他們趁了火車回北京順便游玩泰山，去看日出。那天一共僱了七乘轎子，另外兩個驢夫替他們拿被窩，以便在山頂借宿時之用。他們看過日出，下山的時節，隨路游覽，木蘭和立夫談談說說，很是暢快。更覺得有立夫在旁邊，便能令她分外快樂和高興。

立夫回到北京，莫愁抱了兩歲的孩兒給他看，白白胖胖已十分可愛。他又進去探望姚太太，看見她坐在床中吃水煙，面目很憔悴，神氣也很呆木。據莫愁說，她母親的喉音始終沒有恢復，病雖已好，但是神色始終不清，吃喝穿衣都要有人喚醒，已變得和孩子一般。立夫在莫愁的房中看見桌上放着幾本新青年雜誌，好幾本北京大學所出的刊物，和幾本英文書。新青年雜誌的內容很精良，所主張的文學革命很和他的意見相合。莫愁告訴他北京大學校裏邊的情形說，陳獨秀正在領導着推行白話文運動。贊助他的有錢疑古，胡適諸人。和他們對抗者是舊學者，以林琴南、辜鴻明等爲中堅。兩方爭論辯駁，鬧得很是利害。林琴南斥白話文爲拉洋車人的語言。文學革新運動等於縱野獸入於人羣。革新派的人也反唇相譏，罵他們老朽昏庸，不知世務，並發表許多非常激烈的言論。總之使學界的文壇都起了絕大的波

動。校長蔡先生是一位好好先生，他對兩方均不偏袒，一任他們自由爭辯。於是這革新運動便盛極一時，由白話和文言的爭戰，逐漸轉延到禮教和習俗的問題上去。新派中人主張推翻一切舊式的詩詞，打破貞節觀念，鼓吹孀婦再嫁，消滅宗嗣制度，打倒孔教，推行新體詩，勸人導行山頓夫人所主持的生育節制宣傳。易卜生王爾德杜威等所主張的自由戀愛，男女同學，自由離婚，禁止纏足，廢除納妾制度，和打倒孔教。立夫和莫愁對於這事，意見稍有些不同。莫愁是在舊禮教下生長的女子，而且一生舒服安樂，所以很反對破壞舊制。他本來極佩服林琴南的文才，因之和他表同情。立夫則出身貧苦，向來對於舊制度不甚滿意，所以偏向革新。不過他另抱一種個人主義，見解和這時的革新派也有些不同。他對兩方的評論是：舊派缺乏論據，而新派的論據也不見高明。文樸和斯庵也立於相反的地位，文樸絕端崇拜孔孟，斥新派爲野蠻，罵他們忘八，罵他們根本沒有了解孔孟的道理。他尤其憎惡他們在說話的時節夾帶外國字眼。他們爲表示同情起見，特請林琴南到家裏來吃飯。木蘭倒很合意，因爲她也是佩服林先生的。斯庵則贊成改用白話文，不過反對廢除宗嗣制度，也贊成孀婦再嫁。珊瑚在旁開玩笑說：假如有人要我的話，我也可以再去嫁人去。而其實所謂革新，也不過是歷史上的一種演進。今日之所謂新，即是將來之所謂舊。激烈和新奇，不過是當

時人目光中的見解，在後來的人看起來，就平淡無奇，覺得古老。試看光緒末年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當時那個不說他們激烈狂，但是到了後來，大家還嫌他們是帝制派，太沒有民主思想。民國初年的林琴南和嚴復當時那個不稱讚他們的貫輸西學，見解新穎，但這時便已斥他們為老朽腐敗。再拿陳獨秀來講吧，當時他那些向共產的言論，使當時的人聽了無不咋舌搖頭，但現在看起來，又何嘗新奇，何嘗怪異啊。這時候的官場甚是混雜，政府裏面完全由一班一竅不通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上來的武人和一輩自命精通政治學的日本留學生掌攬大權，在北京和天津之間跑來跑去，專幹一些攬權納賄，賭博嫖妓的勾當。這班日本留學生都是穿了西裝，留着兩撇仁丹鬍子，總是神氣活現，可是除了拚命的要想發財，沒有別的本領。那輩武人尤為可笑，爲了學時髦，也穿上一身西裝，不過又覺得很不便當，又要罵西裝討厭。他們也不顧人前人後，覺得頸子很不舒服，就把硬領的鈕子解開，讓他兩邊敞開着。拿了手杖不知用處，就和拿了一串魚肉一般的掛在手指上。他們一大半信孔教，而實在並不了解孔子的道理，有這般的信徒，也算孔老先生的晦氣。他們十有九個抽大煙，其中狗肉將軍張宗昌更是當時的怪物。他能抱着一個俄國女子，口裏銜着雪茄烟，接見外國領事。他滿身的口袋裏邊，沒有一隻不塞滿鈔票。他能同時任命兩個人去做同一個

地方的縣知事，等到雙方都接了到任，回來向他請示時，他還說：「這種小小的事情，你們自己講講開豈不了結嗎？」他能強要人家的女人，而拿一個官職給她的丈夫做酬勞。此外還有一位楊將軍也很出奇。有一天深夜進城，看城門的兵士問他口令，他只說了一聲他媽的，自願往裏直衝。從此之後他媽的這三個字便成了軍事長官所專用的口令了。北京如此，各省也自然好了多少。加以各省督軍沒有一個不注重於奪取地盤，你爭我奪，刀兵四起，弄到中國全國幾乎沒有一片乾淨的地方。但這種種的腐敗現象，自然使民心大不滿意，偏向改革之途。軍閥中的北洋系這時也爲權利問題分裂爲兩個，一是安徽系，由段總理爲首領，一是代理總統馮國舅所領導的直隸系。張勳的復辟運動失敗，使北京城內多了許多外來的軍隊。姚家的陳媽聽見新到了許多兵士，便向主人辭職說，要去尋的她兒子。立夫勸她一面做事，一面找尋，她一定不肯，定要出空了身子去細找。給她錢，她也不要，就飄然而去。莫愁很可憐她的境過，除了替她貼了許多招貼之外，並且慫恿立夫將這件事做成一篇記事登在新聞紙上，希望或者能被他的兒子所閱到而回到北京來和母親會面。

此時立夫在北京師範大學當了教授之職，因此結識了許多新時代的作家，於是他也常有論文在報紙上發表，辭氣之間

很是激烈，使莫愁提心吊膽地時常睡不着覺。姚家花園裏邊倒因此忽然變爲熱鬧年，青一輩的人和著名一時的作家常在園裏集會。但有時也夾着幾個老輩如林琴南、傅先生等輩。斯庵着了很是快樂，也常滲雜在裏邊說笑談天。他這時所牽掛的惟有阿非娶親一件事。阿非和紅玉雖未定親，但是已經爲大家所默認，不過斯庵總就心紅玉的身體太弱，深怕她的壽命不長，所以既不宜訂婚，也不明白反對，一切聽其自然發展。華嫂子替姚家介紹了一個丫頭，是一個旗人，名叫寶芬。姚家正因錢媽走了，少人做事，就拿她抵了錢媽的缺，叫她專門侍候姚太太。寶芬長得極其美麗，比紅玉還要勝幾分。斯庵和莫愁等會問過她的家世，爲了什麼要出來當丫頭？她對自己的家世講得很含糊，不過說因爲沒法子，所以出來做奴才。紅玉看見她心理很不安，深怕不要被阿非看上了，以致奪去她的愛人。後來想到自己是她主人家的內姪小姐，而她終是一個傭人，或者不致有什麼意外，方覺釋然，不再放在心上。木蘭回娘家看見了她，也很覺詫異，仔細和她談談，始知她還通文墨，因之非常喜愛她，硬把她帶回會家，叫她陪伴幾時。但過不了幾天，寶芬便極力懇求木蘭放她回姚家去。此事不免使木蘭起了疑心，因爲木蘭已知道自寶芬到了姚家之後，阿非便時常借問候母親爲由，到姚太太房裏去和寶芬搭訕。寶芬到了會家，阿非便也幾乎天天來探望木蘭，而

寶芬又急要回姚家。幾方面參合起來，形跡便有可疑之處了。木蘭帶了寶芬回姚家，就將心裏所懷的疑惑告訴了莫愁，並將紅玉在西湖月下老人祠所求到的籤語講給莫愁聽，並說此事不要就應在寶芬身上。莫愁說，她也曾仔細觀察寶芬的行動，覺得她很是大方規矩，對於阿非並不怎樣招攬，或者不致到這地步。木蘭又問起紅玉，莫愁說她一個月倒有半個月生病，又時常無事哭泣，吃藥也不見好，勸勸她不要思慮過多，也沒有效驗。說着便拉了木蘭同去看望紅玉，看見她正睡在床上，臉上瘦了許多，手腕上骨頭也露了出來。木蘭和莫愁很懇切地勸了她一番，勸她少無事傷心，勸她少看詩詞，並和她說一定要求父親早些宣布阿非和她的訂婚。紅玉聽了很爲感激。木蘭姊妹離了紅玉即去和父親商量此事。斯庵繃着眉頭回說：「你們怎麼還沒有脫去衝喜的念頭，豈不看見曼娘已受累不淺嗎？且等她好些再說罷。」寶芬相貌長得既好，心性又極伶俐，姚太太雖不能講話而她時時能揣摩到姚太太的心思，要茶要水，要什麼，都不必姚太太指示，她總能先意承旨地奉給姚太太，所以姚太太極寵愛她。斯庵也因此極看重她。她除了告假回去探望父母之外，從不出去游玩，花園裏也不很常去，無事時總坐在太太房裏做活計。阿非去看母親時，總和她談笑。姚太太雖不能用言語表示，但對於他倆的親近好似很樂意。有時阿非已經立起來要走，反由太太

招呼着多坐一下子。有一次竟被紅玉的丫頭看見，阿非替寶芬擦茶杯，又有一次看見兩人笑着搶一杯茶呢。但丫頭也不敢告訴紅玉。有一天的下午，紅玉覺着身子好了些，想去望望姑丈姑母，並看看阿非在那裏做什麼。她先到書室裏邊和斯庵談了幾句話，再出來到花園裏去找阿非，找了半天，並沒有找到，已經覺得很吃力，便走了回來。走到正屋旁邊時，看見阿非正轉過牆角走向前來，東張西望，好似在找尋什麼，片刻之間，復又轉身而去。紅玉起了疑心，跟上去隱身在一叢小樹的背後觀望，只看見阿非和寶芬對面立着，寶芬向阿非很急忙地說着話，可惜離得太遠，聽不出說些什麼。又見寶芬轉身想走，阿非攔住了不放的樣子。看得紅玉驚心動魄，一陣傷心，禁不住淚如雨下，跌跌衝衝的退回自己的院子，睡在床上，獨自哭泣。到了夜間，竟吐起血來。第二天早晨，她的丫頭奔去告訴斯庵和莫愁，還隱隱說出小姐的傷心是因了阿非和寶芬的緣故。斯庵和莫愁都去看她，安慰了一番。數天之後，方漸漸好些。立夫的朋友青年著作家巴固有一天借姚家的花園請美國人唐納虛女士，並請唐女士所開名飲佩的辜鴻明老先生作陪，以便兩人藉此會晤。唐女士是因游歷而來中國，極愛北京的風物，就住了下來。她住着很大的中國式房屋，僱着中國廚師，並請了一位教中國話的先生，所以也能說幾句中國話。在家的時候並且時常穿中國衣服。她人很文雅，

因此著作家和藝術家都愛和她往來。她曾在華嫂子的古玩舖內遇到過木蘭和生亞，因而認識起來。她很愛木蘭的天真。她到北京已有一年，但始終沒有和辜老先生過會，所以巴固這次特地借這議會讓兩人見見面。辜老先生也是北京的一位怪名士，他的裝飾很古舊，依然寬袍大袖，一派的前清式樣，不知道的人決看不出他精通英文，熟悉洋情。有一次他在影戲院裏看電影，看見影片裏邊一個穿着晚禮服赤着背脊的婦人，他立了起來，大聲向看客說道：「你們看這外國婦人好不奇怪，她的上身小衣外不穿大衣服，她的下身，大衣服之內不穿小衣，她是上身沒有大褂，下身沒有褲子的。」看客聽了，哄然大笑。座中有幾個外國人，斥他不應擾亂秩序，叫他不要高聲。他笑嘻嘻地用極純粹的英語，將以上的話說了一遍，害得外國人也跟着笑起來。他素來看不起那時候的青年，說他們太缺乏舊日的禮貌，不過如有人請教於他，他倒也肯諄諄教導。他這次經巴固的邀請，肯來會見唐女士也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很愛看美麗的女子，早聽見人說過姚家姊妹和馮家小姐曼娘等都是北京有名的美人。第二巴固告訴她說，諸姊妹不但長得好看，而且精於舊學，紅玉並且能够製作詩詞傳奇，所以他聽了很高興，極願意去見見。紅玉得了邀請非常興奮，決計參加，特地在隔日休養一天，以便次日可以打足精神和客人周旋。當日又特地遲些起身，臨時理髮搽粉，

極意修飾。她的丫頭看了非常快慰，因為她近來從沒有看見過她的小姐如此高興。木蘭曼娘和生亞到了姚家，看見了也覺奇怪。午後巴固素丹同了辜先生先到，大家出去迎接，一一見過。辜先生看見曼娘說她至多只有二十歲，曼娘笑着回說已有三十二歲了，辜先生便說，這就是舊式女子的好處，因為她們是腳，終日伏處深閨，不受風日的侵蝕，所以能長保容顏不易見老。如若也像現在的女子天天跑出去拍網球，那是不消三十歲，便已變成老太婆了。說得大家都笑起來。辜先生在高興的時候極喜歡說話，天南地北，無所不說。那天他又談到纏足的問題，說一個女子的娉婷婀娜完全在於身體的姿勢。外國女子的所以東腰，就在於要使她的臀部凸出，以顯露她的曲線美。不過東腰是有礙於腹內五臟的，而纏足則於體健毫無關係。兩種方法都使一個女子的身體挺直，顯出全身的輪廓，但東腰是將腰部硬行小起來，不如纏足使臀部自然挺出更來得美妙。何況女子的腹部是傳種接代的大本營，安得妨礙牠的舒適。所以結論是：女子應該纏足，而不應該束腰。這番議論，曼娘聽了羞得抬不起頭來。紅玉倒不覺怎樣，反而以為很有趣。唐女士來了，由巴固替衆人一介紹。輪到紅玉，便告訴她，這位就是能做詩的馮小姐。唐女士拉着她的手，說着很勉強的中國話，極表她的欽佩。辜先生用英語告訴她說，方才正在討論纏足的好處，但給她聽了，恐怕

要不很贊成。唐女士回說不必一定贊同，但辜先生的議論她總是極感興趣的。介紹完畢之後，巴固宣佈他和素丹已經訂婚，大家又道賀一番。衆人先在花園裏邊游玩，東一堆西一簇的各自陪伴談天散步。玩了一會，紅玉覺得有些吃力，想去休息一下。阿非陪着走到一條小河旁邊，看見四面沒有人，就問她說，爲什麼前一天晚上他去探望時，不讓他進去？紅玉回言這緣故他自己應該知道，何必要人說。阿非便說，他實在沒有曉得爲了什麼，至今猶是夢然。說了之後，心裏邊頗疑惑，不要是那天和寶芬在花園裏的一節事已被紅玉所看見或知道，所以如此恨他，便想將這節事的經過告訴紅玉。可是紅玉不要聽他，叫他快回去陪客人，阿非無奈，轉身而去。不過走路時候，仍叮囑她到吃飯的時候早些出來。晚飯將近的時節，她就向飯廳走去，將到廳門，望見衆人都已在裏邊，阿非正和唐女士在那裏講話，談論巴固和素丹訂婚的事情，而語音頗低，她便站住了腳，將耳朵靠近窗戶，想聽聽阿非究竟講些什麼。只聽見阿非說：「男子本來都是如此。愛上了一個女子，爲了她，便什麼都願意。」又聽見立夫的妹妹環兒接口說：「聽說她早已患了癆病啊。」唐女士不懂什麼是癆病，由阿非解釋就是肺病，她方明瞭。唐女士便說：「明知她已有病，仍舊肯娶她嗎？」阿非回道：「自然，爲了可憐她起見，當然娶她，她雖是尖利一些，但人很可愛。」紅玉聽到此處，誤會了

所說的是她自己，以致又羞又憤，轉身便走，在園裏竟癱化在一張石凳上，許久立不起來。心想照阿非的話，她倆的嫁娶已是不生問題，不過看他爲了可憐她，而並不是真誠愛她，難道阿非竟已移愛於寶芬嗎？這叫她怎生辦法呢？思索了一會，並無主意，看看時候已遲，不得已硬撐起來走進飯廬去入席。吃酒的時候，辜先生又談到自由結婚問題，他說做了一個女子，實在不應該由她自己去挑選追求未來的丈夫，因爲這個辦法使比較好的男子都被臉皮厚的女子搶去，而使生性羞怯的女子落在後面。幽貞嫺靜的女子是寧死也不肯自己去追求男子的。紅玉聽了，以爲又在說她，更覺羞急傷心，不覺失了常態，竟舉起杯子來，大聲向阿非說要和他對一杯，並且自己先喝，喝不到半杯，咳嗽不止，連血都咳了出來。木蘭等看了，既駭且怪，連忙扶着她回房。到了之後，她請木蘭等依舊回席陪客，祇留下阿非，說要和他講一句話。她向阿非說：「請你拿心裏的話告訴我。」阿非說：「妹妹難道還不知我早已拿我的心給了你嗎？」紅玉說：「我祇要你說句話。」阿非安慰她道：「我們訂婚也快了，還有什麼不放心呢？」說時攙着她到床上去睡，又去喚了她的丫頭來陪她，方回身出去。她見阿非去後，從新立起身來，在鏡子面前照了一會，叫丫頭仍去侍候客人。丫頭看她神氣很安靜，並無異態，也就去了一小時之後，客人將散，丫頭又回到紅玉房裏，看見房裏已沒有人。

畫眉的筆梳丟在粧掉上，以爲她整理好了又出去玩兒，所以也不在心。那知等了半天，也沒有回來，而阿非和木蘭等人又來探望，問丫頭紅玉這時怎樣。丫頭回說，還是一小時以前出去的，難道不是和他們在一起嗎？木蘭聽了心裏一跳，一種恐怖忽然襲擊上來，連忙叫阿非和衆人拿了燈籠四處找尋。誰知尋遍園子，竟無踪跡。於是又回到她的房裏搜尋線索，在抽屜裏竟找到一封信，信封上面滿沾着斑斑的血淚痕跡。馮舅老爺搶過來拆開一看，裏邊信紙上寫着：

孩兒不肖，受養育之恩，而無以爲報。近來噩夢頻仍，自知不永，人誰不死，遲早間耳。何必留着不去，妨礙別人姻緣，不如早脫離此世，以清白之身還之父母，孩兒去矣。幸勿哀。姑丈姑父姑母，待如骨肉，再世不忘，惟有圖報於來生而已。薄命女紅玉謹叩。

馮舅老爺一面看信一面流淚。看完了，仍叫家人設法尋覓，連門角落裏都找到依舊沒有影踪，就有人想到不要已經投入池中，於是又到池邊去找。但時在黑夜，池面又濶，那裏去找，祇可等到天明再說。這一晚大家自然都睡不着。到了天剛明亮，馮舅老爺和斯庵已經起來，再去尋覓，方走到池邊，已看見遠遠地有一個人浮着。連忙叫起男僕，撈將上來，竟然是她。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這時已面目浮腫，肚皮鼓起，令人可怕。馮舅老爺也不管乾淨，

抱住了哭個不住。阿非望了一望，連忙走開，不敢再看。木蘭自然也非常傷心，覺得已應了杭州月下老人的那句籤語，但不曉得籤詩內所謂一陣香風，究竟指著暗香還是指著寶芬，細細一對，暗香比阿非還大着幾歲，不很配得上，而寶芬則比阿非小一歲，正好相配。看上去紅玉的缺必由寶芬抵補無疑了。姚太太雖然睡在床上口不能言，但耳朵很是清楚，聽見了這件事也非常哀痛。她身體本很衰弱，經此一番變故，更加不能支持，夜裏的惡夢更多，差不多每夜夢見銀簾，以致她非常恐怖，連伯雅都不願意看見。有一天伯雅來請安，剛走進房門，她就驚駭起來，不知不覺之間竟叫道：「你難道也幫着你的媽來向我討命了嗎？」一面叫着，一面趕伯雅出去。莫愁剛在旁邊，起初愕然一驚，後來倒歡喜起來說，母親的喉音不是恢復了嗎？不料姚太太的病從此便一天重一天，後來她自知去死已近，就將兒女一起叫到床前，向他們說，銀簾她已在夢中告訴過她，家裏邊另有一個人死了之後，便要輪到她自己。現在紅玉既死，自然她也不久於人世。她此刻掛心的只有阿非的婚事。寶芬雖是丫頭，然而相貌既好，性情又嫻靜，和阿非很可相配，並且知道阿非也很愛她，所以定要斯庵作成他們，成爲夫婦，以了心願。說過這番話之後，過了兩天，她便死了。斯庵不忍拂她的遺命，便去請華嫂子來請她向寶芬的父母求親，並說明要待姚太太終七之前完婚，以免等待三年的

孝服。寶芬自從確實知道了她已將要做姚家的媳婦，方將自己的實在家世，和到姚家幫傭的目的，盡情告訴了阿非。原來寶芬的父母本是旗下的大官，自革命事起，他們也當然受了影響，變爲貧窮。她的父親有一天買到一部姚家花園舊主家裏的一部書，書中夾着一張紙條，中間詳述咸豐年間英法聯軍燒掠北京和圓明園的事實說，他家因爲要離京避難，所以將一切金銀珠寶埋藏在園裏邊花房前面的石板底下。寶芬的父親看見這紀事，心裏起了一條奢望，所以特地運動了華嫂子，拿自己的女兒送到姚家做了頭，命她留意找尋這埋藏寶物的地點，以便設法去掘取。寶芬到了姚家之後，也曾去踏看過幾次，但覺得花園現已屬於他人，即使知道了所在，也無法去取，所以也就不甚起勁。並且姚家待她甚好，而阿非又和她親熱，年紀相仿的青年男女，常在一起，那得不發生感情，因之對於掘藏這件事更爲冷淡。那一天被紅玉看見她和阿非在園裏講話，實在就是她正在那裏踏看寶藏的地位，在那幾方石板上來回細察，恰被阿非看見，走過去問她爲什麼在那裏出神，她支吾了幾句，便想回房，阿非不讓她走那樣一回事。後來她回家的時節，便向她父親說明這事沒有把握。但她父親仍不死心，依舊叫她留心等機會，她也無非含糊答應。等到華嫂子前去求親，她父親想想掘藏原是沒有把握的事，而女兒能嫁給一位富家子弟是現成的福氣，所以一口

應允。隨即過禮下定。寶芬於定親之後，便將這節事和盤告訴了阿非。阿非倒很信爲真實，叫了幾個家人，拿那地方的幾方石板一一掘了起來，居然在當中一塊的下面發現了兩個繡子，可惜都已空了，顯見已被先下手的將寶物取去。不過還算運氣，在繡子的旁邊拾到五粒大珠，大概是上回掘藏的人匆匆中所掉下的。阿非和寶芬以爲一番手脚總算沒有白費，也就很爲滿意，走去告訴斯庵。斯庵也無非笑笑說，他們沒有這大的福氣去享受這寶藏。斯庵從太太死後，立定了主意，命阿非和寶芬在結婚之後就到英國去留學。對於自己的行止，也另有一番打算，所以在他倆草草結婚之後，便擇了一天叫齊了兒女親人，向他們說，太太已死，兒女婚嫁都已完畢，向平之願已了，所以他在阿非夫婦動身之後，也就要出家雲遊。衆人聽了，自然苦苦勸他不要去，但他絲毫不爲所動，反說他早已存下這心，不過一向因各事纏繞，不便撇下了就走，現在諸事既了，不走何待。況且將來依舊打算回來的，不過像出一次遠門一般，大家何必過於着急。就將家事先行安排一番，將現錢留出三萬元，分給珊瑚、木蘭和莫愁每人一萬。其餘的財產都歸阿非和伯雅承受。阿非在英國的時候，一切事務由木蘭姊妹出面代表。伯雅在未成年以前，由珊瑚監護。木蘭不要現錢而要一所杭州舖子，以便將來如到杭州，也可以過日子。斯庵也依了她，收回現款，拿杭州一所茶葉舖子贈給了

她。莫愁嫁的時候原先由斯庵給她一所蘇州的舖子做陪嫁，因此姊妹二人在蘇杭各有一所舖子。斯庵在阿非夫婦動身之後竟改換了道家裝束飄然而去，不知所往。

(下期第三集秋日之歌續完)

智勇雙全

大家在討論狗。有一個人說，司密士曾有過一隻異常智警的獵狗。某夜，司密士的家裏着了火，情勢非常危急。司密士和他的妻子趕忙去救孩子，把孩子束住了就跑。可是天啊！還有一個孩子未曾帶出來。此時，那條狗跳了起來，衝進屋裏，不久，帶了那孩子出來了。每個人都已安全無恙。忽然羅佛又衝進了火焰。牠還要些什麼呢？沒有人知道。傾刻間出來了，皮毛已被火焰灼焦，帶着一——你們猜是什麼？是一塊溼毛巾，裏面裹着保險公司的保險單。



The Cruise of the Raider "Wolf"

by Roy Alexander

神出鬼沒的德國狼號艦

第一次歐戰發生後之三年中，德國海戰方面除實施潛艇政策外，並祕密派遣配以堅強武裝之商船十餘艘，出沒海上專事攔截協約國之商輪，中有迭奏奇功而得安然返國者僅二艘，一名「狼號」(Wolf)，此船係於一九一六年由德國凱爾港(Kiel)駛出，橫行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海面，歷時十五個月之久，協約國艦隊搜捕經年，終未發現其踪跡，其史實詢屬近代海戰之奇舉。作者羅亞歷山大君(Roy Alexander)係奧國人，曾在協約國商船上為無線電報務員，後被俘，戰後回國，爰將親歷經過詳誌於書，出版問世，內容均為海戰之攻擊，退避截捕等各種戰略，故此書甚受各國讀者熱烈之歡迎。

非 木

英國商船維羅納號滿載着羊毛牛皮貨物正航行於南太平洋，經過聖太島 (Sunday Island) 中的奧克蘭 (Auckland) 小島到美國的舊金山去，那時是一九一七年六月二日，歐戰進行已經近三年了。

我在無線電報務室中，被頭上的一陣飛機聲音驚動，脫下聽筒坐在床沿邊去休息。不多一會，有一種爆炸聲在船的近處傳出，我便急忙的跑出去到船梯旁邊的領港台去報告消息，同時一個水手也喘着氣拿了一束前甲板上剛從空中擲下來的傳單到船主桑德斯面前，這傳單上面用英文印着：「速停機，止發無線電，一切均須服從本巡洋艦之指揮，否則即行轟炸汝輪。」對方的水上飛機也出現在海面飛行，並且在我們的船首前方放下一顆水面炸彈，意思是表示他們的命令不是虛發而是言行一致的。

維羅納輪處在萬分危險的狀態中，祇能遵從，聽候敵艦登輪搜查。在不到一海里遠的地方，終於發現一艘巨船，炮口正對着這邊，一隻小艇也滿載着搜查的水兵，

朝我們這裏駛來。

「快點把航海日記撕掉，不要撥無線電鈕！」船主桑德斯吩咐我說。我聽了他的話，趕忙把航海日記、電碼書都拋進鍋爐裏去燒掉，然後再把發電的機件踏壞。當一個德國軍官在艙面出現的時候，我的準備工作都已料理完畢，這德國軍官手裏揮着雙輪手槍，後面跟着二個水兵，他們的態度是非常謙和而有禮貌。

「午安！」他善於言談的說了一聲。「你們將所有的船籍證明書和航海日記表拿來給我看。」

我們的重要文件都給他查驗一過，再把我們喚到大餐間去問話，茶役也很週到的送進咖啡來，這德國軍官舉杯和我們共飲了一下。

不多一會，又來了一大隊武裝水兵和二個德國軍官，他們立刻照預定的程序列隊船邊，並且開始監視我們的行動。午茶後，我們被吩咐到甲板上集合，然後再到停留船邊的小汽艇上去，這小汽艇便載了我們向那艘巡洋艦停泊的所在進發，這巡洋艦卻是和一艘普通的

黑漆商船相同，可是登艦以後突然發現她異樣的地方，一點就是艙面上擠滿了人羣，一點就是後甲板底上有二個魚雷放射管和二尊用厚鋼甲隱藏的活動大炮。

我們逐個的脫去衣裳，經過他們嚴密的搜查，然後再命令我們用消毒肥皂洗滌全身，把我們由小艙口送到艙裏俘虜間去。這裏早已擠滿了一百多個俘虜，裏面包括有白種黑種棕種的英國人，愛爾蘭人，葡萄牙人，法國人，意大利人，混血種，和非洲土人。因為下艙奇熱，所以大多赤身裸體。這些俘虜都是三個月以前，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協約國商船被「狼號」擊沉而俘獲的，協約國的艦隊對於這艘神出鬼沒的武裝商船的祕密行踪是難以捉摸的。她的任務除了巡洋以外，還能夠放射大量的水雷攻擊敵方船隻，藉此可以引誘協約國的戰艦行駛到殖民地的海面上去。

起初，她偷過了波羅的海(Baltic)，偷過了英國的封鎖線，此乃六個月以前之事，此後橫行海上，肆無忌憚，食物和燃料都由她捕獲的船隻供給的，她曾經在開浦

鎮(Cape town)哥倫布(Colombo)孟買(Bombay)等處安置了不少的水雷，但是現在還留存一半，以備再到另處敷設。

「呵！原來你在這裏已經三個月了！」船主桑德斯對着他的好友英國油船特立泰拿號船主米陶士驚奇的說，他的油船是被狼號捕獲的第一艘。

「你以為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釋放呢？」

「這倒是很難的。」米陶士回答說。

「狼號迭奏奇功，因為他的行動詭秘，不容我們去宣露她一點消息，這次我們祇好隨她到德國去，別的毫無辦法可想。」

我們在下艙拘禁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身很早，不經意的發現下艙樓梯到甲板有二個出口，這出口有二個武裝水兵輪流看守，從洞眼裏，我們可以看見維羅納輪拋錨的所在，她的背後離開聖太島不遠。早餐進咖啡和黑麵包後，得到艦長的命令，我們可以有短時間的自由走上甲板，去初次欣賞這艘神奇的武裝商船，她的船

尾裝有五·九生丁口徑的炮，配置得很神祕，就是在甲板上看起來，很像一座貨物起重機，決不疑心牠是大炮，即使敵艦在遠處瞧見，也祇當是一艘平凡的商船而已。炮上面蓋着油布，油布下的小蓬帳內，坐了一個防守兵，管理一架通司令台的總電話機，在俘虜間甲板上的吊架下面也裝置了很多的機關槍，總計這船有五·九生丁大炮七尊，魚雷發射管前後共四具，水兵水手共有四百人，個個都是精強力壯的，年紀在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他們整日祇管尋快樂，從未來麻煩我們。

第三天，恰逢星期日，午餐後，情形似乎覺得格外熱鬧，我們也受着優待，每人都領到一杯好可可茶，船上的樂隊全體聚集在甲板上舉行一個二小時的音樂會，這樂隊奏的音樂是怪難聽的，他們一共祇會奏五種曲調，重覆不少次數，使人厭煩到極點。

過了幾天，他們派了小艇，到維羅納號的煤艙搬運存煤，因為艇輕煤重，這種工作斷斷續續一連費了二星

期光景，終於得到偉大收穫——一千二百噸煤和那四

十隻久已不知肉味的肥羊。而維羅納輪也就被炸藥擊沉，同日在附近海面，又攔截了一艘美國雙桅船溫斯諾號，獲着三百五十噸煤，炭精，火磚和水上飛機最需要的汽油。「狼號」唯一的任務，就是擊沉俘獲的船隻，不使在海面留一點痕跡，被協約國的艦隊發現她的存在與祕密行踪。

俘虜在甲板上的遊息時間很長，規定天色黃昏後須下艙歸隊。一天夜晚，正在我們回艙的時候，有一羣俘虜，擠在船尾邊，排成一隊屏風形，遮蔽着二個人脫逃，這二人預定游過多鯊魚的大海，到對岸島上去。（他們落水後，就沒有聽到他們游泳的聲音）等到點名的時候，有人替他們代到，所以這事暫時未被發覺。

管理俘虜的軍官文奧斯華德海軍上尉，他是個年少英俊的普魯士人，帶着壯嚴的威儀，從司令台邊側梯走到下艙來，他穿的金白色的海軍制服找不出半點污跡，硬直的衣領使他的頭頸不能自由掉動，所以要查看一處角落的時候，就非全身動作不可，在艙尾的所在，終

於給他發覺，二個俘虜已失蹤，頓時他眉宇間不像以前一樣的恬靜，暴怒了起來。

從他深長的記憶力推測，他斷定這二個脫逃的俘犯是前次在賽特港 (Port Said) 捕獲的一艘海盜船上的水手，他們曾經偷過他私人物件的。這事給他發覺，他面色是非常焦慮，走上甲板又回到下艙，大聲地對我們操着德語和英語，並做作手勢，眼珠凸出很大的說：「這未免太無禮貌了。」

「你們現在想想，德國海軍款待你們像嘉賓一樣，並不是像普通的一般俘虜呀！」（他在說，我們都打着呵欠。）

「偷避脫逃更是你們無禮貌的舉動。」他做着不自然的手勢說。

「現在可就不會像以前一樣優待你們了。」

「你們這些蠢物快想方法逃走呀！」他說着便走上樓梯，再瞧了我們一眼走了。隨後俘虜間起了一陣狂笑聲。

一次「狼號」艦長萊格——一個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的司令官，也走到下艙來查看，同時他吩咐了幾個水手整理艙底和甲板上的存煤，這些水手都穿着號衣帶着絲帽，有的攜了一根手杖，他走上甲板，不經意的看見司令台邊一個鏟煤的水手，工作很迂慢，他就口若懸河一般的大聲責備他，順手把煤鏟奪過來親自指揮。那水手頭上戴的有飄帶的尖頂帽，和鏟一堆煤時候的滑稽動作是怪使人發笑的。

是六月中旬的那一天，「狼號」載着我們到離開紐西蘭北方不遠的太司門海峽 (Tasman) 去巡查，航行速度很慢，這天我們得到命令，禁止在甲板上逗留，就是那間靠近船尾高甲板上的廁所，也不允許我們去便溺，據水手報告，這海面要敷設水雷，他們都忙於準備夜晚工作，嘈雜的聲音中可以聽出他們搬運幾條橫木放在甲板邊，預備把水雷從中艙傳遞到船尾去，我們從三層厚密的鋼艙板小洞望出去，可以看見大約有二百多個黑色長圓形的水雷排成了長條形，每個都安置在放

射管內，我們對這佈置水雷的工作雖發生興趣，可是我們的命運卻失掉了保障。

一大圈長的水雷電線，都用線輪繞着，兩頭通以電流，用小滑輪在橫木上把電流儲藏器轉動到船尾去，當水雷入水的時候，這重金屬的儲藏器，有着像一條錨練一樣的作用，同時這電線在水雷放在相當的深度時就會自動解脫。水雷普通在水面下十五呎，較大的船隻都可以觸着牠。

水雷的頂上都釘着鉛質的尖角，這尖角約有六英尺長，如果觸到這鉛質的任一尖角，裏面裝的炸藥，就會立刻爆炸起來。（用拳重擊也有使牠爆炸的可能）

這天夜晚近十點鐘的光景，船上即行熄燈，從午夜到天明，又在水面敷設了二十五隻水雷，又將艙底的水雷用起重機吊到甲板上，這是一種極宜慎重從事的工作，如果稍為大意，這艘「狼號」便和我們同歸於盡，我們未看到她的工作完畢，就呼呼地入了睡鄉，獨有李滋

魚敷設的總數，他走到我的吊床邊給我看他那張繪成的水雷圖形表。

李氏有威爾斯人的堅強個性，這張圖樣將來對於協約國海軍有很大的供獻。在幾個月後，他倖運的逃到一艘西班牙國籍的運煤船上，這船航行在丹麥海岸擱淺，他便和幾個同伴登陸跋涉回到英國，他那張在「狼號」繪就的圖樣得到英帝國的榮譽獎章，這事還是後來那艘西班牙煤船被俘，船上的一個水手講給我聽的。

「狼號」要實行重要任務的時候，都把我們禁閉在下艙裏，可是我們對於她的行動，仍可猜測得出，俘虜中間有幾個都是經驗豐富的老航海家，他們有一種奇異技巧，可以不用指南針駕駛船隻，他們從洞眼裏窺見海岸和太陽星光，由船尾推進機葉旋轉的次數可以斷定航行速度的快慢，這些老練航海家，在不見天日的艙底能够很準確的告訴我們「狼號」的動作，好像萊格艦長在司令台指揮一樣。

前維羅納輪的副船長，沒有厭倦，他秘密地計算水

艦內有幾張收藏秘密的航行表，表上註着很正確

的航行路線，遇到獲着俘船，她就改變方向，同時那路線便逐條用紅筆圈出。在海上連續航行了幾個星期，「狼號」又在離開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不遠的柯克（Cook Strait）海面敷設水雷，那天工作更顯得緊張，水手的聲音更嘈雜，佈置的計劃也嚴密，我們比平時安靜，絕少談話和嬉笑，大家都全副精神貫注在聽那甲板上搬運水雷的鏗鏘聲音，我們很擔憂，如果不幸被英國戰艦發覺，船底被擊中一炮，那時便是我們生存的末日了。

船上的主要食料，就是黑麵包和粗咖啡，每星期中祇可吃到一次罐頭肉類，和乾山芋，船裏點的是黑暗的藍電燈，逢着敷設水雷的夜晚，那燈光更暗淡，藉此可以阻止我們的視線，我們在這燈光下，神經受着遲鈍的影響，大家互視着，好像一堆活死屍。

船上紛擾了一個時期，過了六天，經過蓋博（Gabo）灣而在悉尼和蘇維（Sydney and Suva）兩灣間航行，一艘美國三桅船培魯加號裝載着整箱的炭精

從舊金山駛到西萊（Sydney）灣來，我們開始向她進攻，「狼號」又獲到新戰利品——數百箱炭精和俘虜，我們和新俘虜交談些過去情形。

艦長萊格每次允許我們列隊旁觀炸沉俘船，意思表示他們德國海軍的威力，我可毫不介意。培魯加是一艘不易炸沉的木質船，萊格也乘了小艇親自查視過，他決定用炮轟射，一時炮聲隆隆，又因海面飄流着炭精，因化學作用起火燃燒，所以海水都變成黑色，好像和熱帶一樣，加着培魯加輪也起火，烈焰冲天，即使遠在中太平洋海面都可以看見，這是一幅蔚為奇觀的海景。

「狼號」等到工作完畢，也就安然離開那裏，繼續向南航行，沿路派了一架雙葉水上飛機「雛狼」號日夜作往返巡察，注意商船和敵巡洋艦的行動，這架飛機對於狼號確有很大的輔助，但是遇着大風或遠渡重洋，她就失去了效力。每逢她的任務完畢，便將所有機件拆下運到船裏收藏起來，籍以避免對方的視線。

「狼號」俘獲的船隻既多，無形中俘虜間添了不

少口角，怨恨，爭論，幾乎每天有十數起發生。最可笑的就是那些俘虜在船隻炸沉的匆促中，帶來不少希奇古怪的雜物，像棋盤，雨傘，太陽帽，蛇皮椅墊，破套鞋都有，維羅納船主桑德斯的心愛物——太師椅，也帶到這裏來。有人曉得是他的私人坐椅，不敢擅自輕動，可是有時爲了他這把轉椅也發生過不少爭執。記得一次，桑德斯方從甲板上散步回來，看見他手下的一個厚顏米黃色頭髮的水手，坐在他的椅上很安閑地吸着捲煙，兩人就發生爭執，文奧斯華德上尉在上面聽到我們的吵鬧聲，立刻走到下面來，他很文雅的問了一些話，德國軍官對於階級相同的人，總是很客氣的，所以他公斷這水手犯了過失，把他訓責了一番。

自從這次桑德斯船長和水手鬧過齟齬以後，文上尉和艦長萊格把全船分爲三個等級，分居三處：一、被俘船長，大副，「狼號」高級軍官，均集處在後面。二、總駕駛員，下級軍官，集處在前面。三、統艙作爲俘虜間，因爲人數

過多，所以用很高的木箱，裝置了活動隔離板，把我們分

開，不過這種辦法，萬一發生火警，是很難灌救的。培魯加輪炸沉後的第二天，「狼號」繼續在海面航行，這天我們都不許在甲板上站立，穿黑制服的旗手在偵察台上打着旗語，原來「狼號」發現了新奇跡——一艘五百七十三噸的美國雙桅船恩柯爾號從哥倫比亞河（Columbia River）裝載了大批洋松到澳洲的悉尼河去，在海上航行已近五十一日了，「狼號」在發見她之後，派出一隻小艇，不多一會，滿載着神色恍惚的俘虜連同幾百箱美國肥皂，和罐頭肉食帶回來，一個軍官和這旗手都受到司令的誇獎。

萊格司令鑒於在南太平洋中航線無定，認爲燃料是「狼號」的當務之急，她唯一的希望，就是駛到中立國的南美港去寄碇，可是這裏又發生二種困難：一、缺乏煤斤不能維持她駛行到南美去，二、萊格司令善於和人交談，恐怕露出破綻，說出那艙內的一百多隻水雷。所以她在無辦法之中，祇希望能夠再捕獲一艘煤船，解決

煤慌。

這幾天水手和俘虜在甲板上晒太陽，呆望着那在船邊飛行的紅尾海鳥和經過的小珊瑚島，大家的面容更顯得憔悴。

特立泰拿號船長米陶士他乘着有機會時把「狼號」航行的消息紀錄下來，寫成一張總報告書放在空酒瓶內擲到海裏，希望牠被協約國船隻撈獲，聽說這消息瓶飄流到東印度海岸邊被英國海軍獲得。

七月二十九日，水手在甲板上奔馳的情緒顯然比前幾天緊張，從有經驗的航員那裏打聽到「狼號」截獲了馬登加號商船從悉尼河發來的電訊，報告她離開悉尼河的詳細日期，航行的路線，和裝載的貨物。

馬登加輪裝的是五百噸煤和雜貨，在八月六日那天截獲，新俘虜又上船，他們帶來很多捲煙，食物和新消息，尤其是那捲煙最受大眾歡迎，因為我們不知煙味已經三個月了。這次我遇到了一位多年未見的老友，我從人堆裏擠出去迎接他，他向我穿的一條污跡的短袴看了一眼，淡然地問了一句：「天哪！你在這裏受的待遇怎

樣？」看他的形色是討厭我那套污跡衣袴。其實自從我們被俘以來，我們這羣俘虜都已換了樣子，頭髮紊亂，臉色黧黑。

「狼號」過了幾天，駛進了離以瓜多爾（Equator）不遠的威格島（Island of Waigen），這島是世界最美麗的海港風景區，島上種的參天的高大棕樹很多，繞着樹飛的盡是各種珍奇異鳥，和鸚鵡，紅花綠葉，風景怡人，使我們感到環境格外清幽。那島上可以看見很多鬚髮紅皮膚的土人，在田裏耕種蔬菜。到了夜晚，這裏易傳瘧疾的蚊蟲很多，氣候比日間悶熱，水手們都赤膊打掃艙面，和引擎間的鍋爐，有的游泳到海面去揩刷船底泥跡。

我們在這島邊逗留了十三天，氣候總是不轉涼，一到夜晚，下艙悶得更難受，萊格司令和二個軍醫官早晚到這裏來查視，有否中暑的病人，我總算倖運的被送到病室去，這情形好像脫離地獄而登天堂一樣，足足受了十幾天痛苦，船又開始駛行了。

萊格司令這次預定了計劃，是要經過爪哇海（Java Sea）到協約國海軍警戒線最嚴密的星加坡（Singapore）去敷設剩餘的水雷，幹那自殺的冒險工作。

星加坡這時和現在一樣是英國東方唯一貿易港和海軍根據地。遠東大部的商業都要經過麻刺甲（Strait of Malacca）到星加坡集中。「狼號」最快的速度每點鐘只能航行十一海里，她竟然和那些油船、內河商輪、貨船、郵船混雜在一起經過了馬加撒（Macassar）和巴達維亞（Batavia）航行的時候，她處處都提防，離開他船距離很遠，每逢遇着挪威、英美、荷蘭國籍的船隻，萊格司令便命全船懸掛萬國旗表示敬禮，就是她突然改變航行方向，也不會使人注意。

在一個月明如晝的夜晚，突然地來了一陣警報聲，打破了沉寂，全船於是起了騷動。

「前面有巡洋艦。」

全體水兵都把守着炮位和魚雷放射管預備應戰。

這時除了推進機的行動，和揩擦魚雷管聲音外，其餘都是靜悄悄的，那艘發現的巡洋艦終於燈火輝煌從我們面前駛過，他們沒有舉動，炮衣也未褪下。這回真是僥倖，沒有被她發現，我們都慶幸這是上帝護佑，未受到這次炮火的浩劫。

這天午夜，「狼號」為先發制人計，在海面敷設了一百十一隻水雷，天明的時候，船已航行到麻刺甲的東面，過了五天，已經安然通過爪哇海朝印度洋進發了。

這幾天形勢似乎鬆弛一點，音樂會照例的熱鬧舉行，甲板上也允許我們整日逗留散步，一切都恢復原狀，水手們都精神煥發的往來唱着歌曲。但我們以為「狼號」在最近幾星期內一定會駛到離開巴達維亞的荷屬殖民地被拘留，決不能安然回到德國去的。

一天早晨，「狼號」把遮蓋幾尊大炮的鐵板鉸鏈鬆下，舉行試炮。隆隆的炮聲，竟把一個美國船上的同伴駭斃，他患了很久的心臟病，這次才離開人間。萊格司令對於這海員的葬禮很敬重，召集了全船的人參加這葬

禮，同時船也停駛，懸起萬國旗。這美國海員的屍體是用他睡的那張吊床包裹着，面部覆了一面美國旗，艦長，水兵，穿了整齊的制服和俘虜排成二隊站立，舉行這嚴肅的儀式，先由神父祈禱了一番，然後灑了聖水把屍體從本國國旗下面抬過，拋到海中，儀式遂告完畢，船也繼續航行。

海上很平安，從巴達維亞朝西航行經過爪哇南部海面和蘇門答臘 (Sumatra)，因為船上食物不調胃，很多人都患上壞血症，九月二十一日航行已近錫蘭 (Ceylon) 南部，水上飛機同時也活動起來。

一天早晨，在紅海海上，聽見「狼號」發出的炮聲，後來炮彈愈射愈密，船身也起了振動，另星的物件門板，門門都翻倒下來，靠艙口的那扇活動推門，也自動的震開，我們乘了機會爬上扶梯，看「狼號」的動靜，一個旗手在司令台前面指揮，不到半海里遠的地方，我瞧見一艘灰色的武裝日本大郵船喜米丸，她的煙囪已經半截給炮火燬掉，船殼的彈痕像蜂窩一般的密集着，船尾的

部分有一尊大炮，旁邊倒下一羣受傷的人，他們在甲板上亂撲，另外又來了些水手參加作戰，而「狼號」發炮正確，那邊的船尾，船身，領港台都中了彈，水手也被擊斃，船上的旅客正要求水手放下救生艇預備逃生，那船主也在無線電室發呼救信號，「狼號」得到了勝利，便趕忙派了小艇載了水手到這艘日本郵船去。

照例的，「狼號」截回不少貴重勝利品——絲，茶，銅塊，幾百聽罐頭龍蝦，醉蟹，和新俘虜，這裏面包括有葡萄牙人，英國市民，雜色人種，日本人，華人，澳菲聯邦的參戰兵士，和幾個婦女，小孩，他們都是搭這郵船回國的。萊格司令把那所放水雷的空艙，做了他們的住所，同時替那些戰死的日本船員舉行了一個葬儀，在印度洋中旭日落山的時候，看見這情形，很覺得悽慘。

過了幾天，我們德水兵，新俘虜，大家談論這次交戰的經過，我們都認為這次喜米丸失策的地方很多：一點是她過於勇敢和「狼號」開戰，一點是她的速度每小時能行十四海里，在她發現形跡可疑的船隻時就應立

即開足馬力脫逃，可是她卻一面答着旗語，一面駛近敵船，預備用炮還擊，更可笑的，船主在船艙中彈的時候還愚笨的發着信號求救。這日本船主被俘不允，在誨怨交迫下，終於蹈海自殺。

第二天早晨，「狼號」和喜米丸在附近美狄伏(Maldive)珊瑚島中拋錨，這是萊格司令的主張，這裏水道很狹，又多暗礁，船隻都不打從這島經過，可以避免敵艦的視線，喜米丸由「狼號」水手忙於修補彈洞，預備將來帶她回國的時候，把她作為最有價值的戰利品。遠渡重洋，經過英國海軍的封鎖線，我以為這是萊格的幻想，煤斤不足是另外一層問題，如果一旦遇到協約國艦隊，她的戰鬥力是相形見拙的。

不久，船上俘虜更換衣服的時候，身上發生奇癢，同時皮膚也生出紅疹，軍醫官調查這病症的起源，是二個日本俘虜傳染的，萊格司令現在把預定的計劃改變，為杜防這傳染病，他發令把這艘郵船炸沉，把貴重物件搬了過來，又把俘虜間留出空位來，以便安置那些新俘虜，

現在已經擠滿了四百人，因為空氣混濁，飲食不調和，俘虜在船上患病的日漸增加。

一天中午，航行在麻達蓋斯卡(Madagascar)海灘，煤艙突然起火，幸水手灌救迅速，立刻撲滅，未受損失。起火的第二天早晨，捕獲一艘由德那哥(Delagoa Bay)灣到哥倫布(Colombo)去的中立國西班牙煤船孟地號，得到七千噸煤，「狼號」數日來的煤慌於是解決。

這艘煤船是被驅到嘉蓋多斯珊瑚島(Carlagados Reefs)起運存煤的，水手們忙着用灰色油漆塗改這船，預備把她作為「狼號」的輔助艦，同時在羅斯上尉監督下，把那些婦女，小孩，年老的俘虜和患重病的人，都轉到這船上去，萊格司令規定兩船同時分道而行，在開浦鎮(Cape Town)西南海面再行會合。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狼號」在海面航行已經十二個月了。

她離開本國港口還有七千海里之遙，這時又獲到

一艘裝載二百七十部福特汽車駛往依利沙白港 (Port Elizabeth) 和杜賓 (Durbin) 去的美國貨船開白號，我們也幸運地得到許多新鮮蔬菜和檸檬。

「狼號」炸沉這船後，仍繼續繞道好望角向南航行，預定由西北轉入大西洋。一星期後，經過了好望角，二月二十日，在離開勃萊錫 (Brazil) 海岸五百海里的地方，「狼號」遇着同時出發的孟地輪，萊格司令吩咐起運孟地輪上的五百噸存煤，計劃在隆冬氣候中，經過北大西洋回到德國去。二船向北行，沿途遇到不少次數的風浪。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萊格司令看到形勢似乎不利，爲便於分配燃料計，命二船同行，在通過封鎖線的時，仍舊採取單獨行動。一月十五日，「狼號」駛近了英國巡邏艦隊佈置嚴密的北愛爾蘭，風浪很大，我們都患了暈船病。

二月十四日，我們到了挪威海岸，「狼號」怎樣航行到這裏來，我們一個都不曉得，據萊格司令的計劃，是

如果能够越過水雷潛艇密佈的封鎖線，那麼「狼號」便能安然回國，這計劃終於在二月十五日那天實現，經過一日一夜，在十七日那天，「狼號」已在平安無事的波羅的 (Baltic Seas) 海上航行了。

不多幾日，一艘德國巡洋艦發現了「狼號」，起初，她不信這船是那失蹤已久的「狼號」，所以打了很久旗語，「狼號」停輪待他們檢查，同行的孟地輪，在尤特蘭 (Jutland) 遇着大霧遲到，在這裏會合。這幾天情形顯得很熱鬧，水手們也更換了新海軍制服，每人都得到一枚鐵十字獎章，二船都用油漆刷新，德王威廉也有賀電到這裏。

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狼號」由潛水艇、飛機和十餘艘戰艦巡洋艦，驅逐艦領導下，在軍樂幽揚聲中，駛進那闊別一載另三個月的凱爾港。岸上站滿了幾千人，歡迎這艘戰功奇偉的武裝商船，乘着快艇去獻花的也有一千餘人。「狼號」的錨鍊是由一艘皇家御艇拋碇的，高級地方長官都紛擁上船道賀。

這次萊格司令指揮他的戰船「狼號」航行海上，有六萬四千海里，踪跡遍及全世界及各大洋，捕獲船隻十四艘，炸沉船隻共十三萬五千噸，她最大的奇功，就是阻撓協約國巡洋艦，去保護殖民地商船和海上貿易線。我們這羣就要過着敵國生活的俘虜，在甲板上逗留的

時候，對於這艘神祕光榮的戰船，發生無限敬佩。歐戰告終，我被釋放回國的時候，她也扯上了法國旗幟，改了安第斯（Antinous）郵船名號，重行到太平洋去，我對這艘戰船的偉大史跡，和德意志民族冒險的精神，使我深深地印刻在腦海中。

割肉補鼻

在紐約如有一個人和汽車香了鼻頭，譬如說，他的鼻子被撞扁了，不要緊，他可以跑到整容師那裏去，把壞了的鼻子弄好。那整容師第一必須要問的，是他願否從他自己身上割下一塊軟骨。這就包括二次手術——一次是從肋骨上取下軟骨，第二次是鑲到鼻子上去。

假使他很有錢的話，他可以出幾個錢向別人身上去買到軟骨。那整容師是和「接技」供應所有往來的，那供應所係二位紐約醫師所創辦，那邊可以送來一個願意出賣軟骨的人。

在人身上有五部可以取到軟骨——鼻子上，兩隻耳朵上，兩處肋骨上。割下的軟骨平均每塊約有半吋闊，四分之三吋長。曾經割下的最大的一塊有半吋闊，二吋長。這一些小物件取價自一百元至五百元。照此價格，現有一百多的男子和女子已登記願出賣他們的軟骨。（Commentator）



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

by Stephen H. Roberts

德 國 概 況

文 斌 譯

羅伯次教授得了德國外交部所給與的特種便利，在德國境內漫遊了十六月之久。他曾與希特勒、赫斯、夏特等人會晤，和他們討論外交內政，又曾遇見不少著名的銀行家及實業家，和他們討論經濟狀況。他的汽車在德國各省中行過八千里的路程，因此他很明瞭德國各階級的人民對於他們新環境所起的反應。這本書的文筆極爲生動。德國的情形，我們至今還只能得片斷的消息。但在這本書中都有極正確、極豐富的述敘。批評界都公認「這是關於納粹德國最有價值的一本書。」

1937 約紐 Herppers & Bros. 出版美金三元

希特勒之謎

要想明瞭希特勒是一個怎樣的人，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一般人不是把他當作一個狂妄大言的演說家，就是把他看爲惡魔的化身。但這樣觀念都是不正確的；正如他的信徒們相信他是一位救世主，由他的神感就能指出德國的出路一樣。我却以爲他是一位夢想家，一位幻想家。據他親近的人說，就是在內閣會議中討論着重大事件的時候，他也存有若干幻想的。他是一個農人的兒子，比普通的農人稍微都受了一點教育，因此腦子裏滿裝着怪誕的思想，舉動上不免帶點神祕。他祭旗，把鐵鍬作爲一種神祕儀式的表現；相信那種救納粹滅亡的儀式；鼓勵白羅肯聖山上半夜的新禱。我相信他那些殘暴的舉動，并非由於他的本心。屠殺壓迫監禁是不在他幻想世界之內的。他離這些事太遠了。

戈林，戈培爾之輩能和這位夢想家合作而支持納粹主義，確非易事，他們不得不去實現他那些神祕的夢

想，而被人恥笑，因爲希特勒自己是幹不來那些工作的。希特勒是一個頗有信用的人——他能夠得到德國人民擁護的就是因爲他對於他自己所說的話能信守不渝。雖然有時他前後的話自相矛盾，但前後都是有誠意的。他所行的一切事都沒有決定性，隨時可以變更，就是他的顧問也猜不到他下次將說什麼話。

他的表情手段非常純熟。他常常哭。一九二四年受審時，他在法庭上哭。一九三〇年褐衫黨暴動時，他在柏林對黨中的領袖哭。一九三三年褐衫黨分裂時，他又哭；在旅館的走廊中往來蹣跚，以自殺相威脅。每次遇到困難的事不能解決時，戈林必說「阿道夫又要哭了。」

希特勒是一個好動的人。很不喜安靜，一有空閒就駕了汽車往鄉間去跑快車。他歡喜坐了飛機，在空中突進；或乘了高速度的軍艦在海面遊行。據病理學家說，這正是他性格的表現。但他不愛運動。擊劍游泳打獵等事沒有他的份。對各種運動競賽他也毫無興趣。在柏林舉行的奧令匹克賽會，在他看起來，不是運動的競技，而是

德國「每戰須勝」的「戰爭」在賽會中我的座位正在他看台的下面，因此我能很清楚地望見他。當競賽進行的時候他常挺身站起來，雙手緊握着欄杆，面色緊張注視場中。如果德國人勝了，他就笑容滿面；如果德國人敗了，他的眉頭就縐起來。什麼「運動精神」他是不理解的，他只覺得在任何競賽中日耳曼人是必須勝利的。

關於希特勒與女性的關係這裏無須述敘，當然對於他有好些猥褻的傳說——但這是毫無根據的。爲什麼希特勒遠避酒肉，女人這件很明顯的事反而無人注意呢？他就溺於他自己的夢想，專心一志向他命運之途前進。他不願有女人或別種力量來打擾他。他對於性慾的淡薄正是他自尊心強烈的表現。

除了公事文件之外，他是不大讀書的，即至今日，他對高深知識仍是避免。他不信任學問，除非那是有助於他的宣傳工作。他的見識也不因他責任的重大而見廣擴。

這位總理從無獨自一人的時候。隨時隨地都有他

的特別衛隊包圍着他。他從未真正地與別人親身接觸過。平常我們所見到的那些照片，如從一個小孩子手裏接過一個花球，或緊握着一位老農夫粗糙的手，都是加過了一番做作的。這是他的老朋友霍夫曼攝影技術的巧妙；他在底片上把那些衛隊的影子消去，結果就是我們所見到的那些照片了。

他大部份的煩惱恐怕由於他那遠隔人世的生活所致。這種不自然的生活，使他生出自己已非凡人的感覺。無論什麼人過着這種生活也一定會失去「實覺」的。他的情感從無平穩的時候，旁人對他不斷的阿諛奉承，已使他的情感成爲一種病態了。沒有人能坦白地對他說一句話，或指教他什麼；尤其不能批評他的政策及他個人。他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裏，這地方是比任何太陽神的居處都要高的。如果一個人不相信他直接由上帝那裏得有靈感，而全部接受那德國式的見解，那末，這人一定可以斷定德國的將來，及世界的和平是完全由一個人以其糾纏不清的心來決定；這顆心，就是他的

朋友也不能說它是健全的。

「運動」的本質

希特勒主義的興起，最初是在指示德國的迷途。四年的戰爭使德國人民飽受痛苦；封鎖造成了飢荒；戰場上死亡二百萬人，活着的回家，爲搶奪食物又須在街上互相毆擊；外交上一層層的恥辱；敵人強佔了土地；賠償戰費；失去一切殖民地；通貨膨脹，馬克跌價；各省混亂，如巴瓦利省竟混亂至數年之久。他們只有屈服，只有忍受痛苦，他們的過去被毀滅了，他們的將來沒有希望。

於是希特勒出來，帶來了新的希望與憧憬。他對人民的保證，使他躍登高位，掌握大權。他鼓舞起這生氣懨懨的國家，那時他處的地位，即使比他更有才能的人也會失敗的。他成功的祕訣在於激起羣衆情緒，而掩蓋他們的理智。這正可代表德國人民潛意識中的一個巨浪。希特勒看出人民感到的痛苦是他們全部生活中最關心的事。因此他最初的幾篇演說全撞在他們的痛創上；

接着就用傳教師所用的法子——以地獄之火相威嚇，而以天堂之樂相誘。——來吸引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下，理想是用不着的，只消把所要求的用幾個簡單的口號重覆不斷地喊着；這種技術希特勒已經練習過十七年功夫了。這些口號所包涵的意義却是千篇一體，即「德意志的再生」。在別國人看起來，這不過是些陳腐單調的口號；但是在德國人看起來却永遠是有刺激性的，差不多是神聖的。

希特勒能够保持他的權勢於不墜，是因爲他已慎重地建立了一個最繁華最神奇的摩登時代。每過一年，他的褐衫黨必舉行較上一年更偉大更鮮明的運動。這些運動的目的在使那唯一的領袖與羣衆相比照；以及在羣衆的情感中消滅理智。希特勒的成功大部份是利用了這些帶有魔性的場面（有時也用殘忍的手段，如公開將犯人斬首等。）他又給人民建立了強大的海陸空軍；於是他的地位更加穩固了。德國人民不要求民主政治，不要求個人的自由；他們渴望的是權威。他們都相

信欲得幸福，必先建立一個強盛的社會。如果一個人缺乏了這種信念，那他在社會上一定是失敗無疑的。在柏林有位研究院的學生曾對我說：「我不希望做約翰·史密特；但我希望我在街上走過的時候，人家能對我起敬畏之念而說『這是一個德人。』」這正是今日德意志人典型的思想；也正是那班「走入正道」的年長人和熱心納粹主義的青年人之間唯一的聯繫物。他們都是被這種勢力所支配的。個人主義在他們看來是「時代錯誤」Anachronism，是健康身體中的毒菌。

國社主義的哲學

開始的時候，國社主義者雖然進行得很順利，但他們沒有任何預定的計劃。直到一九三五年國社黨才正式發表了他們的世界哲學——也就是今日希特勒主義的基礎。

這哲學包含着兩個主要的觀念，即「血統」與「土地」。每一個日耳曼人，不管他在政治上的國籍是

什麼，永遠是一個日耳曼人。而一個日耳曼人的行動思想，必須完全以全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為前提。因此別的信念，如天主教、基督教等與這哲學都相互衝突的。換句話說，這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唯一信仰」。

而且這哲學的傳播也只到日耳曼人的「種族邊境」為止，邊境的那面是一個黑暗的世界，其中的居民將被自然所遺棄，是沒有福氣分享的。沒有人能偷過這「邊境」，因為人是不能改變他的血統的。

希特勒主義依照生物學把人類分為兩級：一是優等民族——即雅利安人；一是低級的奴隸民族——即世界上其餘各民族。在低級民族中有兩族更為下賤，即猶太·斯拉夫及猶太·尼格羅·法蘭西，不幸在歷史上他們曾偶爾超勝過純粹的條頓雅利安人。因此德意志人即須開始奮鬥，以爭取汎日耳曼人（包括一切非德國籍的日耳曼人）統治全世界低級民族的地位，極端的納粹主義者是毫不猶豫地採取這種說法的。

這種世界哲學據說是時代精神的產物，但實際上

這不過是人類學家所熟悉的古代精神之再現，因為他們的哲學與野蠻社會中祭司們的哲學毫無二致。他們已把專權制度重新建立了起來——在這種制度之下全社會都是由一位無疑的祭司支配。一切活動都以社會為前提，個人是不足論的。這種情感現代人雖覺得生疏，但在人的本性中卻是十分濃烈，不過隱而不顯罷了。國社主義者深入人民潛意識中，把這堆積了幾世紀的隱蔽物除去——在別國有些人說這是一種進步——而把野蠻社會中神祕的種族觀念及本能回復過來。

納粹的統治政策

希特勒爲了維持國社黨內部的紀律，每過一定的時期必有一次清黨運動。瓦特·布其和艾彌兒·且澤生，這兩位鐵面無私的判官爲那班動搖份子組織了一個特別法庭。一位納粹黨員不論他是如何無辜，只要布其手下的「黑色百人團」開始向他問話，就等於一柄手槍已指在他頭上了。

瓦特·布其是一個機關槍老手，自從他執行一九三四年六月卅日那次「血腥的清黨」後，就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希特勒後來委派他做了 Uschia 的首領。這 Uschia 是一個監察黨內工作人員的組織，表面上是防止他們有越軌的行動，實際上是一個恐怖的懲罰機關。納粹們稱牠爲「牢房」(The cell)或「G 字牢房」(Cell G)。

像這樣一個能使人同情，能得人信仰的運動，會採取這樣的手段，真有點奇怪。但希特勒相信這是最妙的統治手段，他從不撤消那些監察機關。黨內所出的小冊子對牠們極力讚揚，普通的黨員也毫無怨恨之意。

我聽到黑衛軍——也許就是下次清黨的犧牲者——誇張他們自己的功績。那些動搖者及被舉發的陰謀家是沒有人對他們表同情的，黨員們終年受了暗探們的監視也無怨恨之念。有一次我對一位突擊隊 (Storm Troopers) 的年青官員說如果在英國「黑色百人團」的存正是會被人認爲極大的侮辱的，但是

他說：「如果我動搖了，我應該被槍斃；並且在我危害國家之前，偵察出來是元首的責任。」如果他身旁站着的，那位軍官是G字牢房派出來的暗探，在他看起來是極自然的，並且也是他希望的。他們的格言是「不能盡忠，即須槍斃。」這「牢房」辦過了多少動搖者呢？沒有人知道。把犯人送往刑場，他們是沒有記錄的。

「牢房」的對象是黨員；政治警察的對象卻是人民了。一個人只要落到他們手裏，就沒有為自己辯護的餘地。他們能任意逮捕，不經審問而定罪；並且有權對人民發生任何命令。他們的爪牙監視每一個家庭；如果有什麼反動，就在牠尚未組織成功之前撲滅之。（不幸有些反動尚未被人想到以前就被撲滅了。）他們好像一羣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暴君，無所顧忌，任意妄行。他們真是希特勒主義本質最好的表現。

某英國要人曾說法律在德國已經消滅了——但是實質上的消滅（為政治上緊急的需要，這是可行的）而且在原則上已不存在，這就嚴重得多了。納粹主

義者近來更加感覺到法律不過是黨的意志的表現。戈林曾說「希特勒的意志即是法律。」

全國動員了

希特勒永遠是一個軍人。他愛軍隊，以檢閱軍事操演為樂。一九一四年他入營服務；後來他常稱這次戰爭是一個極好的經驗。他曾預言如果他做了總理，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個強大的軍隊。

在他的「我的奮鬥」（見本刊創刊號）中寫道：「我們要認清，如果要收復失地，不是呼籲上帝或依賴國聯所能成功的，只有用暴力才有希望。」這幾句話說得再明白沒有了；現在在德國發行的德文版中仍沒有刪去。戈培爾，這位希特勒的智囊，有一次說：「辦理外交唯一的利器就是利刃。」戈林是一位天生的軍人。他酷愛空中戰鬥。世界最使他感到興趣的事就是讓他建立起一個強大的空軍來證明他那「一個世界大戰是只用幾天甚至幾小時就可以解決的事」的定理。

這些危險的人物竟同時在德國掌握大權。自希特勒上台以後，他就傾全國之力於重整軍備。全國的工廠都在忙着趕造飛機大炮來復槍。尤其着重於空軍及空軍人材的訓練。因為德國的軍事學家雖然都主張在下次大戰中着重於機械化部隊，但受了時間的限制。譬如拖拽野戰炮現在仍是利用騾馬。德國公開重振軍備究竟還只有三年工夫，結果當然是難十分圓滿的。至於人力卻毫無問題。在歐洲除了蘇聯以外，就要算德國的軍力最強。如果編制完備，僅僅她那三十六師步兵就有六十萬人。如果從現在開始，希特勒每年訓練三十萬人，不到數年功夫，他就可擁有歐洲最精良的軍隊。目下法國的軍隊固然優於德國，並且法捷俄三國聯軍在陸地上很容易擊敗她，但戈林的「在敵人集中之前加以個別突擊之計劃」的可能性卻與時日俱增。

遠在他們指摘凡爾賽和約之前，戈林剛一上台，就開始組織空軍。從那時起製造飛機的工作就以高速度進行。德國必須有二千五百架飛機，因此全國的工廠實

際上已是在戰時動員的狀態之下了。雖然英法兩國的空軍聯合起來，仍能佔很顯著的優勢，但兩國如不以發狂的速度急起直追，這種優勢是不能保持多少時日的。但德國缺乏駕駛人才；這困難很難克服。英國有經驗豐富的駕駛員五千四百人，這是德國望塵莫及的。因為在她受條約束縛的幾年中并未訓練過飛機駕駛員。據說戈林現在正用全副精神來訓練飛行員；為求速成，甚至不顧及受訓者的安全，因此德國空軍中每年失事死傷的人數頗為驚人，要避免失事，只是熱情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經驗。關於這一點，德國又是缺乏時間因素的。

至於別種戰爭準備，德國現在竭力推行自足自給政策。現代工業國家認為不可缺少的三十四種原料中，德國只有兩種——即碳酸鉀和煤。如果她不能統治中歐出產的原料或用冒險的外交手段取得烏克蘭的土地，這種自足自給政策終將成為笑柄。雖然她有多數的優秀化學家正向這方面努力，但是他們只能供給橡皮

羊毛汽油最重要的植物油仍無法解決，而且軍隊中所需要的銀，鎊，克羅米，用以提鍊鋁的巨哥斯拉夫鐵礦，以及錫，鉛，石棉，鈾等向那裏去取呢？即在緊急的時期，她仍須由外國輸入這些東西；否則全國的工廠必須關門，飛機不能飛起。機械化部隊也無法活動了。關於鐵她自己只能供給三分之一；銅要由智利輸入，有幾種煤也須依賴外國。

她既缺乏各種重要的原料，那末最合理的政策，只有與別國合作了。如果她採取了這種策略，我們就可以斷定她所用的手段必是對那些原料出產地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而置於德國統治之下。

經濟幻術

德國籌備每年驚人鉅額軍備費的方法是發行短期公債。債券一到期，立刻就印了新債券，同時別種名目的債券也跟着發行了。換句話說，她的債務是不斷地膨脹着的。

德國既施行這種反常的政策，如何又能避免經濟的崩潰呢？主要的原因是她毫不計及將來。她儘量把那可怕末日來臨的時期延長，同時把人民朦在鼓裏。她不發表國家財政預算，沒有經濟年報，國會中也不討論這些問題。

實際上納粹內部的溫和派和極端派每個月都要爲了經濟問題起幾次衝突。溫和派的首領是夏特博士。他在德國的地位最爲奇特。他似乎無關重要，不被人注意，但又是不可缺少的。他常公開地指摘納粹要人；有時甚至故意與他們爲難，看他們到底有什麼能耐，因爲他知道在德國領袖中他是唯一能够支配外國銀行界的人。他厭惡那班左傾份子的經濟論調；他們的理想是要使德國的債務無限制地膨脹。他以爲這是將德國引上崩潰之路，因爲德國債務的膨脹已經達到最高的限度了。納粹的極端派主張全國的經濟應該永久由政府統治；夏特是反對的。他相信要國家復興，必須發展私人企業，才能保持其繁榮。他是個守舊的人，不贊成德國的物

價脫離世界水準；但又明白如果德國回復了正常的經濟狀態，必會立致崩潰，因此他只得盡力使通貨膨脹不超出可能的限度以上。只有這樣才能免去完全的崩潰。

希特勒青年團

國社主義是青年們的精神運動。在他們前面有了他們的元首，以及德國復蘇時殉國的荷司維塞和四十四位青年烈士，何必再去追慕過去的十字軍呢？在法蘭西一個極大的少年營中，我看見一座牌樓，前面有人值崗，四週掛滿了各種旗幟，我走向前去想看看那牌坊上所刻的名字時，卻被障礙物阻止了去路。那位守衛者對我說：「這是聖地，不可接觸的。」但是一星期前這裏不過是一條牛踐馬踏的大道。

一九三二年以來，希特勒青年團的領袖是由巴都凡希拉擔任。他是一位率直自滿的人，現年三十歲。從十七歲起，就擔任各種重要職務。因為他與希特勒友誼極深，所以無人指摘他。他所追求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

使全德意志的青年都加入他的組織；使別種青年團體——如各教堂及各運動技擊俱樂部等——一個一個地落入納粹的掌握中。他的訓言是：「除了希特勒所組織的以外不可參加別的團體。準備着隨時為希特勒而死。」他的口號是：「前進！前進！在這旗幟領導下，我們的前程無疆。」他的工作是把下一代德國人的精神造成一個定型。現在參加希特勒青年團的已有六百萬人了。

對於青年人的訓練是從搖籃裏就開始的。小孩子最初所聽到的神仙故事就是講到納粹的武士及那些醜惡的俄國人，進了學校，他就在圖畫上計算突擊隊隊員；用布做黑衛軍的玩偶；描畫卍字旗，到了十歲他就穿起一件褐衫來，於是他就成了「少年人」了。女孩子則參加德國少女同盟。男女孩子所得的教訓是應該為元首犧牲一切；元首高於一切，他們自己是不值什麼的。再過四年，男孩子到了十四歲就須加入希特勒青年團；於是穿上褐褲，纏上紅卍字臂章，變成了一個突擊隊的縮影。男孩子一到成人年齡即須入營，強迫勞動六個月。接

着就正式服兵役兩年。退役後，或者又須加入褐衫隊或黑衫隊，開始是現役，過後就編入後備隊。

對於將來領袖人材的訓練，國社黨也極爲重視。在勞動服務營中，他們時刻注意着那班特出的兒童，極力鼓勵他們凡事站在領導地位。即在青年營中的孩子也常被選拔出來，送進特殊的訓練學校中去受幾個月訓練；在那裏把他們造成優等動物。在希特勒主義運動之下，這是一種極佳的訓練方法；因爲將來的領袖人材是需要有工作的熱情，果斷的行動，篤信主義，服從指揮，無不循軌的思想的。

德國青年對他們元首的崇拜是無法轉移的。在德國別種信仰都消滅了。我曾在德國各地，甚至在天主教區的巴伐維亞及黑林看到不少信奉天主教的父母，想叫他們的孩子參加教會中爲兒童組織的團體，但孩子們不願意，他們要參加希特勒的少年團，跟着他們玩伴的鼓笛前進。他們認爲這是應該如此的，不讓他們參加是一種最可怕的刑罰。希特勒已經握住了孩子們的心

和靈魂。這正是古代獨裁者所慣用的手段，他們只消統治初級小學五年，就可爲他們的霸權奠下永遠的基礎。

德國人對希特勒的崇拜狂，真有點特別。有一次我看見一羣十餘歲的孩子口張目定地望着，一位同伴，不勝豔羨；因爲他曾受巴都凡希拉的特別敬禮。如果有孩子問我：「你見過元首嗎？」我竟不敢用實話回答他們；因爲如果我說：「我見過了，並且和他談過話。」他們對我的尊敬是令人難耐的。

他們凡事沒有批判的精神。我每次問他們爲什麼相信如此，爲什麼如此做，他們總回答說：「這是元首的意志。」他們相信「正」「誤」的區別是和黑白一樣的分明。德國始終是「正」；別國始終是「誤」。他們毫無自己的意見，即使是大學學生也是如此。這是我對德國前途最擔心的一點。

勞 動 服 務

勞動服務在我看來是納粹主義各種實驗中最可

佩服的一種；至少在德國的現況下是如此。體力勞動是消除社會階級和統一情緒最佳的方法；全國的青年不論他在社會上是屬何階級，一律使他們入營工作。

現在已經有二十萬青年人在這種勞動營中服務。六個月期滿之後大半都已到了服兵役的年齡。這種勞動營完全依照軍隊編制。紀律非常嚴厲；服務者都和兵士一樣穿着制服。所不同的只是他們手裏握的不是來復槍而是鐵鍬。他們的目標有三——身體的健康，心靈的訓練，以及嚴格的操練。每日的時間也是依照這三點分配的。夏季每天工作八小時，冬季七小時，餘下的時間就用來運動，操練，或聽關於新德國，關於國際事件的演講，或組織唱歌隊，或研究純粹文學。從早晨五點鐘起到夜間十點鐘熄燈時為止，全天度着極緊張的生活。青年人在這裏極爲滿足；他們能結交很多好朋友，能鍛鍊他們的身體，只是思想的自由卻完全被剝奪了。

在全德國一共有一千二百六十營。各營的組織情形完全一律。每營一百五十二人，其中十七人是執行官

員。每個人身上都有符號表示他的階級，因爲營中仿照軍隊的制度，分爲十五個不同的階級。換句話說，就是在緊急的時候，有二十萬訓練純熟組織完備的步兵可以立刻被送到戰場上去。

勞動服務主要的目的雖然是在訓練德國青年的身心，但經濟方面也另有價值。這裏有二十萬健壯的青年人，每天每人發二十五「布分利」（德國貨幣名，一百「布分利」爲一馬克）作零用錢，其他的費用也不會超過八十二「布分利」一天。這就是等於說每天只消用一馬克多一點就可以得到一個工人，能隨意派到任何地方，作任何工作。

勞動服務主要的工作是開墾荒地，以備將來德國對外發生戰事時，本國的糧食可以自足自給。日常的工

作是填平水窪；清理沼澤地；防止海水的侵蝕；建築溝渠；向海中開拓土地。

這些事都是使外國人驚奇不置的。在德國最常見到的景象是一隊隊的勞動服務者，把鐵鍬像來復槍似

的，攔着在鄉間的道路上走過，或是一羣羣褐色皮膚的青年在田間工作，不論什麼天氣他們都是赤膊着的。在遠處的森林中，也常見到一面繪着一只黑色鐵錘的紅旗，有人走近前時，立刻有一個棕色皮膚的步哨舉着一只鍍鋁的鐵錘跳出來。在德國受鐵錘的敬禮是不覺得可異的。

公路

希特勒復興計劃中最重要的部份是幾種公用事業的興辦——公路的建築，陋巷的清除，城市的改造。

德國汽車公路計劃的偉大是令人驚奇的，這計劃預備修築五千哩長的道路，最近三年中完成的已經有六百哩。路面的計劃是全國一律的——中間是十六呎寬的草地，兩旁各有廿五呎寬的三和土跑道。車輛的來去各走一面。兩路相交的地方，則建有懸橋，使兩路互不相犯，而免去十字路口交通的不便。

築路的工人都是由城市中來的賤價勞動者。他們

住的是木房子，吃的是雜糧。在許多方面他們的生活是半軍事化的。這班工人雖未正式受強迫，但我看起來也和青年的勞動服務一樣，這班年長的失業者是被強迫服務的。

在這種新公路上，旅行者有新奇之感。因為沒有交叉路口，所以汽車的速度是沒有限制的。希特勒會說他那每小時一百哩的速度會成爲標準速度的。這些路上公共汽車的速度平均是每小時六十哩。

德國當局認爲這公路網在軍事上也極有價值。有位要人說：「在需要的時候這些公路是極便於運送隊伍軍火到前線去的。只消看那幾條路最先完成，你就可以明白德國的外交政策了。」有兩條通到荷蘭，兩條通到比利時，兩條通到奧大利，兩條通到波蘭，其餘的都是連接工業區與海口。

總而言之，這些筆直白色的公路正可以代表納粹的德國。牠們並不莊嚴，但能給人以極深的印象。修築的計劃固然完善，管理尤能得法。牠們的完成更顯得一個

人」的毫無價值。

思想統治

嚴格統治思想是國社主義根本的原理。宣傳部長戈培爾爲文學、報章、無線電廣播、戲劇、音樂、藝術、電影等文化事業各各組織社團。參加者須受種種壓迫。如不幸被以「文化惡行」的罪名而除名，那只有餓死。全德國一萬五千位新聞記者實際已成了公家的宣傳家。全德國的報紙完全是一個模型。——戈培爾說：「這種服從的精神是極值得贊揚的。」最近有一位新聞記者因爲洩漏了宣傳部給報館編輯訓會的內容被判無期徒刑。他的罪狀是違反國家利益，把德國統治新聞嚴厲的情形暴露了。戈培爾甚至企圖統治外國報紙。自從他上台以後，在德國有十六家外國報紙被封閉了。而這些報紙的言論在別的国家看起來是很溫和的。這樣統治的結果使德國人民與其餘的世界隔絕，不使他們明白別國的情形。

我要稱戈培爾是歐洲最危險的人物，因爲他是一個最機靈最好詐最詭譎的人。與他交接而不懷惡意是不可能的。在德國找不出一個對他有好感的人，大家都畏懼他；但又承認國社黨不能缺少他。他正擔任一件偉大的工作，要把七千萬德意志人的思想統一起來，納在一個模型裏——運用他宣傳部無上的權威指揮全德意志人的思想行動。

戈培爾是德國無線電的主任。一會兒指揮對奧大利的短波廣播；一會兒又吩咐阻住由蘇俄捷克發過來的電波；或再加緊對廣播人員的管理：要他們明白德國人只能聽他們應該聽的節目；外國的大逆不道的廣播是禁止收聽的。

德國有六百萬具無線電收音機；——這數目較英國多得多。一部份原因是由希特勒的命令，收音機的售價很賤；一部份是對報紙不滿；更有一部份是想冒險收聽外國電台的播音（因此被處罰的極多。）除了私人的收音機外，遇到希特勒演說的時候，還有數千具公共

收音機裝在城中各廣場各街市上，在這種時候如果有人偶一疏忽不會站在收音機旁，那就要倒楣了。

戈培爾獨霸無線電當然是爲了國社黨的利益。他覺得利用政府的二十六座廣播電台來統治民衆，比用數千份報紙還有效得多；在電台上讀演講稿也更爲有力，尤其是重覆數次之後。並且空中是沒有邊界的，他的聲音可以侵入立陶宛，也可以達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語區。

大部份的德國人都做了這種廣播宣傳的俘虜，特別是關於外交問題的時候，他們更不得不信以爲真。這種勢力就是一個外國人也是難於反抗的。戈培爾最大的心得是——不斷的宣傳能勝過事實。到德國考察的人受了空中報紙上，個人間不斷地宣傳，每每不能自持，對自己的意見發生疑問，而覺得他們所說的似乎都是真理。到後來竟須竭力掙扎，才能使自己的意志堅定，不被那反對他本國的勢力所同化。戈培爾的宣傳能力既足以感化一個外國人，他對於本國人影響之大當然是

不用說了。

納粹在教育上也大施手段。歷史已重新寫過，不再是過去事實的述敘，已變成愛國主義的教本了。過去的偉人多少與德意志有關；各種文化的發達都是由於日耳曼血統滲入或日耳曼勢力影響的結果。上次大戰以後世界上除了德國的復興和元首希特勒的興起外，餘事是不足記載的。各種史實都經過一番渲染，使適合於這模型。如果牽強不來，他們就直截了當刪去了。在德國恐怕沒有再比這班無恥的職業歷史家使人作嘔的了。

卍字旗與十字架

剛開始，國社主義就與宗教相衝突的，因爲一個虔誠的教徒決不能同時又爲一個忠實的納粹黨員。歷史學家都知道宗教的勢力極大，但希特勒覺得他有一種力量比宗教勢力更大。他慎重地運用這種力量來反抗天主教和基督教。

納粹要使全國兒童都參加他們的少年團體，特別

是在天主教區巴伐利亞；又企圖封閉教會學校（雖然在他們與教皇所立的條約中是准許設立的。）雖然一九三六年末天主教的主教會向希特勒建議如果他能尊重天主教的利益，天主教願意參加反布希維克陣線；但他們對天主教的壓迫仍未中止。

納粹主義者有一句口號「德國如要生存，必須推倒十字架。」教堂中也有一句口號「德國無十字架必不能生存。」希特勒每巧使他自己處於不能妥協的地位。但這種策略即在普通人眼中看來也是不得當的。現在他們的口號是這樣：「服務希特勒就是服務德意志；服務德意志就是服務上帝。」這句變賣的話教會中是無人接受的。

猶太人的厄運

在德國猶太人問題的嚴重是無庸諱言的。德國在地理上的位置不幸是波蘭猶太人西進的第一站。如果不被迫向前，他們就打算停在柏林和漢堡，因為他們可

以在那裏找到很好的職業，得到很好地位。譬如在納粹開始執政的時候，在柏林的律師就有百分之五〇・二是猶太人；醫生中有百分之四十八，並且各醫院中主要的位置也是由他們佔據。各學校的校醫猶太人佔三分之一；大學醫科教授也有一半是猶太人。他們擁有柏林最重要的報紙，在教育界中他們的勢力也極大。

希特勒看到這班少數的猶太人在事業上得了極大的成就，而在某種情形下事業的成就又與種族有關，於是他就斷定：「猶太人中決無好人。」他不分皂白，不顧理性就用這句話把六十萬人籠統地評定了。一個猶太人決不配生活在文明社會中——一個猶太孩子可使全校腐化；一滴猶太血液將使人終生不潔。他們甚至發明一種理論：一個婦人只要生過一個猶太孩子，她的血液就被玷污，以後所生的孩子都是猶太人。

解除了德國人所受猶太人實際的以及幻想的一切損害，希特勒仍不滿足，他要把猶太人連根拔除。一九三五年盧能堡會議通過了一條法律，把在德國的猶太

人貶入奴隸階級，禁止雅利安人與猶太人通婚，違反本法的婚約無效，禁止雅利安人與猶太人發生結婚以外的關係；猶太人家中不可雇用三十五歲以下的女僕。他們對「混亂血統」案件的處理，我們沒有一句適當的話來形容。固執極端種族偏見的人，法律是不值他們一顧的。現在德國的猶太人沒有公民權。他們不是公民，不能充當公務員，發行人，新聞記者；他們不能為雅利安人演戲或攝電影；他們不能教授音樂圖繪；不能開圖畫展覽會或音樂會，甚至不能出賣書籍和古物，他們窮困，得不到救濟；戰場上陣亡了，他們的名字不會刻上紀念碑（不見戈林吩咐把紀念碑上猶太人的名字塗去嗎？）結果是斷絕了猶太人一切上進之路；如果他肯老老實實過活不去打擾黑衛軍，那就是他的幸福了。這是滅絕猶太人的運動——用各種政治工具來支持的運動。德國有許多地方，猶太人已經完全絕跡了。但現在有五十萬仍住在德國。

盧能堡大會期中最令人不快的景像是街頭出售

淫穢反猶文學的書攤像雨後春筍一般地出現，即是戰時宣傳也趕不上這樣熱鬧。有些卡通畫是很令人難堪的；而這些卡通畫的發行人司脫雷其却是法蘭柯尼亞的長官，並且是黨內常受特殊尊榮的人。

最不幸的是希特勒這種反「血統混亂」運動得到舉國一致的贊助。我在德國沒有遇到有一個人對這運動抱反對態度，也沒人發覺其中有不妥之處。一個國家如能舉國一致熱烈的參加排斥五十萬猶太人的運動——小孩們受餓，在幼稚園中受歧視，他們毫無憐惜之念——可利杜夫城禁止「從猶太人手中直接或間接買來的母牛與德國公牛交尾」他們也不覺得可笑；那末，這國家已經到了難於令人理解的地步了。

X X X X

德國的獨裁制現在已經完成了；除了宗教外，再無別種反動勢力存在。但是德國似乎不願意停留在這新創的局面下。「新德意志」終必復化為老德意志——真正的德意志——這種論調是常常聽到的。但發這論調的

人每每再附一條件，即「必須再有一次戰爭。」現在掌

導火線。

握大權的人，大半是機會主義者，他們寧願採取最後的一着，冒險戰爭，而不肯喪失他們的權力。戈倍爾曾屢次聲明為達到這目的——德國繼續由納粹少數人統治的目的——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因此有幾種嚴重的危機——如四年計劃的失敗——大有導發戰事的可能。即使希特勒達到了他所宣稱的目的，把全德國都納粹化了，世界的和平仍被陰影所蔽，因為希特勒的政策

我們從任何角度來觀察，都可斷定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希特勒變更他的策略，或有和平的方法把希特勒政體推翻了，才有希望。希特勒已經把德國人民訓練得能隨時參與戰爭。他利用宣傳的工具使人民相信這戰爭是他們在兇暴敵人手下求生存的奮鬥。於是日耳曼民族優秀的才能及英勇犧牲的精神就可以由他隨意使用了。

——如經濟侵略，軍事威脅，外交突擊等——都是戰爭的導火線。希特勒確已陷入兩難之境，如果他堅持所宣佈的政策，歐洲必罹戰禍；如果放棄呢，他自身的地位必致不保。因此希特勒的成敗直接影響到世界的和戰，某德国外交家會力說只要再經一次變遷，希特勒的勢力即將更為強大，世界上也必致無人能拒絕他的要求。這雖不過是暗示有數國將失自主力或完全滅亡，但在德

這一切造成了德國不幸的地位。全國人民茫然不知他們正在向毀滅之途前進。德國也許可以「再生」也許可以成爲「新德意志」，但如果她不順從世界的習慣，在政治上經濟上與各國合作，是無可救藥的。二十年來德國人所受的痛苦，不堪言狀，老年和中年人都熱切地希望和平來安度他們的餘年，但結果却是這樣悲慘的局面。無真是值得我們同情的。

國相信這話的人多得可驚。他們以為強大的德國可以用武力的威脅滿足任何要求。這種觀念又是另一戰爭

本刊創刊號及二月號有我的奮鬥，虛無主義的革命，遊德雜記 (Reaching for the Stars) 等名著，可供參閱。

恐懼和憤怒才能激起這個愛睡的民族

英國作戰的真義

汪德餘

書名：Why Britain is at War

著作：Harold Nicolson

出版：紐約 Pennin Books

年份：一九三九

定價：美金一元五角

英國的人民，和其他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一樣，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混合物。由於天性的近乎怠惰，他們祇在絕對需要時，才會受激而做些激烈的事。但是在這種需要發生的當兒，他們卻又會好好地將牠利用。有時候他們會將凱撒的事（指人類的事）歸功於上帝，因此獲得了偽善主義者的聲名，這是非常不公的。一個英國人，除非他實際上及道義上的本能，兩者都有寄託，否則是不會覺得真正快活的。

這個愛睡而和平的民族，祇有兩種情感，可以刺激其從事激烈行動：一是恐懼，一是憤怒。一個英國人在不會同意作戰之前，他必須確知是否有個人的危險及個

人的殘害，才能加以考慮。一九三三年時，希特勒曾一度激動過這兩種情感之一，但却不會將兩者都加以觸犯。因此英國人民的心情，一半是憤怒而不恐懼，一半卻恐懼而不憤怒。但當希氏撕毀了慕尼黑協定而於三月十五進兵布拉格時，由於其「威脅」與「侮辱」英國這兩種心情的國民，才聯合了起來。

我現在先講他的「威脅」，因為這一點激動了我們實際方面「自身圖存」的那種本能。

二百五十餘年來，英國人民本能地知道其自身安危所繫，端在歐洲大陸與海上交通的不讓某一個強國所統治或掌握。就由於這種本能，英國才會與西班牙、荷

蘭路易十四，拿破崙，及威廉二世，數度苦戰，他們稱這種本能爲「均勢因素」，情感一點，則稱之爲「弱小民族的保障」。但實際上，牠祇是「自身圖存」這種正常的生存本能而已。

這種本能，是由艱苦與無法逃避的事實所促成的，因爲英國是一個小小的島國，人口異常衆多，而食糧卻完全依賴國外的進口。她距離大陸僅廿五哩，一個帝國的連繫，全恃其精微的交通網絡。所以在事實上，她是世界上最易遭人攻擊的國家之一。

講到這裏，你或許會問：「那末爲什麼德國的攫取在拉格，對英帝國竟是個威脅呢？」因爲由此希特勒露出了他的馬脚，而使人知道他真正的野心，卻在征服世界。以前，他對於德國的掠奪政策，往往有所藉口；但這一次他的進佔布拉格是無詞可託的，這純粹是征服主義真面目的暴露，事實俱在，一無掩飾之餘地。因此我們知道，希氏既會攫奪布拉格，那末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和斯德哥爾摩也難逃他的毒手。德國是以劫掠爲生的，英

法兩國既是世界最富沃之地，所以最後也一定遭劫無疑。儘管說德軍潛艇根據地遠在鹿特丹，德國軍用機場離多維有廿五哩之遙，但威脅英法的危機却仍然是切身而接近的。

英國有許多人都相信，戰爭是件壞事，因此以爲與其抵抗，毋寧投降。如果我們目前作戰的對方，是個文化程度同我們相等的國家，那末我不怪這種議論。我會情甘意願地眼看英國爲避免將她的子民徒作犧牲起見，抑爲次等的強國，但是不幸我們目前的對手，却是個道德窳敗，文化低落的國家。因此那種純因自身圖存而激發的動機，便化成了一種道義的動機而憤怒地表現了出來。

我們必須謹慎地避免「自以爲是」的這種心情。因爲事實上世界各國一切的行動，其動機全然祇爲自身的圖存。但是同時，我卻要爭辯一下，就是說，除非由於道義上的動機，否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絕對不願努力到底，犧牲到底的。我們已經知道目前戰爭的目的，是爲

着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們還要曉得，目前戰爭的目的，更爲着重於自己生命的東西。我們這次參戰，是保衛自己，但是爲着人道，我們更要艱苦作戰到底。

我事先已能感覺到，這些話頭會在許多人的唇邊，引起一個微笑。因爲像那次南非之戰一樣，我們確曾遠離過這些理想的境界。我們的確常常憑藉追求道義和公平，美名，而以掠奪爲事。就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建立了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同時獲得了偽善主義者的名聲。但是揆諸事實，有一點不能否認：就是「莊重」和「清白」這兩個字義，卻獨特地出諸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而已由他們盡力應用於對內及對外的政策。這一方面，雖然我們不曾常常成功，但是試驗卻已經確切地試驗過了。

世上如果有人疑惑英國是在「假仁假義」那末我請他考慮以下這個事實。自一八一五至一九一四年，英國是世界上最富強的一國。以她海上的威權和豐富的財源，任何小國間如有糾紛，祇消英國出面，即能調停

解決。其後由於轟炸機及其他武器的發明，她的威力遂日益減弱。然而歐洲有否那個小國，竟深喜我們的失權，或者聽到我們又將重爲世界事務的仲裁人時，不相歡慶的？反之，歐洲有否那個國家，竟會歡迎法國攬權的政策，而怕納粹制度的虛無主義？不錯，英國的確好權，但她在實施權力時，却比德國的統治者要人道要進步得多。因此普遍熟知的那種所謂「盎格魯撒克遜理想標準者」在人類的立場上說，至少比集中營的理想標準要高級得多。

人類的進化情形，會由某些演變的時期，加以標記。希臘人發現過解放後精神的美；納粹黨却否認個人的精神自由。羅馬人確立了法律的條例和條約的義務；納粹黨却祇有他們自己的法律，而撕毀了一切經其簽字承認的條約。耶穌基督教人溫和，容忍，而愛人；納粹黨却罵耶穌爲猶太人，而輕視人類的慈善心情。武士時代的教訓，要我們不欺弱者；希特勒却公然表示，弱者便沒有生存的主權。法國在十八世紀時代，致力於發展高雅的

鑑識力及平均的理智；希特勒却把鑑識力抑制到最低的地步，而貶罵理智為國家的仇敵。我們英國提倡「莊重」和「清白」；納粹黨却說這些都是偽善的東西。

我最近碰到一個人，他曾在集中營裏度着一個時期。據說，他剛被送進營裏時，就被迫脫光了衣服，兩腳兩手地繞着房間爬。而一般管理集中營的所謂希特勒青年，又都用着濕毛巾拂着他取笑。當他忍不住那種不可言喻的侮辱而稍稍反抗時，又被打得知覺全失。在目下這個世界上，我們都會碰到過秉性殘忍的青年，但是在文明人類的歷史上，我們却始終不曾聽到過，竟有人鼓勵他們這種殘忍心理，而竟說這是正當的行為。

一切這些，對我們可有什麼關係呢？要回答這個問題，請看下文。如果英國投降，整個歐洲也必隨之投降。我們的責任因此是重大得可怕的。我不願為任何物質上的勝利而犧牲我自己或是我子孫的生命；但是為防止那種可恥而殘酷的思想之侵入，我甘願犧牲一切。

說到這裏，你或許又要反駁：「戰爭却不能解決這

些啊！」這個理論是荒謬而不正確的。歷史上所有偉大的文化，結果終是由於戰敗而致湮滅。假如這一次希特勒獲勝，那末他對英國的政策一定要「斬草除根」無疑。

戰爭能够解決某些爭端，而使牠永不再發；不澈底的和平，才是一無所用的東西。所以我們這一次絕對要謹慎從事，鑒於過去的教訓，這次戰事結束時，決不能再讓牠產生不澈底的和平！

凡爾賽和約的錯誤，是由於和平代表的不明瞭當時所要的是什麼樣子的和平所然。我本人也是英國代表團中代表之一；因此會焦燥而心痛地目擊和議的進行。當時有二個原則是互相衝突的。美國相信在這次和議席上，可以產生一個特別的制度，嗣後國際間如有衝突，便可以由冷靜的理智予以解決。但是法國却以為，如果國際間確有理智存在，則戰爭根本不會發生，而和約亦屬贅疣。法國的眼光確會遠大地看到，日後德國如果復興，則世界又將永無寧日，因此劃出萊茵區域，作為德

以上這兩個原則，如果有一個得以澈底實現，那末世界和平，永久可保，但是協約國方面的妥協政策，却是最大的錯誤。和平如不能以公平而獲得，則不妨強之以武力。然而凡爾賽和約之成，其不公平處適足引起德人的怨憤，而武力却又不足將德人的怨憤，加以壓制。

此外，「凡議」還有其他的錯誤在。例如條約的簽訂，過於匆促即是。以我的見解，進行和議時，事前不妨先訂一個初步條約，載明主要的和議原則；一年後，再訂最後條約，如此則和議代表諸公的感情，已可冷靜下來，乃得以合理的精神，從事商議。再如邀請敵國及中立國家共同籌謀，這亦屬「凡議」大錯之一；而在戰罪條例內載明懲戒「戰魁」等款，以致引起德國日後的怨憤，尤屬失着而極足慎事的。

綜上以觀，我們可以得到許多教訓，茲列述如後：

(一) 出席和議之代表，務須於事先明白瞭解，他們所希望產生的，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新世界。

(二) 初步條約，必須以武力強使敵國就範；其中所載，祇限撤兵及復員等事項。於簽訂最後條件時，始得籌議世界將來的政策及經濟結構。

(三) 戰敗之敵國，得容其出席最後條約會議，所

有其提供之建議及見解，務須加以詳盡的考慮。和議之舉行地點，須在中立國的首都，如華盛頓；而和議之祕書處也須由該中立國的國民組充。

(四) 出席和議之列強代表團，其人選中，政府領袖及反對黨領袖，必須各佔若干。

(五) 和議進行時，必須廣加宣傳。

講到我們作戰的目標，我覺得英國政府在不曾確知戰爭的時期及性質之前，拒絕擬定和平條約的這個政策，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必須立即公開宣布，英國不要割奪人們一寸土地；反之却希望立即結束這種暴行，而產生一個新的歐洲制度，由此使每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可以得到一個公平而有創造力的機會。

英國在某個時期，曾經形成七個互相分離而嫉忌

的國家。其後她所以能變成和平而進步的強國者，完全由於這七個國家能捨棄一切私利而精誠合作所然。因此我相信，目前歐洲的國家，如果能為集團利益而捐棄她們一部分的獨立主權，那末歐洲一定可以變成一片和平而興盛的大陸。換一句話說，我們必須產生一個程度與範圍悉比國聯高大的集團；我們必須產生一個歐洲的合衆國。

在這個歐洲合衆國裏，每一個國家得以其固有的辦法，處理其本國的事務。但一切公用事業，如國際交通，無線電廣播，及郵政電報事業等，必須以整個歐洲為單位，予以組織。至於其他如軍備的範圍與性質；外交政策的施行；以及原料及金融的支配等，也必須以集團為根據，而聽命於歐洲合衆國的中央最高當局。

要達到這個目的，並不需要大的犧牲。如果馬來各國的橡皮或洛諦西亞的銅，為集團利益而置諸於公共管理之下，英國會不會就此失去她的尊嚴和利潤呢？事實上，我們不會注意到日常生活裏這種改變的。我們必

須產生一個世界，值得我們作戰，值得我們犧牲。必須產生一個世界，其中沒有撒謊，沒有貪婪，也沒有殘忍。如果我相信這次戰爭祇是某個個人為榮華富貴而引起的一樁意外之事，那末當我知道其後的和平也祇是件意外之事時，我祇能自忍失望的痛苦。目前我所以相信這次戰事會有偉大的結局者，完全因為我看到這次戰爭會承擔偉大的責任所然。正由於這種信心，我才在傷感的心情中，堅決而一無所懼地企望着未來。

成 東
都 方
社 書

全國雜誌的總匯

辦貨最快 種類最多

售價克己 服務週到

號七十街堂祠都成

一夜醒來，君主已易人。

拿破崙的重返巴黎

汪德餘

書名：The Hundred Days

年份：一九三四年

作者：Philip Guedalla

定價：美金一元五角

出版：紐約 Putnam's Sons

一個靜穆的夜晚，埠頭上擠滿了人，都在引頸企望，人羣後的整個城鎮裏，也有着成千成萬的民衆，在倚窗遙眺。岸上的鐘，打了十二下，一陣風在黑暗中從南方吹來。白色的帆，顫顫抖動之後，一個小小的艦隊，便靜靜地駛向黑夜中去。在春天皎潔的月光下，這艦隊後面的小島，名叫厄爾巴，當天夜晚，也便是一八一五年的二月廿六日，當時岸上的羣衆，眼看着那張開的帆蓬在天光下閃着白色；而桅頭上一點移動的光，也逐漸向夜色中模糊淡去，拿破崙這次又重返法國了。

翌日下午，一隻法國巡洋艦，被拿氏那種假裝的神

情的蒙蔽，不加查問就放了他過去。因為整個和平的世界，既已盡力想把拿破崙忘去，在一隻十六尊炮的兵艦上，他們是萬萬想不到竟會碰到這個怪傑的。

世界和平，保持了一年後，歐洲正在着手整理其革命戰爭後所致的紊亂情勢。外交界當時正為這個任務在大用心力，而維也納所起草的議定書，也深可沒膝，其中細則之一，便是處置拿破崙問題。為謀取安全的保障起見，當時所需要的，是在整個歐洲與這個窮兵黷武的怪傑之間，隔以一條大海；因此聯軍方面在襄讓之下，便決定將拿氏放逐至厄爾巴島，同時賜以該島君主的頭

衡，以示優異。

一八一四年安靜的歲月，緩緩地過去。這個島國對於拿氏，似乎相當地適宜。最先，他用着非常澈底的精神，開發這個新的領域，以一個矮矮的身材，在地中海的日光下，毫無限制地飛馳前進。繼之，他便開始組織，由一個小型的軍政部，掌握他軍隊的全權；並將海岸線的防務，於勘察後，力加強化；而公共工作的計劃，也在部分地估計後，予以核准。他的冗繁的心神，解決了每一個難題，而決斷的清明，仍一如舊日。他從前那種調兵遣將，張勢滅國的集中目標，現在却改變了方向，一切精力，却專向舊冰箱的賣買，或是脚夫肩章的式樣等這一方面，經營打算。如此努力的結果，拿氏在厄爾巴島上產生了一種非常可驚的行政機構，使這個荒僻的小島，第一次感受到法治的樂趣。而島上一般大為驚詫的居民，也便第一次開始了他們聞所未聞的掃街工作，在外交上，厄爾巴島又向附近三個意屬的埠頭派出了領事三人，因此在交接商議時，便增加了不少地位。此外，一個小型的皇室，又

滿足了拿氏貴族的天性，而厄爾巴島的婦女們，也開始在晚宴時，做學朝廷命婦的禮節，祇是舉動比較生硬而已。

從一切地方看來，拿破崙好像已經把過去忘懷了。但是那種貴族色彩的動作，忽然又遭到了廢止，因為拿氏覺得其中滑稽的成分，未免太多；因此在一八一四年的年終，正式下令，着將荒謬的「厄爾巴島君主國」的名義，予以廢除，不准再引為公文的詞句。此後，他在島上態度逐漸不耐起來，對外來的賓客（自拿氏放逐以來，厄爾巴島已幾乎與山陰道無異）也常常發問探聽世界的情勢。至一八一五年二月，拿氏部下某人，從法國帶來了一個消息，謂法人態度日形暴亂，北部駐軍亦密謀叛反，企圖推翻路易十八，拿氏一聞此訊，認為時機已至，立命其島國的艦隊，昇火待發。在隨後的一個星期中，殷康斯登號大艦，暨其他小艦六艘，都裝配就緒，準備載同士兵千人，渡海返法。這時候，天助其成，聯軍監督多人，全部留處大陸，使拿氏毫無顧忌之必要，因此在上述星期日

那天的午夜，這個不平凡的使團，便由海啓程了。

翌日，海上的氣候，非常晴朗，太陽高懸空中，金光四射，微風陣陣吹來，也爽人肺脾。拿氏素以日光爲個人的福澤，因此對於這種大好的氣候，認爲無異是一種「祥兆」。當時他感情奮激，眼淚幾乎奪眶而出，對於此行的目的地，似乎已經不復再有神祕的感覺了。他們準備在遽然不備的情勢下，佔領法國。這個偉業雖然缺乏先例，然而卻懷有一個勇敢的創始力量，因此拿氏對他的禁衛軍保證，此行決不失敗。隨手他拿出了三張宣言。其一是對法國民衆而發，內謂由於奸人背國的結果，使勝利在即的軍事情勢忽然遭到了摧殘，余憂憤鬱結，不得不順勢退處孤島，但經過相當間隔後，仍然還聽得法國子民的哭喊，因此爲順應法民對賢明政府的企望，並使法國一變頹勢而重整國事起見，余今跨海返法，再度掌權，誓以全力反抗其仇寇，廢除其遺留之封建制度，並消滅其少數反動分子。其餘兩紙是假皇家禁衛軍的名義而發，意在召回原有已經退伍之士兵。宣言備就後，全部禁

衛軍便列隊在拿氏艙中，將姓名逐一簽署於叛亂宣言之上。從這一日起，拿氏又恢復了他貴族式的習慣，開始頒給獎章，結果差不多每個士兵，都得到榮譽章一枚。

三月一日早晨，拿氏的艦隊，將封鎖線破壞後，便又重新聚集一起，這時候，法國的海岸線，即已遙遙在望。於是拿氏便佩上了三色的帽章，直立在甲板之上；當法國的國旗，昇上桅桿時，船上的士兵，發出了雷轟似的歡呼。當天下午爲離島後第三日——他們便從安的勃斯與坎內斯間的約安灣靠岸，而整個小小的軍隊，也就開始登陸。他們潛逃的訊息，事先如果經人洩漏，拿氏勢將淪爲亡命之徒，而四處受人追逐，但是事實上，他們這一次的行動却非常祕密。

所以，當全世界一無防備地在安然做事時，往安的勃斯去的路旁樹林裏，却坐着一個肩膀很寬而穿着大衣的人。這天晚上，氣候清寒，拿氏靜靜地坐着，等候消息。這時候他手下所擁，祇有一千名士兵和三張宣言，由此薄弱的兵力而要佔領昇平時代的法國，顯然是件極需

審慎的事，因此他事先派出兩個部隊，從事勘察。其一，逐漸消失於通至安的勃斯之路；其二則向坎內斯進發。拿氏於是確切下令：「記住！不准開放一鎗。我要不流滴血而奪回法國的皇冠。」

不久以後，突然有人來報信，謂其部下已在安的勃斯被捕，同時獻計進襲該鎮，企圖挽回，但拿氏不准。他深知當時一刻千金不容虛擲。如果其部下目前確已被捕，則其本人潛逃的消息，也一定洩漏無遺。在如此危急的情勢之下，祇有一法，可資補救，就是先發制人，務須乘早在當權得悉之前，有所動作。

當時拿氏的軍隊確是一個奇形怪狀的行列——身材高大的禁衛軍，戴着熊皮帽，躑躅而前；一排驢子，背着拿氏的金塊，蹣跚以行；而騎兵也下了騎，驅馬前進。這時候，兩旁不再有歡呼的羣衆，而在頭三天裏，拿氏却補充了四次新兵。但是向北再趕一程後，情勢突然轉好了。這顯然表示拿氏的宣言，已經獲得了反響；因為凝視的羣衆，開始夾道歡呼，而義勇新軍，也越增越多了。

有一次，他們走到一個轉角的處所，發現有一團守兵橫貫在路中。當時所處的地位，異常困窘，因此情勢不容許他們不與守兵遭遇。於此危急之際，祇見拿氏短短的身材，從他的禁衛軍中現出，緩緩向守兵走去。那團長一見拿氏，好像發瘋一樣，急忙大聲發令，叫道：「在這裏了！放鎗！」但繼之却並無發鎗的聲音。

「第五團諸位將士！」一個平穩的聲音說道：「我是你們的君主，請你們認明。」這時候仍舊沒有反應，於是拿氏再走上一部，一面脫了大衣，繼續說：

「你們中間，如果有人要殺他的君主，那末我就在這裏。」

隨後祇是一個沉默，再後却是聲歡呼：「拿破崙萬歲！」守兵們散了隊伍，熱烈地叫喊，一面走近來觸摸拿氏的劍，拿氏的衣，或竟是拿氏的靴。這個試驗過去後，事實顯明地表示，路易十八的軍隊，已經歸向拿破崙了。

當拿氏潛逃的消息，傳抵維也納時，大陸上的各個統治者，仍舊在集會之中（拿氏整個偉業的失錯，恐怕

就是因爲他妄信各國集會已經閉會之故。由於深懼拿氏的「擾亂而革命性的計劃」，因此在一小時之內，即相率決定再度進兵法國。英國政府不計戰債之能否得到償還，竟自願在戰爭期間，每月資助聯軍英金五〇〇〇，〇〇〇鎊；列強聞此，一致同意，接受此項鉅款。一時爲保障世界和平而簽字者，計有俄、奧、英、普、法、西班牙、葡萄牙及瑞典等國，皆嚴然公認拿氏爲世界公敵，相率予以擯棄；同時誓以全力保衛世界，勿使發生戰事或革命。這時候，歐洲每一尊炮，都對準了同一個目標；而法國著名政治家塔力籃的外交也盡力促使此次戰事單純地反對拿氏一人，而與整個法國無關。

但是情勢雖然如此，整個法國却顯出一種甘願做錯的傾向，而繼續擁護拿破崙。當時拿氏正向北行進，所率兵士已達一四，〇〇〇名左右。在法國的第一個星期裏，他的旅程無異是個堂皇的蒙面跳舞會。拿氏以一個演員的地位，帶着一批不甚可靠的班底，却向羣衆充分地介紹了他自己。經過格勒諾布爾一地以後，他的部

下已變成了正式的皇軍行列，而在里昂，士兵們又都掌着火把穿過那擁擠而歡呼着的街道。直到三月十八日，拿氏率衆已經在路上走了十七天之久，其後他的行列所過，碰到的都是些歡呼着的羣衆，致敬而來的代表團，三色旗，儀仗兵，以及一切與革命式措辭不很相配的皇家儀式等。當拿氏狂熱的行列，充塞了道上而準備開往巴黎時，一羣歌功頌德的村民，靠着拿氏的馬車，跟着前進，整個的鄉村，也都熱烈地予以歡迎。

至於在巴黎，全城都在紊亂之中。曠野的思想，到處都是，有的建議在都拉累宮前設建堡壘；有的却要路易十八乘着無蓬馬車，由全體立法官員相伴，出宮與居心叛篡的拿破崙親自相見，同時信賴羣衆的能力，能以公意而鎮壓叛徒，但是一般人的見解，則可以由某幽默家來作爲代表；當時他一聲不響，却在梵同酒舍的柵欄上，貼了一張告示，上面寫道：「拿破崙致路易十八書：「賢弟如握，此處兵士已經足夠，請勿再事遣派爲要。」

此後，巴黎城中的人口，逐漸稀少起來。沿着大道的

商家也一一把法王路易的皇族標幟卸下，謹慎地易以拿氏蜜蜂和鷹的標記，至於當地的軍隊，也不再隱瞞其對拿氏的同情了。在星期日夜晚，拿破崙離城祇五十哩之遙，因此當朝大臣，整日忙於整理行裝；而在未到午夜之前，都拉累宮附近，已經備就了一列馬車，專候路易十八出亡，其後不久，法王出宮，空氣寂靜非常；四周的陪臣，在慘傷的目光下，眼看着這個臃腫的君主，爬上了車座，折向大路而去。

翌日夜晚一時左右，一列歡呼着的騎兵，擁着一輛馬車，昂然進城。在人聲鼎沸中，一羣士兵捐起了一個人，擁護着經過庭院；這就是拿破崙；當時他眼睛閉着，脣角帶着埃及式的微笑，任這些瘋狂似的崇拜者，像一個偶像似的，把他擁進了都拉累宮。

宮門一開，羣衆的歡呼聲也便截斷。拿氏於是立即着手派遣大臣李爾，被任爲警務總督，很驕傲地接受了，一面便回說：「遲於明日接事，」但拿氏却簡短地命令他：

「你今晚就去吧。」

皇宮之外的方場上，一片寂靜。各處都有士兵，被派守夜，騎兵的馬，繫上了柵桿，而精力疲憊的騎兵們也穿着大衣，就地睡着。計拿氏自厄爾巴島逃出，踏上法境土地之日起，至今剛爲三星期，而整個的法國，一覺醒來，却不知已經換了君主了。至於前朝皇室的餘生，這時候却困苦地冒着大雨，在法國的北部，亡命逃竄。

（下期有「滑鐵盧之戰」接續本文。）

戰場趣聞

在戰場上用一根火柴燃點三枝煙捲，是被認爲是不祥的事。其出典來自「包爾戰爭」。緣有某夜敵方射擊手遙見某距離內有火柴光發現，當予注意；當這根火柴梗遞給另一人時，敵人已把鎗杆描準，等到傳遞到第三人時，子彈就向火光處飛來，倒霉的是第三人，做了替死鬼了。

世界最偉大的革命歌馬賽曲却是偶然間產生的

一夜天才

馬剛

篇名·Genius for a Night

著者·Stefan Zweig

原書·Great Short Stories From Austria

出版·倫敦 Pallas Publishing

世界傑作精華四月號

485

一七九二年法國國會爲和戰問題紛擾至三月之久。法國對於那皇帝國王們的聯合戰線，是應該進攻呢？還是應該退守？路易十六也不能決定。他知道革命運動勝利後的危險；但也知道革命運動失敗後的危險。各政黨之間也不能和衷共濟地來應付當前的時局。有的主戰，以爲藉此可以保持他們的權勢；有的主和，以爲藉此可以達到他們攫取統治權的目的。

局勢一天一天地緊張了，報紙的論調日見激烈。由於幻覺所生出各種激動民心的謠言，也日見增多。在這種局勢下，任何決定都足以安定人心的。四月二十日這

一天，法王終於對奧大利皇和普魯士王宣戰了。於是全國才感到普遍的滿足。

幾星期以來，巴黎人民的情緒緊張萬分；大家都感到壓迫和痛苦。靠近邊境的區域，情形更爲惡劣。尤其是阿爾撒斯；因爲大家都知道法德間如果發生戰事，第一次衝突必於此地發生，而敵軍現在已經集中於萊茵河對岸了。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宣戰的消息由巴黎傳到司特拉司堡，全市人民的命運就此決定了。

司特拉司堡的市長德特利是一位貴族。他也是當時法國貴族中的前進份子一樣，熱烈地擁護這次爭取

新自由的戰爭。他使宣戰的那一天在本市成爲一個盛大的歡宴日。他奔走於各會場之間，發表激勵人民熱情的演說；以酒食慰勞那些開往前線的兵士。當時並且在他寬敞的私邸設饌行宴，招待社會名流和重要的軍官們。這宴會上情緒的熱烈，竟好像是在慶祝勝利。報紙上，告白上，富有刺激性的詞句，又可在這裏聽到：「同胞們！武裝起來！勇往直前，去拯救我們的國家；那班頭戴王冕的暴君馬上就要發抖了。當勝利的旗幟展開的時候，就是我們三色旗飄揚全世界的日子。每個人都應當爲國家，爲國旗，爲自由而生存；也應當爲國家，爲國旗，爲自由而死。」

正在賓主酬答，履舄交錯之中，德特利市長忽然憶及座中那位年青的工程隊長羅格在六個月以前，正是憲法頒佈的時候，曾寫過一首名「自由之歌」的短詩。會由團部軍樂隊長配上樂譜在廣場上奏演，並由合唱隊唱演過。於是他好像是對一位朋友有所要求似的，非

常地客氣問羅格，能不能藉這個機會給開往前線的軍隊作一個進行曲，爲萊茵區的軍隊作一個戰歌。

對於如此高貴的一位長官的要求，羅格當然十分樂意地接受了，說要盡他所能的去試試看。這時又是一位貴賓立起來演說了。大家舉杯互祝，開懷暢飲。席間的談話好像是有着一股熱情的巨浪激盪其間。這宴會越到後來越感興奮。等到酒闌人散時，早已過了午夜了。

宴會散後，羅格回到他那樸素的小房間裏。精神非常興奮，心裏念着剛才曾答應市長，儘速爲萊茵區軍隊作一支進行曲，在房間裏不住的踱來踱去，思量如何下筆。這時他耳邊仍舊響着那些激昂的演詞，熱烈的祝語。他半意識地把這些呼叫照寫下來，作了開始的兩行。

現在再要找的是一個適合這些句子情緒的曲調。他取下提琴來試奏一下；不料剛一開始，就得到了一個十分適合的調子。於是他立刻繼續寫下去，煥發的精神更使他才思發越。

或許這時作曲的並非他那「醒覺的自我」而是那晚突然附到他身上的某種靈感。他寫詞畫譜的速度

更加快起來，好像旁邊有人在口述一樣。熱情與興奮使這位業餘作曲家的才能提高到他原來才能的千百倍以上。就在這一夜的工夫，把他造成了一個不朽的人物。街頭上偶然聽來的一言半語，報紙上偶然見到的片言隻字，都成了他的歌詞，作了他創作的題材；而使他的歌曲與所表現的情緒同垂不朽。天亮以前，這首永不被人忘却的歌曲已經完成；他也倦極，投身臥榻之上去尋好夢去了。

次日早上，教堂裏的晨鐘驚破了他的好夢。還在意識朦朧的時候，他就覺得似乎已經遭遇到一件可喜的事。起先他記不起是回什麼事，直到瞥見那攤在桌子上的歌譜，才記起昨夜的那樁工作。允許了別人的事竟能這麼快就辦妥了，他心裏也覺十分愉快。於是立刻帶了這首歌曲去見德特利市長。

德特利當即坐到鋼琴前，和着羅格的歌聲試奏了一遍。當夜並親自在客室中唱給幾位不期來訪的友人聽。在座的人聽了，都喝采不絕，一致讚揚作者的天才。但

是當日司特拉司堡市長私邸中的座客，絕無一人想到剛才所聽到的就是世界上一曲不朽的名歌。

數日後，有軍隊開赴前線時，就由軍樂隊奉市長的命令在廣場上奏演這支新的進行曲。又由部下的將官獻給路克納將軍；並由司特拉司堡的某出版家印刷發行。但在萊茵區的軍官們對這支特為他們製作的進行曲却很淡漠，從未令兵士們奏演過。

此後一二月間，這支萊茵軍歌已漸漸被人忘却。抄寫或印刷的歌譜被人隨便擱在書架上，或隨便授受。直到一天，在地中海岸邊的馬賽，「憲法之友」俱樂部設宴歡送一批往巴黎去的義勇兵。長長的餐桌旁圍坐着五百個穿着衛國軍新軍裝的熱血青年。他們的熱忱也正和二月前司特拉司堡人的熱忱一樣；但他們的情緒更為熱烈。因為這時敵軍已深入國境，自由已受威脅，革命運動也陷入危境了。

在席間，有一位蒙柏理大學醫科學生名叫米理爾的，突然站了起來。大家都以為他要發表一篇慷慨激昂

的演說了，但是他却舉起了右手唱了一個歌。這歌大家從未聽到過，開首的一句是：「起來！祖國的孩子們！」

這歌聲好像是一點火星落在了一桶炸藥上，這班青年是明天即須北上為自由而爭鬥，或者要為祖國而死的，都覺得這歌聲把他們內心的情感都表現了出來。於是全體都立起來，舉杯高呼：「同胞們！武裝起來！組成堅強的隊伍！」

路上的行人聽見如此熱烈的歡呼，也進來加入同唱。次日，千萬人的喉頭發出了這同一的歌聲。歌譜也馬上印行起來。七月二日，這五百義勇兵出發的時候，每個人都帶了一份。他們不知道這曲是為萊茵區軍隊而作，也不知作者何人。他們把牠當着自己的軍歌，叫做馬賽進行曲。

這五百個馬賽人到達巴黎時，同聲唱着這支曲。聽見的人都大受感動。大家都驚奇這馬賽曲的壯麗，說這歌聲如同雄壯的軍號聲一樣，今聞者竦然。兩三小時後，這歌聲就傳遍了巴黎的各街道。這次革命運動已經發

出了牠的呼聲，已經找到一個恰當的歌曲了。

於是馬賽曲的勢力竟如山移海倒，無可抵抗。宴會上，戲院中，俱樂部中到處都可以聽到。在教堂中，先是在頌聖詩之後，必唱馬賽曲，後來簡直代替了頌聖詩。兩天以後，全法國都在唱着這個歌了。沒有一次宴會，沒有一次戰役不聽到這歌聲的。

這好像是「生命的諷刺」，馬賽曲雖然轟動全國，但他的作者却默默無聞。無數量的歌譜上既未印上他的姓名，更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位羅格隊長。這極大的榮譽好像只止於歌曲的本身，而與作者無份。要不是爲了另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恐怕他將完全被人忘却了。一如歷史上慣見的矛盾一樣，他雖是一位革命的歌曲作者，本身却不是一位革命家。

雖然他藉那首馬賽曲刺激了人民的革命情緒，其效力較任何人的努力爲大；但如果有能力，他一定遏止了這革命運動的進行。他拒絕宣誓效忠共和國，寧願辭職，而不願爲過激黨人服務。（下接四五四頁）

新內國 介紹書



究研的納伯蕭

著原信履林

蕭伯納來滬時告中國人民書

承垂詢對於中國人民之意見，以現代孔子視我也，予何敢當。

中國人民，不能恃他人之意見以爲生，且意見過多，即不成爲新聞，而常爲讀者所厭棄矣。況予此來，正欲反叩中國人民，對於余及西方人之意見若何？中國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以至將來完成之時，其間經過，足爲研究政治學家之教訓者實多。逆料其成功之日，足以根本療治近世「文明」之病，改善之，可也，棄若敝屣，亦可也，余唯有旁觀而坐視其變化耳。予今來自顛倒錯亂之國家，危牆之下，事變正殷，何能對茲古國人民，努力改建之際，妄思有所忠告乎？

歐洲對於亞洲，實不能有任何建議，否則必貽反唇之譏，謂「醫人者當先自醫」也。中國今在危急存亡之秋，予不敢貢獻何種意見，但謂中國人當自救耳。

中國人民，而能一心一德，敢問世界孰能與之抗衡乎？

商務印書館出版 幣一元八角七分 廿七年八月出版

身世

徐徐地呼吸着一九三六年緊張空氣下的世界文壇中，他的名，最普遍地印在民衆的腦裏，他的聲，最透徹地廣播於國際社會中——伊人是誰？或許可以說，就是英國的蕭伯納了。他是凱爾德文藝復活運動的領袖，又是英國文學疑問時代的先驅者，同時又是擁護世界無產運動的作家，他享有多種的名譽，他性格是那樣的複雜，思想是那樣的多元，言語又是帶有特別的幽默，真可說在現世界中，再也沒有像他這樣的第二個人了。

蕭伯納英文爲“George Bernard Shaw”，略寫爲 G.

B. S. 他於一八五六年七月廿六日，生於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的森格街三號的一家布爾喬亞的大家族裏。祖父是一位「律師、公證人、股票掮客」的混合人物；祖母是一位康健的賢婦人。父親名叫蕭卡，是一個性情溫和曠達，喜酒癖的一個低能兒，一個沒什麼高深教養的新教徒，曾做過一任小小的官職，退職後，便經營穀物販賣，因爲他的低能，所以時常不能入以償出。母親綠新達比他父親小二十歲，是一個有教養有社會美德與勇敢精神的女子，帶着幽默性情，對音樂繪畫極有天才，且有教養，這給與了蕭很大的影響。

蕭在幼小時代，就痛恨傳統和因襲的流弊。十歲的時候，就

決然不做禮拜了。他在聖徒歷程 (Pilgrim's Progress) 和天方夜譚中發見了偉大的文學。故鄉的風景，養成了他對藝術的感情。他是一個沈靜的小孩，愛讀書——真是出乎異類的。但他性素痛恨學校教育，硬要兒童死記歷史上的年代，和沒有什麼用處的人名地名。他在校裏只能讀文學名著，對於數理最最不行。他對英文作文每考必列第一，但其他的功課，祇好全靠兩個同學替他代做。勉強的在小學卒業後，因經濟關係，就不再升學。

受了母親的薰陶，在十五歲時，就能暗誦諸大音樂家的名曲。就在這一年後，家景漸見困苦，經叔父的介紹，在一家地產公司當了一個領十八先令一月的小職工。他盡力地發揮了辦事的能力，故後升爲司帳員，前後供職凡五年。但對賦性所喜的藝術興趣，仍須臾不忘。在這時期中，他曾發表了一篇反基督教的公開信，引起了一般人士的奇駭與叱咤。

一八七六年，當他二十歲時，立意以文學貢獻於社會，憑了一股無謀之勇，跑到倫敦去，暫居在他母親家中，爲生活所迫，不得已，在一家電話公司任了職，（後曾升至經理）他在那家電話公司中辛苦地工作，在廿九歲時，還是一個衣服襤褸的青年。在這九年中，他無時無刻不在充實自己，夢想寫一種小說。必竟在一八七九年鼓足了勇氣，大胆地寫了他的第一種小說未成

然 (Immaturity) 但文稿賣不出去。但他並不因此胆怯而灰心，他又在這篇稿紙的反面，寫了第二部小說：不合理的結合 (The Irrational Knot)，但出版家連看也不看，拒絕接受出版，可是他並不志氣，先後又寫成了三種小說：藝術家的愛 (Love among the artists) 凱希爾白郎的職業 (Cashel Byron's Profession) 非社交的社會主義者 (An Unsocial Socialist) 事實上，他自己也承認是「乳臭的作品。」當時有一位作家名辛克萊 (Upton Beall Sinclair) 很熱心地代蕭募津貼基金，但他拒絕了。

他除了創作小說外，另一面，也在自己教養。到圖書館去培養他的審美觀念，修養他的頭腦，到音樂會去靜聽，穿了雙料鞋到美術館去探求藝術，對政治運動也極熱心，常參加公眾演說辯論。

貧窮使他對社會主義運動感到了莫大的興趣。一八七九年由勒機 (James Lecky) 的介紹，加入了反基督教道德的 "Zetieal Society" 為會員；受了著名社會主義者韋勃 (Sidney Webb) 的影響，確立了他的人生觀，認他的活動是「天職」是他的終生使命。

一八八二年，他聽了著名的社會主義又是單稅論的喬治的演講，又讀了他的著作之後，漸漸感悟到社會主義的真相，這

是他思想變遷的再顯著期，於是就加入了「人類的解放戰」 (The Liberative War of humanity) 走到「社會民主聯盟」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本部去。接着又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但他對馬克思的以革命方法來改革社會表示反對，他主張以徐緩的變革方法來改革社會。

爲了要實行他的理想，於一八八四年，當他二十八歲時，加入了以反對激烈手段革新新社會爲標榜的泛平社 (Ferdian Society) 爲社員，在那裏他結識了許多著名人物，努力高唱着穩健的社會主義，不久，他任了該社的理論指導者的職務，所有重要文件，均由他起稿。他以爲宣傳的最有力的方法，莫過於演講，所以有時候，他親自拿了喇叭，到街頭去向無產大眾宣傳。一九〇六年——七年，榮任了泛平社社長職，於是他的名聲益見擴大了。

他一面對社會主義盡力鼓吹，但對他所嘗心的文藝這方面，仍刻刻不忘，當時，他最傾心的文藝家是近代劇始祖——易卜生，易氏在當時沒有什麼勢力，他的名字對英國人也很陌生。同時蕭在當時頗被世界週報戲劇欄主筆——阿齊爾所器重，由其慫恿及提拔，於一八八五年蕭乃爲新聞雜誌的批評論者，此後，就脫離了他的窮困生活。

以後的十餘年間，便是他的戲劇、音樂、繪畫、文藝的批評時

代，他的明銳的作風，掀動了當時的論壇不少。當這時期中，他當了許多大報的記者，盡力鼓舞新劇運動，並寫了易卜生主義的精髓和戲劇評論集兩部。

在這篇戲劇評論集中，主要的是批評莎士比亞及易卜生兩人。對於莎士比亞貶責不遺餘力，對易卜生則褒揚有加。他所根據的理由，是以思想的有無為論斷。他說：「易卜生是有思想的，莎士比亞則無。凡是依利沙伯朝的詩人，只有表現，他們的表現雖然是偉大，但是論到內容的思想，則卻是感到貧弱和缺乏。」（由這點而論，他以為翻譯莎士比亞，不但是很困難，而且是最無利益的。）他並且說莎士比亞的所以受人尊崇的，是因為莎士比亞所表現的，是一種「浪漫的無意義」（Romantic nonsense）的趣味的緣故；反是他對易卜生的批評，則謂易卜生是卓越的偉大的思想家，而其偉大性，是在把近代人對於知識的壓迫之苦痛，以寫實的文筆，描述出來，而對這虛偽惡濁的時代之道德武器，則大加抨擊。他所寫的易卜生主義的精髓一篇，就是讚揚易卜生在近代文學史上之預言的功績。

在一八九五年又發表了藝術的健全，在一八九八年發表了完全的瓦格納派。

自一八九二年後，可算是他的作劇時代了。

作劇的生活

在做戲劇批評記者的時代，蕭受易氏的影響很大，由此乃感悟到戲劇是比演講更來得好的一種宣傳他社會主義的武器。於是他充分地鍛鍊他的作劇思想，並切實地研究其方法。這時，在英國沒有一家劇院上演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劇本。祇有格連所創辦的獨立戲院例外，但沒有甚麼一等的社會劇好上演。那時熾熱地具着改良戲劇為已任的蕭對獨立戲院的勦舉，很表贊同，所以一經格連的熱心慫恿，就自己動手來作劇，勇往直前發揮他的天才了。

一八九二年蕭發表了他的五幕處女劇「鯨夫之家」（Widover's Houses）該劇取材於法國，劇情是說一個陋屋的業主，歷來怎樣積蓄而成巨富的情形，依戲劇的進展，暴露其貪慾殘酷的真相。所以看了這劇情，自然可明瞭該時代的社會組織實情，尤其是將富裕階級的惡德，儘量暴露出來。

這劇在獨立戲院公演後，引起了一般人士的激動，在英國保守的社會中，投了一個很大的波紋。於是有的稱讚他，有的辱罵他，總之，蕭的聲名因之大著。但不久，當局認為該劇有傷風化，所以即禁止上演。

翌年，又寫了諷刺當時似是而非的「易卜生主義」者的好逮者（Philanderer），以及描寫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怎樣壓迫弱小女性，走為賣笑生活的華倫夫人的職業（Mrs. War）。

ren's Profession) 但前者格連認為不宜上演，後者被當局禁止，所以都不曾搬上舞台，直至三十年後，始在倫敦上演，博得各方的好評。

後來他綜合了以上的三篇，編成一部總稱為「不快意的戲劇。」因該三篇題材都是暴露現實的醜惡的緣故。

一八九四年後，所寫的戲劇，對於劇場與觀衆的要求，稍稍讓步了一些，不像以前一樣一味只想宣傳了。而且也不是怎樣激烈地暴露現實，而是輕快地攻擊「維多利亞」時代的戀愛觀與父子關係等。所以稱為「快意的戲劇。」

這時他在戲劇界裏，佔着確實穩固的地位，但對社會主義的宣傳，仍不放鬆。

一九〇〇年發刊了「爲清教徒而作的三劇。」這許多劇，起初都不受甚麼歡迎，不久都博得很大的名譽，世界各國都有了。他的譯本巴加在倫敦上演他的劇至七百次之多。

一九〇三年出版了他最偉大的傑作，是他思想哲學的代表作品，人與超人 (Man and Superman) 這劇是在打破戀愛迷夢，而促進人們對於「種」的保存要覺醒的。這作品發表後，轟動了整個劇壇，使天下人士的耳目爲之一新。一九〇四年，在倫敦上演博得了空前的聲譽，在世界劇壇上，也博得最大的稱讚，一年中，他從英美二國所得的版權稅，共有五萬元之多。

人與超人成功之後，蕭的作品，都是隨寫隨出版，一年中至少有一部劇本或其他的作品發表，直至一九一四年爲止。

歐戰爆發後，他又忙於宣傳，因他是一個反帝國的作家，所以竟敢然提倡非戰論。一部分的人，對於他極表示反感，同時來看他的劇的都是些沒甚麼智識的人，不能瞭解他含有理智的社會劇。因此他的劇也受了影響，於是風靡一時的蕭伯納時代竟也沈寂下來。但他卻不以爲意，不稍畏却，活動愈烈，工作加緊，很巧妙地搜集了關於戰爭的材料，寫成了多篇的獨幕劇及關於戰爭的劇，其中奧古斯都盡其責任 (Augustus does His Bit) 和心碎的家 (The heart break house) 得稱爲人與超人後之傑作。

自是以後，蕭又得了很大的鼓勵。於一九二一年發表了他第二部的思想傑作，研究長生不死和敘述人類歷史的工作——千歲人 (Back to Methuselah) 由五個故事聯成，時間自紀元前四〇〇四年，人類在樂園中起，一直至紀元後一九二〇年止；人類在這樣的悠久歲月中到底能創造些什麼來。翌年又發表了以易氏統系思想爲標榜的戲劇——聖佐安 (Saint John)。出版後，「聖約翰」復活的聲，蜂起於各劇壇。戲劇界的「蕭伯納時代」又復活起來了。

一九二五年他把諾貝爾文學獎金，捐給了瑞典貧苦作家；

一九二六年，德國駐英大使代表德國國民，加倍慶祝他的七十壽辰，由此可見他的聲名在國外之盛於一時了。一九二九年，又發表了一篇劇，名叫蘋果車（The apple cart）是寫他老年的心境，也是他理想政治的表現。以後他又做了幾篇不十分高妙的喜劇，一九三一年，不畏跋涉訪問蘇俄。一九三二年上演他的近作矛盾（The tree to be good）博得至大的歡迎。一九三三年他籍週遊世界的機會，也踏入了東方神祕之古國——中國。現在他雖處於老境，但非但不見衰頹，而且愈趨革命化了。

他的劇都是對因襲傳統的反抗和對浪漫這東西的挑戰，以偶像破壞者的態度一貫始終。

他的寫劇，隨時隨地不吝高他的才智，在書室中替人畫像時，在倫敦公園的椅子上，在會議室中，在音樂的會客室中，他都寫成了劇；凡是他足跡所到之處，無處不可寫劇。所以他同在藝術氛圍之中所胎育出來的作品，大相異趣。

蕭伯納的性格和作風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蕭伯納是持有一種有異彩的天才。他是一個難於解釋，難於分類的亨德生說得好，他說：「蕭伯納是個法朗士，而無法氏的懷疑主義；他是個托爾斯泰而無托氏的自私和反

省；他是個福祿特爾，而無福氏如猴的詭譎，他是個斯惠夫特，而無斯氏的粗鄙和唯覺主義。」他是個說不像的人，總之他是個幻想得着自由，有過事實的權力，有雄力的勤勞，有敏銳的機智，有充分的想像，他從窮困迫害中打開一條路。

因為他是個善變多幻的人，對他的性格無論怎樣認真來描寫，總也不完全，不精確，限於局部方面。「知我者莫若我；」還是從他的自白中去看他的性格表現吧。

在他的自白中，最緊要的，他曾說：「笑話即是真話，真話即是笑話；」在這裏所可看出他的性格表現得最顯著的，莫若「幽默性」

這幽默是他的天才，這種論調是很深刻的，是使人深入一種哲學的人生態度，決不是淺薄的冷譏及熱嘲，在滑稽之中每有至理；現在且把他論君子和小人來做證：

「小孩生出來，他的吃、穿、享用，都是由社會賒賬。及至小孩長大，對社會，自然欠了一筆債；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自然要開一張賬單給他，小孩既然長成做了工人，就得掙得一筆基金，一面還他幼年的賒，一面留做日後告退養老的費用。如果成年人在社會所做的工作，只能付賬，他便是個「小人」；如果他能超過這個標準，還債以外，尚有建樹造益社會，他便是位「君子。」」

關於金錢，他說：

「愛錢是一切道德的根源」
關於歐戰，他說：

「在大戰時，英國的士兵同德國的士兵倒沒什麼惡感，從沒有吵過嘴。在戰場上相見時，也不過拿起刺刀，你不殺我，我不殺你就完事；但英人卻痛恨法人，法人又痛恨美人，到歐戰結束，這聯軍的惡感，達到極點了。」

他環遊世界，路過星加坡，同當地的記者對話：

記者：「先生有沒有辦法可解決中日戰事？」

蕭：「中國已有許多軍政機關，又有許多司令……」

有一次，蕭受着一個美貌馳名於歐美的女伶糾纏，她說：

「假如我和你結了婚，生出來的孩子，面貌像我，而頭腦像你，你想那孩子豈不是才貌雙全的人嗎？」

「萬一頭腦像你，面貌像我，那真是不得了哩！」

當他在滬孫夫人宅集會時，餐後大家到花園中，那時清亮的陽光，由黑雲間放出，正射在蕭的白髮蒼髯的長臉。那時來賓中，有一人說：

「蕭先生，你福氣很大，可以在上海看見太陽。」

這位機智幽默的蕭隨口回答說：

「不，這是太陽的福氣，可以在上海看見蕭伯納。」

他最喜自捧自讚，好奇立異，有一次一個美國太太很有禮貌的對他說：

「蕭先生！久仰大名。」

「你久仰我的，究竟是那一個大名？因為我的大名有七個。」

他自己承認他有七種名譽，哲學家，小說家，社會學家，批評家，政治家，戲劇家和宗教家。

他游蘇聯時，同一個蘇俄小姑娘玩了好久，臨別時說：

「你去告訴母親，今天和你玩的是世界聞名的蕭伯納。」

他環遊世界，道經香港，對路透社記者說：

「你很不像中國人，中國報界竟沒有一個人來歡迎我，難道他們幼稚得連我都不知道了嗎？」

有時他更有極端方法來表示自尊自捧，於泛平社活動時，

有一次同海門特倫辯論，他忽地站起來說：

「馬克思主義死得像羊肉了，殺死他的，便是我——蕭伯納。」

蕭為人吝嗇，關於諾貝爾文學獎金捐給瑞典作家事，他說：「從貧窮那裏騙過來一筆錢，再取一些還給他們，是為解嘲呢，還是為贖罪？還是為了一面可以窮奢極慾，一面可以享受慈善家的美名？」

蕭是一個專愛說出或做出人家意料不到的事。

他本來是個重理智的人，有時幾乎變成一個無感情的人。

他以為在講戀愛的人是沒有理智的，因此他覺得愛情是一件可笑的事，在他的劇中深深的表現着。但事實上，蕭並不是一個不懂愛情的呆木兒，只要看他的結婚史及寫給愛麗黛梨的情書，我們可知道他的一切理論，都是好奇立異的表現。

他的性格常有矛盾，例如他痛罵美國到無容身之地，他說：

「我譏笑美國是一個鄉下老的國家。我曾下一個界說：百分之九十的美國人是白癡。」

可是在環遊旅行時，道經舊金山，親身到那百分之九十是白癡的國土上。同時向拜訪他的記者們稱揚一番，最後一句是：

「諸君都是世界上之最非常兒！」

他來滬時，孫夫人親自登輪拜訪。蕭說：「過滬本意登岸，僅欲一晤孫夫人，今既得見，便欲留船休息。」繼謂：「苟能避免累煩，亦願登岸一行。」數分鐘內，言辭有這樣的變化，他的矛盾性格就可窺見一般了。

講到他的性格，却是意志堅強，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試觀他一生生活的開展，也就是一部立身的奮鬥史了。

他的精神不但沒隨年齡而老朽，還且時常有返童的現象，

他仍是很健壯的——筆健，腦健，身健，好的劇本仍源源產生。真

是老當益壯，勝人一籌。

上面的性情雖不是他的全豹，但其中的幽默，諷刺，確實是他的性格上最大的特色。他是最富於機智及 Paradox 之人，站在進化的立場上來觀察人生及事物，把所得的結論以極機智極 Paradox 的諷刺表現出來，根據易氏的：「我只要真理，我不怕勢力，真理決不會令人失望的。」和「多數黨是錯的，少數黨是對的。」如把這種信條演繹出來：

一，向來多數人們認為是對的，他認為不對。

二，向來多數人認為是錯的，他認為是對的。

例如關於戀愛，一般人都信是男人追逐女人，而他在人與超人中偏說是女人追逐男人。關於兄弟關係，大家都稱為至親骨肉，而對於朋友只是萍水相逢，但他卻說：「朋友最好，可以永遠往還，父母兄弟不是由自己自由選擇的，所以非離開不可。」

他的諷刺對象可分成二大類：

一，是對於事物本身的諷刺。例如對不健全的經濟組織，不合理的社會組織。

二，對於普通人所抱的見解的錯誤，例如對戀愛，英雄，對普通人所抱的浪漫觀念。

對事物本身的諷刺，最為厲害。因為他是懷疑一切文明，一

切文化的人。

在儒夫之家中，他諷刺了感傷的人道主義者，同時還諷刺一事——即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切的財產，都是不義的，都是榨取普羅列塔利亞血汗而來的。照良心去行事，那只有餓死。巴巴拉少校中他諷刺了救世軍動輒以天堂地獄來勸人為善去惡的做法，這是勢而無功的。要真實救濟貧人，只有一法而已，那只有每月給以充分的生活費，使他們都有衛生的屋住，和有保障的職業，貧窮自然而然的解決了。又痛切地以諷刺來解剖現代資本主義，怎樣毒害了一切社會制度；怎樣毒壞了個人的靈魂；更暗示屬於智識階級——法律家、醫生、文學者、教授、藝術家、政治家等，都是平民的敵人。又毫不躊躇的說：「貧窮是一切罪惡之淵源。」

以上是對事物本身之諷刺的幾個例，到處在他作品洋溢。以下再看他以「偶像破壞者」的態度來對普通的人對事物所抱見解的諷刺。

關於「戰爭」及「軍人」一般人都以為戰爭是非常勇敢的事，軍人是非常愛國的人。但他卻說：「勇敢」不過是「肉體的激發」和「畏死自衛」的混合品。戰爭完全和普通商場做買賣一樣，不過是理性及論理計算的問題，「軍人」也不過是一個傲倖兒罷了。

戰爭決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是儒夫的一種技術——不

外乎敵弱衝過去，敵強向後開步走罷了。所謂「戰術」所謂「軍人」也不過是儒夫的一種。

蕭和社會主義

蕭的批評文明，其思想根據在於社會主義，寫劇也不過是宣傳他的社會主義，所以他是個「社會主義作劇家。」

他自稱研究馬克思主義，遠在列寧之前，史太林也對他稱自己是馬克思的後生小子。他的信仰社會主義是在一八八二年受了亨利·喬治的演講後，又讀了喬治的許多著作和馬克思的資本論而成爲一個確切地社會主義信仰者。英國的社會主義思想所以激揚，也全是他的功勞，在英國，無疑地他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元勳。

一八八四年他把全部精神提供於社會主義的工作。他加入了「泛平社。」

蕭自入社後，對社員的徵求，力求質的精選，而不贊成量的濫增，此爲對社務發展之一大原因。在社中他同韋勃分工合作，蕭專任對外的宣傳運動，韋任對內的團結活動。二人各憑特長，補益各人所短，於是蕭的活動益見加倍突進了。

蕭自和韋勃雙壁後，以他們二人爲中心，網羅了很多的名人，於是社務日見進展。他們都以冷靜的學究態度及新銳的批

評的精神，細心研究，蕭以「偶像破壞者」的態度，和疑問時代的精神來指導着一切。於是他們對於歷來社會主義的學說漸漸懷疑起來。結果離開了馬克思主義，背叛了歐溫的溫情主義，產生了他們的「泛平主義」。

關於泛平主義，蕭在泛平論文集序中寫着「泛平主義」同馬克思主義根本不同之點。

和馬克思主義不同之點一、消極的——「泛平主義」完全反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勞動價值論」。

二、積極的——「泛平主義」主張天演的進化，徐漸的改革。合作的經濟，憲法治國，注重時代的需要，而不必遵守古板傳統的信條。

「泛平主義」的根本要點，大都和蕭的社會主義，沒有多大出入。現在且來看蕭的社會主義的要點：他是視社會上各人的收入不平等，為一切政治，經濟，法律等等的社會平衡發生的因源，他對這一點，以為一切「生產」及「交換手段」都由社會公衆管理，而把總收入平均分配於社會衆人，為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本辦法。

關於社會主義的將來，他說：「我相信社會主義，早晚必會普遍地實行於世界各國。雖各國之革命手段及步驟，容有不同

然其終點，仍趨於一途，而成爲一水平線。」

一般的社會主義者，都視金錢爲社會萬惡的根源；但蕭有他特殊的表現：「經濟是利用人生的最好技術，愛好金錢是一切道德的根源。」

在巴巴拉少校中他論得極其透澈，他說：

「金錢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東西，「財富」是代表康健，體力，信義，慷慨，美麗；在不合理的社會中，一部分人，求之不得，一部分人，任意揮霍，金錢才變了禍害。「貧窮」是代表疾病，懦弱，恥辱，卑鄙，醜陋，這是我們所應攻擊的。」

他是個富庶的社會主義者，每年收入約有八九萬元。他說：「我沒工夫花錢，錢的功用，只是使我得到安全，不受經濟壓迫罷了。假使社會能替我做到這二件，我把我所有的錢財，擲出窗外去。」

一般的社會主義者所稱的社會問題，偏重於經濟及婦女二項，現在再來看他的女性觀。

鯨夫之家裏的女性布蘭許，是一個動了火，開手勒着女僕的項頸扯着女僕頭髮的潑辣女人。其次，在華倫夫人的職業中的女性叫薇薇，是一位好學的姑娘。在她的眼光中，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受着金錢所支配；所以女性凝非有若視「現實」的大勇敢心，和澈底的覺悟，是斷不能和男性一樣，站在生存競爭的

同一戰線的。據蕭的意見她是向新生活，建設途上的女性之新

對於女性之解放，他不但以為須要具有上述的勇敢精神及經濟觀念，並且說，為要使女權提高，女性本身非具有一種將近無情的理智不可，在好迷者中出現的女性，都是以提高女性為綱領的「易卜生俱樂部」的會員，要具有「不像女人」的資格，始得入會為會員，尤其是急進黨的西爾維亞這個女性，即使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也不掉一滴眼淚。

他雖獎勵女性經濟獨立，但對不事正業的婦女，他是極端反對的。他說：

「在蘇聯，我見慣了各種努力於正業的婦女，以自己的工作來供養自己。但是我過境波蘭時，又看見粉黛妖艷的女人——打扮給人家看的女人，喝我幾乎要喊巡警！」

但他的女性觀同他的金錢觀一樣，含有特殊的見解：尤對家庭中的女性，他是有特別要求的。在香港時曾對記者說：

「家庭中的女性，是一種奴隸，家庭中的男性，是專制者，於是女性愈愛跳出家庭，男性則愈愛蜷居在家裏。」

事實上，他對女性並不怎麼盲目的尊敬。在滬赴罷「筆會」時，向男女賓客說：

「我向諸位先生們告辭了！」

他把幾位太太小姐忘掉了。又他來華時，曾對人說：「我本來不甚喜旅行，因為旅行，除和女人同伴而外，是極無味的。」

可見他的尊重女性，是有特別作用的，有着程度的——他理想中的婦人，便是能招待男人，而且又能讓男人自由工作，自由行動的女性。

總之，蕭的女性觀同金錢論一樣，同是異乎別的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帶有特殊色彩的。

社會評論(一)

蕭既是一個富於機智，富於 Paradox 的諷刺家，所以他的言論涉及社會各方面。在這裏且來看看他對於社會各種問題主張是這樣？他對這人類社會根本問題——「文明」的批評說：

「近代人類所努力而成的文明不是『生』之力；而是破壞，——『死』之力。」

在人與超人中他借了惡魔的口舌說：

「倫敦有一個工人死了，他剩下子女七人，和十七磅錢。而他的妻，卻把這些錢，全部用在他丈夫的喪事上，她帶着子女，跑進養育院去，對於活的子女，她連半個錢也不留下。這樣不顧生

者，而傾盡家財，把全力去替死者行事，便是近代文明的象徵！

惡魔又說：

「人類在關於「生」的技術方面，並沒甚麼發明，可是關於死的技術方面，則人類簡直勝過大自然，一旦遇要殺戮時，其所用的機械真够精巧；我曾看見拙劣的打字機，重笨的火車頭，沒意思的自轉車，但這些東西，拿來和機關鎗，潛水艇等比較一下，那簡直是玩具。」

他痛罵文明國的人都是可憐蟲。他漫遊世界，回到倫敦的感想是——住在非文明國裏的人是很安適，舒快。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他的「自由論」。他是個極端的自由論者，人家認為這樣，而蕭偏認為那樣。像美國那樣的地方，大家都認為是最自由的國家了，但他偏說是「不自由的鄉下老的國家」。他不願到美國去的理由是：

「美國是最無個人自由，人人都是奴隸的地方。」

關於英國及其他各國的自由制度或言論自由的批評，都是句句中肯的。關於英國，他說：

「不列顛給印度人一種用陪審官的自由審判，可是陪審官赦免了罪犯，裁判官却可以不實行判決，仍判送入獄，這便叫做不列顛的自由制度。」

關於日本的言論自由問題，他笑着說：

「在日本言論自由這一點，好似比意大利較為尊重。」

然而意大利在捧喝主義的統治下，那裏有什麼自由可言，而蕭卻故意拿意大利來相比，真意何在，可不用再加以說明了。

各國中，他說只有蘇俄，可說是言論自由的。

「如果僅僅少數人，可以有權說幾句話，這不是言論自由；真正有價值的談論自由應當是在工人農夫受傷時，有喊痛的自由，和要求改良那些傷害他們條件的自由，這便是蘇俄所有的自由。」

他的品評人物，也和普通人的觀察不同，有他特殊的見解。用他的「偶像破壞者」的態度來批評的，——就是先把他們看不起，然後盡力吹毛求疵，凡經過他所批評過的自來稱為英雄偉人的人物，都變成了另一種東西出來。

設舉幾個例：

馬克思

他雖是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然而並不是經濟學家，何以呢？因為他以經濟為武器，來對抗敵人的原故，他的價值論是一種不難攻破的謬見。

史太林

他是個美男子，有一種軍人氣概，嚴整的制服不加裝飾，上衣鈕扣直到喉際，軍裝的鈕扣上用布罩着，往下一看，稍微胖點，

很像一個主教。他最容許人家說話，當你說話時他只靜聽着，待你說完後，他很謙遜的說：『你若是不反對，我願說幾句話。』然後才說出他所要說的話。他不甚注重理論，而是個重實際的人，凡是成功的計劃，他叫做『馬克思主義。』他是個國家主義者，一個機會主義者，所謂機會主義是指他在星期一試驗一種計劃，假使不行，星期三再試一種。他注重目的，爲要達到目的，他是不擇手段的，結果是成功了。

高爾基

他是一個瘦的老者，一個作家，他所有的器具都在窗裏，和他的書裏。

甘地

他的『非武力』『無抵抗』主義是不對的。他說：『凡可稱爲『人』這東西，即使他所有的武器全被剝奪淨盡，但這個稱爲『人』的東西，如決定要抵抗的話，無論條件這樣壞都可以抵抗的——因爲我們的兩拳還可抵抗一切……』

羅斯福

他就職時的勇氣和威勢，實在是壯嚴極了！但是，結局和前任總統胡佛一樣，也許是不配做什麼事。

希特勒

德國人民正在試察他，正如美國人試察羅斯福一樣。四年

內，我將可告訴大家關於他們的事情。但是各國的專權者，都是一樣的東西，沒有他們是不行的。

教育論

對於學校教育他始終沒有好感。他說過：

『世間的兒童，凡是得稱爲愛學校的好學生，都是那些畏父母比怕師長厲害的兒童。以我自身而論，爲要保全我的腦筋的機能，總是把一本小說放在地理書下面實行偷看。』

他憎恨學校，是因爲當時的學校除了教『拉丁文』和『希臘文』外，其他的學問是不教的。

講到『牛津』和『劍橋』是英國最有名的大學。但是這兩個大學是最貴族的資本主義的學校，所以蕭排斥得最爲厲害。他在英國許多的大學裏都曾演講過，但卻拒絕了該兩校的聘請。他堅持他的主張這種大學是過時的，不值得保存的。他說：『對付這種無可尊敬的學校……：不管他們的建築怎樣美麗……：惟一的方法就是將牠們剷平；而在基礎上面，撒上鹽粒。』

所謂撒鹽粒，是英人用以闢邪的一種習慣。

『文化所需要的，是創造精神……：所以大學學生，不要死記着大學課本上所得到的學問，而要把學問的精義終身實行。所以應該時時和師長責難，更進一層；探求各師長所不同之點，

則真義自見。求學之道，在善用組織法，以求真學問的真價值。」

宗教觀

當他十四歲時，聽了美國著名牧師的傳教他大呼道：

「他們所說的若是基督教義，那末我是無神論者了。」

他寫了一封反教公開信，力主無神論，當時他和傳教師的

對話是這樣的：

傳教師：既然有宇宙，當然有一個創造宇宙的人。

蕭：「既然有一個創造宇宙的人，當然另有一個人創造這

造宇宙的人的人。」

他不信有個上帝的存在，即使他承認有「上帝」這回事

他也以為上帝不祇限於「一個」也不相上帝是完全的，所以

他說：

「世上祇有一位上帝，這是耶穌教徒騙人的話。人類自有

史以來，不知遇了多少上帝；而且所謂上帝又是後來居上，一個

比一個強。但直到現在，總沒有一個上帝是完全無缺的。」

有一次，當他在羣衆面前演講宗教問題時，他大聲說：

「請你們互相環視一下，想一想，假若上帝有能力把你們

造好一點，他會讓你們是這個樣子嗎？」

他很大胆地稱耶穌是革命理想家，是共產公妻主義的始

創。他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把耶穌的教訓下了一種新解釋，概括

了四條，其第二條是：

「廢除產業，併入公家。你的工作應全脫離酬勞的關係。如

果你讓着一個小孩挨餓，便是讓上帝挨餓。撇開了一切關於明

天衣食的計慮，因為你不能服事兩個主人——上帝與財神。

第四條是：

「廢除你的家庭牽累。凡天下的母親，都是你的母親，天下

的人，都是你的同胞兄弟。不要爲了喪事而荒費光陰，注重生，不

要注重死。海中的魚同灘上的魚一樣好，天國是在你內心，而在

天國中，是沒有嫁娶的，因為你一生不能服事兩人——上帝和

你所嫁娶的人。」

蕭對耶穌的觀察是這樣的清楚，對上帝的概念又是那樣

澈底，所以蕭的宗教觀，是不信有萬能的神，而認所謂神——只

是盲目衝動的力量，不斷的走着錯路而向前。這就是「創造進

化」的一種了。

非戰論

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時，蕭即激烈反對戰爭，堅決地保持

他的理智的冷靜態度，大聲呼說：

「戰爭要把人類帶回到野蠻的境地，黷武主義者，是強迫

人民納多量的稅，好去增進殘殺的效能；結果，只有文明的毀

滅。」

另一面，他看到了歐洲民衆，受着饑饉瘟疫和兵禍，還被強迫到前線去參加殺戮犧牲在鎗林彈雨中。因而表示無限的同情及悲憤，雖在四面楚歌中，始終爲正義人道，而反對戰爭，他搜集了許多材料做了三篇劇本來諷刺戰爭，有許多戴著該譜面具惡毒的句子：

「這是救濟文明的戰爭！這是終止一切戰爭的戰爭！」
對於防止戰爭，他說：

「必須各國真下了生存的和平的決心才可。因爲人民不需要戰爭。國際聯盟中有一個「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假如世界上智識分子，能够利用這個機關，大家聯合起來，反對戰爭也許比另外組織一個會議來得有效。」

在日本時，他對當時陸軍大臣荒木貞夫說：

「昔時的戰爭和現代的戰爭，比較起來，昔時僅是殺掉男子，現在則連女子也要受殺戮，這實在是殘酷的。若是把男子殺存三個，則藉這個三個男子尙可蕃殖許多子孫，創造第二代的世界，反是，把女子殺掉，則國家便要滅亡了。」

這話也是話中有因的。

在日本又對別人說：

「近代的戰爭和往時的戰爭，差得很厲害；即使戰勝了的國家，結局，也是碰到製自殺一樣的結果……近代的戰爭，是以

空中戰爭爲主，所以受飛機炸死的女子，比較在戰場死的男子還多。」

政治論

蕭對政治的根本思想，是主張「共和」而不信「民主」。所以他對英國的議會政治——黨治，表示反對，他說：

「英國的議會政治，是妨害統制國家的東西；議會是阻止國家的有責任的有效的支配者的統治，好像教會滅壞教會一般。」

自然他也是反對黨治的：

「譬如在英國議會中，國家大事，由甲黨包辦，同時另有乙黨公然在破壞，鬧到甲黨失勢，乙黨當權時，甲黨又在那裏破壞。如此反復，終無了期，這種政治制度，實是可笑。」

他更刺諷說：

「議會祇是『Talking shop』，在議會中，一般政客們，只會放言說大話，而不求實際；黨治制度，卻是掩飾政治家們弊病的最妙法！」

他以爲替代議會政治的最好政治制度是專制政治：

「當然是要有負責任的政治組織。例如對墨索里尼的專制政治組織，或是像『蘇維埃』的專制政治組織，十二分研究；而在適應各國的國體和國情的有責任的政治家支配下，而行

使專制政治：這種政治機能，是最好的。」

社會評論論(二)

蕭是個新興階級的擁護者，反帝國主義的作家；所以對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和殖民地是極表同情的。

在印度時，印度記者詢問關於印度之事，他直截爽快他說：

「印度問題，在我看來，是個極為明瞭的事——印度不是在英國領土中，擁有最多人民和土地嗎？所以，不久，英國對牠會發生討厭，那時，英國一定對印度人說請你們大家隨便獨立，就這樣做去罷。」

這話傳出後，印度總督便給了他一個警告：

「你還是研究你的文學，不要干涉印度政治，胡亂瞎說！」

他批評香港說：

「香港是一可罵的地方。」

在香港時，記者問他到菲島時是否會發生踏到美國的感覺？他說：

「奇怪！菲律賓怎樣說是美國？試想美國豈不是表示討厭，極力設法使其獨立？」

所以，他是認定殖民地的獨立為最合理的。

談愛爾蘭

蕭對於他的生地——愛爾蘭的態度，也是主張脫離英國為最合理的。他說：

「愛爾蘭人的民族運動，使英國會除討論愛爾蘭問題外，無暇兼顧者，凡三十年。雖然在國會裏面，亦樂得的了……英國今後，或有向愛爾蘭要求獨立的一天。英國所有領土的廣大，實已超過本身，在起先，是狗搖尾巴，尾巴長得太大的時候，尾巴將搖狗，那時狗也將求去之不得了。」

他雖主張愛爾蘭獨立，但對獨立黨領袖瓦雷拉所採的政治步驟，表示反對說：

「瓦雷拉開了半天，並沒弄好什麼，不過或許是因為愛爾蘭政治制度的不良，——舉出五十個人來治理國家；又另選出五十個人來制止這五十個人的運動，叫他們不能實施他們的政策。」

照他的政治理想，對愛爾蘭的獨立政治，也是希望一種專制的有責任的政治。

評美國

蕭受國外的尊崇，在比本國好得多，尤其是美國，是最受崇敬的。可是他對美國和美國人是看不起的。

他批評美人說：

「美國人是沒有採取共產主義勇氣的，只敢想着技術統

治。(technocracy)』

「美國人是不留意到自己國家官吏的資格的。」
他的更刻薄的批評是：

「美國人常自譽為百分之百的美國人，我曾下一個界說——百分之百的美國人，百分之九十九是白癡。」

一般人都承認美國是世界中最重自由之國，而他卻譏笑說：

「美國是最無個人的自由，人人都是奴隸的地方。」

有人會問他，對美國的開放酒禁，有甚麼意見？

「你們美國人——是一個嗜酒的民族——因為你們乃是一個痛苦的民族。一個病人受手術時，要用麻醉劑，但是你們人烟稠密的許多都會中，一個人因勞動時間過度而得病，他只有傾飲酒精了。」

蘇俄觀

蕭對蘇俄竭盡讚美，言人所不敢言。他說：

「俄人是個偉大的民族。懂曉藝術。」又說：

「蘇俄年來，內部現象，無論精神上或物質上，都有良好與充分的表現。然而現在各文明國，應該研究蘇俄憲法；在其憲法中，有許多點，被各國漠視。」

且勸世界各國，須做效蘇俄去改革，他說：

「蘇俄有這樣規模的進行，不僅是他自身能得了極好的利益，獲得了美滿成功；即在其他各國，也可作為借鏡，取彼所長，摹倣而實行。」

他稱蘇俄革命之成功，是由於「帝俄時代」對政治犯的待遇太苛刻所造成的。因為那時候，把政治犯都驅逐到冰雪荒原的西伯利亞去；這適給予他們研究組織的機會。在滬時「俄報」記者問蕭說他離俄境時紛亂不堪，並不像蕭所稱揚的那麼好。他便斷然的告訴他：

「你所說的實在是你離俄時一九二二年所見到的。倘使你此時回國去一觀察——假使你今日返國後，而仍能逃出來——你就一定會知道，今日情形的佳妙了！」

有一次，美國的記者，對蕭問蘇聯有什麼缺點，他說：

「蘇俄當然還殘留一些缺點，跑到別國去，不是去找缺點，而是去找優點的，如果去找缺點，跨出大門，就滿眼都是，何必遠遠的跑到蘇俄去呢？」

對於各資本主義國家所極力宣傳的蘇俄的強制工作為違反人道的事他辯解說：

「我願意歐美都有這種非人道的現象發生，否則，那成千幾萬的失業工人，要餓死了。」

他對蘇俄說諷刺話是很少的，不過也有一鱗半爪：

「我在莫斯科時，他們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他們舉行一次賽馬表示對我的敬意……在賽馬前，我對他們說，現在他們既然取消了商業競爭，恐怕賽時，祇可有一匹馬！」

這是諷刺蘇俄社會革命程序中，常把辦不到的事，硬欲做去，反而招到矛盾現象——就是說：做事過走於理想，是不可能的。

中國觀

蕭的對於中國的知識，其程度不出一般歐西例，也受着馬可孛羅的洗禮的。談到滿洲問題，他問傅儀是怎樣一個人，他自己只有從傅儀的教師——莊士頓聽見一點。他自己也老老實實承認他對中國事情的無知——在上海他對記者說：

「滿洲問題，我無談說資格，英人現在算得起對東方問題有研究的，恐怕祇有李頓一個人了罷；但是我只看了二章李頓報告書，就覺得深奧得不成樣子。」

因為他對中國的歷史和社會情形，太不明瞭，這位機智的聰明人也就不必用種種巧妙的護身符來防備人家問他時的遁詞。所以每一問題，都被他含糊兩可的談話敷衍過去。如將散見於各報的談話略加整理，有下面數段：

對中國的「文化」說：

「東方和西方都沒有文化，所謂文化都是假冒的。中國今

日乃向西歐搬取許多已失效用，遺害大眾的所謂文化——譬如議會的興起，英國人用來推翻帝王統治及教堂威權，但最後卻不會推到資本主義之勢力，因為議會本是資本主義操縱的。又如英國的大學，幾乎將個人自由意志，摧殘淨盡，而取陳腐無用的老古董注入學生腦中，使他們成一個定型人物。似此種西方文化，中國搬了來有什麼用呢？」

所以他對於做效歐西的教育制度的中國學校，他下了痛切的批評。

「中國人太講究教育，太不注重常識，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太多，這般可憐蟲，不知進了大學後，原本就是好人，也將變成白癡。」

對中國人的利己劣根性說：

「在北平的中國富人南遷，好似北平可以放棄一樣，富人的財產不可受絲毫的損失，我不知是什麼道理，是否富人的財產，比北平全市的價格為高嗎？」

又說：

「中國人的奇異特性，對一切外國人是那樣不可思議的客氣和親善；而自己人卻老實不客氣，老是打仗。不知是什麼緣故？或者大約是中國人和一切具有高尚知識的人們一樣，天性是超人類的，因而厭惡人類嗎？」

他不但諷刺着這種鎗口不向外的劣根性，且警告我們說：「如中國允許外人在國內築了鐵路，則將來一定要受制於外人。」

他告訴我們的出路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革命，他借了對學生們說的話告訴國內大眾。他說：

「在香港時，曾囑學生革命，但請勿誤會，我並非喜歡學生到街上去毆打警察……但是要打倒那個拿鎗的人，須有組織的計劃。」

關於中國被壓迫民族的出路，他說：

「被壓迫民族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事，中國當然也是中國民衆該自己組織起來。並且他們所要挑選的自己統治者，不是什麼戲子式的封王公。」

在勞動者方面，他說：

「廉價勞工在中國不利，應把他們的工資提高起來。可是要注意，並非每日爲了一「辨士」而掙扎，卻應按照世界標準，要求較高的勞動價值，採用每日四小時工作制度，使有餘暇，來領略我蕭伯納作品的妙趣。」

日本觀

在抱非戰主義的蕭，對日本自然是感覺不快，凡是他對日本所發的言論，都含有深深的諷刺。

第一，對於日本國民性，他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又是文化發達的國民，凡對一件事，容易發狂，同時也容易冷卻——這種國民，是性質上易忘的國民，英國人這樣，日本人也是這樣。」

他批評大阪的話是這樣的：

「向來所聽見的日本的美，我這次來日，是希望看到的；但踏入大阪後，宛然像來到地獄一般，這種都市可說壞極了！」

對日本都市的總評是這樣：

「看了日本都市，好像英國百年前的都會。」

他對日本藝術，雖極欣賞，但也說了一段諷刺話：

「我們都是「美」的奉讚者，在世界的另一面，現在正實行殺人罪，而我們竟在這種詩味的氛圍下，可說幸福極了！」

對於日本所稱的「自衛行動」曾對日本記者批評過：

「你們這次對中國的戰爭，不必用什麼「武士道」來戰勝中國，單是軍器也可以獲勝了。你們用現代武器攻打他們，假使他們也有，也能用它們要向你們攻打。你們說道一切都是「自衛行動」，你們的打，都是「自衛」；那末一切的戰爭都成了自衛了。」

他對多數的日本有爲青年的戰死表示無限同情，對荒木

「關於戰爭這事，在昔以體力為必要，但是現今——以機械力為主；所以最好把八九十歲的無用的老頭兒驅到最前線，其次配置五六十歲的老人，還有，照年齡之低少，挨次配下就可以了。像我最好把我送到最前線，因為此後的飛機，在地上按着機械便可使其飛動。」

在「日本勞動總同盟」中，他說：

「今日見了諸君，恰似邂逅着三十年前的英國勞動運動的關士！」

他這俏皮話，當然是譏刺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落後了。

他到東京時（民國二二年）正值中日兩軍戰事正酣，局勢非常嚴重；所以對中日問題及滿洲事件，也有許多意見發表。

對於中日兩方所取的態度說：

「中日現在的局勢，我不知真相，但日本不向中國宣戰，實在行得其宜。」

對中國惟外力是賴的劣根性，他則笑道：

「中國對中日問題，好似切望外力援助，中國自家屋裏已入賊，自己不去追討，而望人家來替他追討，這未免太便宜了。」

中日兩國所採的態度不同，他則認為是民族性的差異所致。他說：

「中國人酷愛和平，日本也口稱酷愛和平。日人口中的和

平，是戰爭終止後的和平，中國人的和平，卻是和平中的和平。日本人向國際聯盟聲稱對所謂滿洲國的保護為應盡之責，對於侵犯熱河為保護所謂滿洲國的屏障，以保護之名，行侵略之實，自認為自衛。中國本採不抵抗主義，現已覺得不適用，遂變為抵抗主義，亦稱抵抗為自衛。我不知中日兩國之自衛運動，要到何時才能休止？」

在北平他見張學良時，他曾提出一條抗日妙策：

「滿洲的三千萬人民，最好是學愛爾蘭人個個都做國權主義者，滿洲問題自然便解決了。因這樣一來，日本對滿洲的中國人，每個人要配一個日本兵，日本必定奔命難堪，因為這辦法是決計做不到的。」

在北平東站對歡迎他的記者說：

「中國過於酷愛和平，反受和平之累，日本過於好戰，亦必吃戰爭之虧。將來中日兩國的結果，一定無異於大戰後的德法經濟的衰弱，定將不堪設想。」

這是多麼警惕的話語呀！

蕭的中心思想和蕭劇的特色

做一個社會批評家的蕭伯納，對社會各種問題所取的調

刺的態度，和所抱的錯綜廣汎的思想，在前面已討論過了。現在

我們要來看他的『根本思想』或是『人生觀』是怎麼樣的。因為他的心地偉大，因其目的之純正，因其生活之美德與其眼界之高遠，所以他有這樣的話：

『合理的人使自己適合於世界，不合理的人使世界適合於自己；所以一切進化，都是由不合理的人推進的。』

只觀了這話，他的『人生哲學』的核點已略可窺見了。到底爲甚麼不合理的人能够這樣有勇氣做去呢？據他的意見，宇宙間有一種『意志力』存在着，世界所以能够進化就是依了『宇宙意志力』的作用的結果。這種『意志力』他特稱爲『生命力』關於『生命力』的功用，他說：

『這生命力不但是在希望着結合適配的婚姻，去產生偉大純潔的種族；超人，即在社會上所有教育，民主政體社會主義，都是些表現而最基本的而可能的社會主義，乃是人類血統選擇的社會運動，也就是人類的進化。』

他的意思是以『生命力』爲原動力，不用激烈的共產主義，而用前進的改良方式使人類達到『平均收入』『平均分配』的大同境地，過着和平安適的生活。

總之：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所謂『生命力』以『生命力』爲他的一切活動根源——這就是他的『人生觀』或『人生哲學』。

他的『生命力』的哲學是說——宇宙間有一種爲人們意志無可如何的『生命力』存在着；這生命力爲欲完成它自身，於是這個『力』發現於人間，把人間推進，使他們做了種種的活動；可是，後來受了人間種種東西所阻害，直到現在，這『生命力』尙不能達到完成它自身的境域。現在大家正在努力工作，以期達到『較高的組織，和較廣，較深，較強的程度』的對自己的意志，和較透明地對自己的理解』那種地步，所以『生命力』已不如以前的僅是一種盲目的『力』了。現在若果『生命力』一旦和最輝耀的知識結合，則可產生進化的人間，最後，還可產生比現人類更優越的超人。世間的人們，如果達到了『超人』程度時，才可見到理想社會的實現。

換句話說：蕭的人生哲學，是專注意於積極的方面，而主張個人的『精神革命』和『心理的改造』。他相信，以『生命力』來推進個人的意志，纔可以把人生從黑暗引導到『光明』之路；而這光明之路，他認爲是人生的幸福，人生的終極。至於他的理想的方法，是在於開發『人類理智』以擴張『生命力』。

蕭的劇是從日常生活中或社會生活中，摘出緊要的問題，把這種的問題在舞台上加以說明，分析，解剖，以說明其根本意義——這就是蕭的劇。

他的戲劇和易氏一樣，以「論議」的形式，貫徹始終。所有登場人物，終是好議論的人。例如結婚雖祇是獨幕劇，但要上演三小時始可完畢；劇中自頭至尾，都以結婚做中心問題，而加以講義，論戰，議論，釋明。對這很少動作而議論多的劇，他巧用特用的幽默，諧謔，諷刺，警句來加味；使看的人，不但不覺討厭，而感到樂趣津津。

在他的劇中，凡是令人魂飛魄散的甜蜜的戀愛的情景，那些煽情的 *thrills* (感動) 的場合，是殆不可見，他是故意躲避不給描寫出來。因為陶醉的狀態，或恍惚的境地，都是智力陷於催眠狀態的一種，對於理解劇中重要精神上，是一種阻礙的東西。

因為他是利用戲劇來宣傳他的主張——借了劇中人來解釋他的思想。所以在每篇劇本前寫了很長的序文來解釋他的主張和態度，所以有人說：不知蕭是爲了劇而作序文或是爲了序文而作劇。不但如此，並且還在劇本後面附了後記或註釋之類去解釋他的序文及劇中之不足處。

這樣看來，他的劇與其說是戲劇，不如說是一篇論文或演說辭，或是一段批評。劇中人物，祇是表示着意見的播音機而已。所以就劇的本身講起來，也不是人物的結構，而是各個人物意見的結構；因此劇中的故事，不是人物的鬭爭，而是意見的討論。

此外關於舞台指導方面，也寫得特別繁瑣，例如「怒氣勃勃的」「堅忍不屈地」「回憶的樣子」「很當心地察看四周」等類，都是長而多餘的話。

蕭劇的特質，不但在「序文」「後記」「註釋」「舞台指導」的文長，即劇中的對話也很長，而無動作——不過卻充滿了不可企及的機智，被他吸收去了。

總之，蕭的寫劇，是在乎求他主張的解釋，能獲得讀者和觀眾的信仰。

妙人妙語

★最近蕭伯納發表了一篇戰爭評論，不禁引起人怒，有一個人寫信給「新政治家」，罵蕭爲「蠢」。蕭答復道：「如果有人罵我蠢，無論這人對到怎樣，人們一定笑他；如果我罵人蠢，那末無論怎樣不對，人們一定因爲這具蕭伯納說的覺得總有點道理在內」。

★有一天，高大壯碩的契士頓和瘦長條子的蕭伯納遇在一起，契對蕭說：「見到你，好像英國發生了饑荒」。蕭回道：「見到你，英國的饑荒似乎是你造成的」。

奇風異俗的新幾內亞土人

剛復

書名：From the South Seas.

年份：一九三九

作者：Margaret Mead.

定價：美金四元

出版：紐約 William Morrow & Co.

（本書共分三卷，分三次出版。本文摘自第三卷 Sex and Temperament）

在新幾內亞（New Guinea）肥沃的高原上，住着一種野蠻未開化的民族，叫做蒙達古莫（Mundugumor），本族的人都互相猜忌，互不信任。

一個蒙達古莫的孩子一出母胎就墮入一個充滿着敵意的世界裏。與他同性的人都是他的敵人；生存必要的才能是戰鬥；自己和別人的生命同是一文不值的。孩子還沒有出世，父母已在討論他出世後讓不讓他生存的問題。這問題一部份也由孩子的性別來決定。父親歡喜留下女孩子；母親却歡喜留下男孩子。

女孩子生存的機會較男孩子為多，因為男子娶妻是要用自己的姊妹或女兒去和別人交換的。有時雖然也可用一枝貴重的笛子去換一個妻子，但在理論上唯一合法的手續仍是以姊妹去交換。兄弟們有交換姊妹們之權；母親們也教訓她們，使她們尊重他們的這種權利。

沒有姊妹的男子要想娶妻，那只有用強暴的手段去搶奪了。因此，有一大羣兒子而沒有女兒的家庭，都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戰鬥時期；因為沒有姊妹去交換，即使

有了一枝笛子，也還要用武力才能得到一個妻子的。

兄弟們爲了交換姊妹們的權利，時常爭論。長子，尤其在父親死後，有權把所有的姊妹都給自己換了妻子，不讓弟弟們染指。父親也可不願替兒子們換老婆，而去爲自己換一個年輕的小老婆。

小孩子剛學會行走，父母就不大理會他們，讓他們自己去照顧自己。不過不讓他們離家太遠，恐怕他們掉到水裏溺死了。溺死一個孩子就可使全村數月不得安寧；因爲溺死了人的水是禁止取用的。到了四五歲，父母就教他們辨別親戚。蒙達古莫人把親戚分爲三類：一是可開玩笑的；一是應含羞迴避的；一是可親近的。

一個可開玩笑的親戚，不但是可以和他開玩笑，並且是應該開玩笑。這是一種禮貌，和我們握手一樣。他們這種禮貌的可笑，就如美國人教孩子們見了叔父握手，見了叔母吻手，見了祖父就脫下帽子取下烟斗恭恭敬敬地站着，見了表兄弟就應該用大姆指揪住鼻孔一樣

可笑。每個蒙達古莫人都須時刻留心着，免得失禮。因爲

見了應開玩笑的人而不鬥玩笑，比我們在路上遇了熟人不打招呼還要無禮。其嚴重也和兵士見了長官不敬禮，或僱主很客氣地問候僱員，而僱員不答禮一樣。

譬如一個人見了他父親的姊妹——不僅親姊妹，連親戚中一切與他父親有兄妹姊弟關係的人——他應該在她背上拍拍，對她說，她已經老了，差不多要死了，她那鼻飾多難看啊。再把她籃子裏的東西偷點出來。但是見了他妻子的兄弟或姊妹的丈夫，却又害起羞來；冷冷地問候一聲，也不請他吃飯。

他們的世界裏毫無樂趣可言，因爲憂樂都不敢隨便表現出來。即在快樂的時候，他們的神經仍舊緊張着，不敢大意，唯恐他這種行爲被不應當看見的人看見了。孩子們漸漸長大，與父母的關係也漸漸緊張起來。七歲的孩子常反抗他們的父親，而離家逃走。父親也不去追尋他們。

每個蒙達古莫人都有幾間草屋，四週用柵子圍起來。每一個妻子一間；他自己一間，這是他吃飯的地方；成

年的兒子們另外一間，這間比別間特別簡陋；還有一間藏着烟草等物，並作客人留宿的地方。

有兩三個妻子的人常把屋子蓋在樹林子裏，闢一條別人看不見的小路，進出時又可由別的路繞行，使別人不知道他的家到底在那裏。這樣防範是必需的，因為有些母親是異族人的混血兒，常引了異族人來襲擊那些防禦不嚴的土人。他們散居在樹林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兄弟們不能住得太近。他們兄弟之間除了必要的幾句話以外，從不多講一句；兄弟坐在一起他們認為是一件可恥的事。弟弟也不能和嫂嫂交談。雖然有了這些禁條，兄弟父子之間的爭鬭仍舊免不了。

宴會是難得有一回和洽的。只有女人們才常坐在一起閒談；或是互相批評草裙的顏色；或是談笑那些妖形怪狀的老婦人。兄弟們以兵戎相見是極平常的。親戚們來訪也大都不懷善意。小孩子們在親戚面前也都坐立不安。

女子也是和男子一般的強悍，一般的好鬭，一般嫉

妒。丈夫要打妻子的時候，手裏必須拿着鱒魚的頭骨，並且還要留心她手裏有沒有武器。

他們不把「獵人頭」當作什麼冒險的事。遇到大規模的戰爭需要聯合他族的時候，因為他們都互不信任，所以大家各以小孩子為質，直到戰事終了，如果一方背信，他方就把為質的小孩子統統殺死，只剩一個——大半是男孩子，因為男子較女子為賤。

蒙達古莫人的社會組織很奇特，同性之間有一種天然的敵意，唯一的聯系物就是異性。因此有所謂「一條繩」的組織，即由兩性間隔而成的一種系統。由男性算起是：父親——女兒——女兒的兒子——女兒兒子的女兒……由女性算起是：母親——兒子——兒子的女兒——兒子女兒的兒子……一切的財產都是照這「一條繩」的系統遺傳下去；連父親用的武器都是由女兒承繼的。只有那些賤價的土地是例外，由兒子承繼的。在一個有幾個妻子的家庭中，父親女兒的「一條繩」和母親兒子的幾條「繩」之間有很明顯的界限。

同母的兄弟雖同屬「一條繩」，但自小就互相猜忌仇視，彼此迴避，不輕易交談。他們唯一接觸的機會就是相鬪，或當衆互相辱罵。異母兄弟的迴避雖不如此嚴格，但由於他們母親的對立，仇恨也更加一層。父子之間自小就無甚關聯，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是對立的。

男子們既互相敵視，互不信任，這種社會又如何得以生存呢？這可在他們經濟生活中找到原因。蒙達古莫人是很富裕的。他們有肥沃廣大的土地，水產豐富的河流，取用不竭的菓樹。在經濟上並無互助的必要，男子應作的工作，獨自一人能勝任而有餘。他們只消種點山薯，伐倒幾顆製西米（Sago）的棕櫚樹，讓牠們在地土去腐爛，其餘的事完全是女人們的事了。男子們有事的時候，她們也能很輕易地負起全部的責任。

男子們所爭論的大都是爲了女子。有時也偶然爲了土地或捕魚的權利而爭論，但衣食的來源既如此豐富，這種經濟的原因也就無關緊要了。

一個理想的蒙達古莫人是一隻猛勇的雄獅，後面

跟着幾隻同樣猛壯的雌獅，爲自己的權利而爭鬪。但有風俗習慣的限制，所求也不能越界。譬如某家有一祖傳的遺規，所有的姊妹是平均分配給兄弟們的，如果這家的男子再有爭奪的事發生，那就不能被別人容忍了。

（上接四二八頁）他憎惡國會中的那些新暴君，不下於他憎惡外國那班坐在寶座上的暴君。因此不久，不幸的事終於發生。這位革命歌曲作家以反革命叛逆國家的罪名被捕了。幸虧後來過激派失勢，他出獄了，才使法國的革命運動不致蒙殺害一位不朽革命歌曲作家的恥辱。

四十餘年以來這位不幸的作曲家，除了那一夜的成功外，竟不曾再交好運。寫的詩和做的劇本，無法付印。他寫了好些憤懣不平的信給當局的重要人，也寫了些乞憐的信給拿破崙。後來又幹過幾次不光明的工作。最後隱居某處鄉間，漸漸地被人忘却了。

一八三〇年路易賞了他一筆小額的養老金。但也不過曇花一現。他死於一八三六年，享年七十有六。

如果要法國政府發令將羅格隊長的遺體移葬羣賢宮，恐是幾代以後的事了。

哲 學 講 座

(三)

房 龍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房龍這一個名字，在我們讀書界當中，已不很陌生了。他的作品很多，在我國亦有不少譯本，尤其是人類的故事一書，更是他的不朽之作，原著到今日已再版九十六次，各國譯本（連我國在內）共有二十一種之多。他本來是荷蘭人，生於一八八二年，在二十一歲的時候到美國，以後就以美國為故鄉了。他無論在寫作或社交中，總是流露着淵博的學問，豐富的常識，和雋永的幽默。他在後面這一篇文章裏，充分地闡明他對於宗教的信仰和態度，並用饒有趣味的敘述，來說明他對於人生哲學的見解。他自稱這一篇文章是他「不出版的自傳」之一章。

好多年來，有不少人要求我寫一些關於我對於宗教的信仰，以及究竟什麼是我的宗教這一類的文章。我遇到了這種要求，總是退避三舍，謹謝不敏。這並不是爲了我沒有什麼宗教的信仰，而實在是爲了我對於那種大書特書以「宗教」二字爲標榜招搖的宗教，不敢有所領教。而且，爲了生活的需要，我生存於這樣的一個國家，那裏充滿着各色各樣搜求靈魂的人們，他們出主入奴，各是其是，所以我在很早年齡的時代，就得到一種本能的教訓，使我提防着那班把真理放在衣袋裏往來奔走的人民。

我是擁護真理的。但是照使徒保羅那樣所解釋的真理，我對之似同氰化鉀一樣的不喜歡。因爲那樣的真理，非但具有和氰化鉀同樣致命的毒素，而且較氰化鉀更爲危險，因爲這種真理的出售與流傳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事實上這種真理是免費奉贈，分文不取的，甚至最馴服的請求者，也可以得到一份。誠然，照聖經裏的話說起來，馴服的人在上帝的眼光中，可以得到特殊的恩典，

但我在這一點上，適巧和上帝的意見，有所不同；正如我們在別的許多地方與上帝不同意一樣。

我差不多在各色各種政府之下的生活，都曾經歷過，從意大利和俄羅斯的集權國家，一直到西方的民治國家。但我所最驚心動魄的一件事是馴服之人所行的可怕的暴虐。一個希特勒或一個史太林的專制主義，和宗教的恐怖時代比較起來，真是小巫見了大巫，而恐怖時代的暴虐往往都是那班馴服的人民所幹的。因此，我所以不願把我自己來有所賣弄了！至於那些極權國家的政黨，他們對於我所說的話，或許以爲是不知所云，而有莫明其妙之嘆。但他們在我所辯論的理由中，立刻能找出文法和修辭上的錯誤，斷章取義，極盡其吹毛求疵之能事。這樣一來，無形中我會變成真君子目中的罪人，而他們從此就會開始向我進攻，非把我的人生弄到悲哀的地步不肯罷休。我深信他們一定有這樣做的能力，而且能做得很成功。在數千年中，一個蘇格拉底斯已儘够了，我何必步武他的後塵，來自討苦吃呢？因此，我所以

寧願藉光晦跡，學着我那位同鄉的學者伊拉斯墨斯博士 (Dr. Desidecius Erasmus) 的榜樣。我對於好奇善問的朋友，還是來講一些好笑的故事，而弦外之音，讓他們自己去推測猜度吧。

無論在怎樣困難的領土裏，結果必有一條康莊大道，可以任人通行無阻。我一向抱守這一個主張，所以到現在我對於墓木已拱的人，也居然不妨站在旁觀者的地位，加以沉靜的觀察。像我這樣一個年已五十七歲的人，不比在二十七歲或三十七歲的時候，有許多事情，似乎已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所以今日沒有什麼嚴守秘密的必要了。因此，我就不妨來回答這一個問題：「關於永生問題，我對於世人作如何感想？」或寫一些關於這一類事情的文字。

但是我之所以不得不講一些關於我的信仰與懷疑，還有另一種原因。今年是不幸的一九三九年。在我四周的，都是那些完全失望的人們。他們對於公理戰勝強權的最後勝利的信念，已被過去二十年的種種事件所

毀滅無遺了。當他們由家庭出發時所帶的各種精神上的行李，有的已失落了，有的已被人竊去了，或有的已被敵人的炸彈炸到九霄雲中不知所終了。甚至他們在緊急時期藉以自衛的寸鐵（這個寸鐵就是一種對上帝的信仰，以為無論如何上帝對於他自己的兒女，總是善意愛護而終必予以拯救的）也已被仇恨的毒瓦斯毀損了，這種仇恨已因武力新福音之宣傳而瀰漫於我們這一個可憐的地球上，而寸鐵既失了效用，我們也就棄之如敝屣了。他們最初視為教義的基礎而在孩童時代充分表露的愛心，已被作為一種恥笑的口號，一種情感上的弱點，在他們青年的字典中已沒有了牠的地位，而代以更有丈夫氣的暴力和自大。

這些可憐而不幸的旅人們當然儘可以接受江湖騙子所攬銷的代替品（這些代替品的代價是很便宜的），而在一個大劫之後，江湖騙子到處皆是。但不知怎的，他們似乎天良未泯，是非之心，究未全失，對於那些來歷不明的祕方不敢領教，因為這種祕方，包皮上雖貼着

善治百病起死回生的標紙，但總掩不了似是而非的形跡。我不知道這班不幸的朋友怎樣會想到我能給予他們以一些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但我每次出版了一本書，發表了一篇論文，或在電台上廣播了一首演詞之後，總有一班素昧平生的朋友寫信給我。他們大多這樣說：「昨晚（或在你最近的大作中）我們得到你給我們的一個希望，就是你將說明你的信仰而揭露你所掩藏着的道理。我們都知道你一定有一些祕而不宣的道理。我們料想得到你所相信的那些道理，對於我們一定有極大的益處，只要你肯讓我們與你一起分享這些道理。所以我們請求你把你心中所抱的道理告訴給你的聽衆或讀者知道。你使我們常在黑暗之中，這是要不得的。我們都是大海孤舟上的人！如果你有航海的南針，可以領導我們達到安全的彼岸，那末請你體念上天好生之德，不要自祕，明白指示我們吧！」

關於耶和華上帝的大道理，我本來此調不彈久矣。而且我覺得我這一具小小的航海南針，祇適合我自己

的用途，對於別人，是沒有多大幫助的。但是既然我那些素昧平生的朋友認爲我的航海南針是有益於他們的，那末我就寫上這特別之一章（這一章是我從未預料到會寫出來的。）我將對他們準確地敘述我的航海南針和航海圖，這個針和圖便是我所用以駕駛我的小小的人生之舟的。不過有一句話須得預先聲明：如果他用了我的航海南針和航海圖去駕駛他們的人生之舟，而遭遇到肇禍失事，那末這是他們自己的過失，我可不能負責。

一切關於精神上的航海之事，其性質都是微妙莫測，捉摸不定的，雖有航海南針與航海圖，而最後的把握，還是操於當舵的船主之手。所以，我的南針，在我自己用來，雖然是十分滿意的，但如果別人用了，發生肇禍失事，眼看他的人生之舟，在絕望的岩石上，撞得粉碎，那是他自己的事，與我沒有相干，因爲我已預先警告過了。

現在交代明白了，我就言歸正傳，來寫那許多人所要求的一章吧。

我們都是最早時期的環境之產物，是直接而無法避免的產物，因此，我在以前已經對讀者們所說過的關於我之幼年時代的各種事情，在這裏我應當再來重述一二。

我生於荷蘭，這一個國家雖有許多瑕疵和缺點，然而對於寬恕容忍和宗教自由的理想，卻有密切的聯合。

我這意思並不是說荷蘭一般民衆的見解更優越於歐洲其他各國的民衆。他們是喀爾文定命論主義的種族之直系後人，那些喀爾文定命論主義的種族，全憑着信仰的力量，推翻了自古以來最強的極權國——羅馬教會。他們至今仍把自己視爲上帝的「選民」中的軍士，這種軍士在約翰·喀爾文的旗幟之下，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戰敗，因爲他們寧願戰死決不投降——而人死萬事休，當然更不覺到遇死時的痛苦了。時至今日，我雖不大愛那些面目嚴肅的鐵軍勇士，但他們那種不屈不撓的勇氣，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我想到了現在所享到的自由，我不得不對當時的那些男子和婦人，表示深切

的感恩，他們或被絞死，或被焚斃，或被肢體四分，或被私刑拷打，但我們從不躊躇畏縮或放棄自張；反之，他們一面唱着革命的贊美詩，一面光榮地離開這一個世間，直到他們火葬堆中冒起來的濃烟，把他們窒息至於不知不覺的狀態。

但是，唉！當年我們的國家猶似被人密密包圍而屢攻不下的堡壘，那時候的信心今日在那裏呢？一等到敵人被迫退出了之後，這個堡壘反而變成一座空壳了，同時，三百年前救護全體居民之生命的那班防守軍，至今已變成公衆的妨礙物，變成一小隊以搬弄是非爲專職的人，他們不斷地向其鄰人謾罵，而用以謾罵的言語，是使人聽不懂的（舊時耶山的言語），並苦苦地迫害大多數公民，如果這班公民信仰新約裏面的愛的上帝而不信仰猶太年史中那個動輒發怒的耶和華上帝。這一部猶太年史，可以算得是宗教啓示錄中最野蠻而最兇惡的動物——對於猶太年史那一種文字，我曾經下過一番慎密的研究。

當然，我上面已經說過，那舊有的無法遏止的力量，仍舊還在那裏，但是因為這一個力量找不到正常的出路，所以牠就像冰凍河一般地阻塞起來了。牠對於國家的安全，已變或一個永久的威脅。沒有人能預知牠在什麼時候或什麼地方會突破牠的束縛，雖然每個人都知在牠突破的時候和突破的地方，一定會發生極大的損害。因此結果，我們總是忘不了牠的存在，雖然我們自己（就是我和我的家庭）住在那比較安全的理知之塔中，這些理知的塔，本來是古希臘人所建造的，後來根據着十八世紀法國一班大哲學家的計劃與細目而全部重建。

這樣的精神上的居處，當然祇有在較大的城市裏可以找到得。幸虧得我是生於羅德丹姆城市的，所以對於我們小鎮上的宗教的恐怖時代，實際上並沒有經歷過，直到我的人生的後半過程中，才遇見到。但當那種恐怖時代發生的時候，我早已有了堅強的意志，那些荒謬不合理的市民，雖鼓其似簧之舌，唇槍舌劍，爭論謾罵，甚

至動手開打，但我理直氣壯，絕不因之而有所畏懼。這班市民出世得太晚了，不比得三百年前的時代了，他們最喜歡的是殉教主義：「為真理作證，死而後已。」

我的孩童時代（我在以前已告訴過讀者）並不見得怎樣快樂，但那些年代的不快樂，並不是任何嚴重的內心衝突所引起的，原來據我能所記得的，在我的全部家庭裏，沒有一個人受到任何宗教形式的束縛。我們是一個長壽的種族，我的祖父母和我的叔伯姨姑，我都記得。他們中沒有一個上教堂的，也沒有一個在教堂裏結婚的。他們最後壽終正寢的時候，都是平安地走上長眠之路，而沒有請教牧師的幫助。我的姊姊會告訴我說實際上我受過一個信義會牧師所施的洗禮。但是我的受洗是爲了我的父母和這一位信義會牧師雙方所有的私人的感情之故，那位牧師適巧也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並且是一個自由黨人。我的父母請他替我施洗，實在是爲了情面關係，而不是要想使我獲得避免地獄之火的保證。事實上，我到了十一歲的時候，因爲我父親的

喜怒無常的脾氣，使我再不能留在家裏了，所以我就被送到一所可怕的學校裏去住讀（這所學校惡劣得不堪，直到數年之後我家裏的人才得知）那時我才開始對我祖先所知道的神有一些直接的認識。

說得準確一些，我在數年中對於比較重要的各種宗教方法，都會領教過。只有孔子的儒教，除了紙上空談的認識以外，別無相當的研究，因為我從來沒有到中國去過。其餘的各種宗教，我都親自體驗過。

我住在本鄉一個基督教牧師的家裏，足足有四年之久。有一所學校，其管理以嚴格的純粹喀爾文教為基礎，我在那裏上過三年學。在另一所學校裏，我學會了海達爾堡教義問答的正確答語。另外又在一所學校裏（因為我們時常在搬家的）我們進法國新教徒教會，我們的宗教課也是用法文教授的。我在巴哇里亞

(Bararia)住上了五年，巴哇維亞那地方在納粹時代之前，原是一個完全中古時代之天主教的中心。我是慕尼黑大學裏的一個學生，當時有幾位教授爲了他們的

「含有危險性的近代趨勢」而被黜職。我在古老的俄國也住了整整的一年，我愛俄國教堂裏的音樂和美術的佈置，所以我對於拜占庭式的中古時代的遺物，也獲得了不少的知識。

以後我在波蘭也過了一年，當時一般羅馬天主教徒大受希臘天主教徒的虐待，因此波蘭人對於天主教的主義，非常嚴格，甚至當初我在巴哇里亞的時候也沒有經歷過那樣嚴重的程度。我對於回教的教義，也不能算完全是一個門外漢。我曾經有過一個機會，在世界好多地方，研究謨罕默德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學說。我很幸運（或可以說很不幸）得以觀察到一個本土的印度教徒，而親眼看到一個人受了他的所謂「宗教」的感動而竟會變成怪僻背理到令人不能置信的地步。

在另一方面，我曾遊歷過幾個令人愉快的地方，那裏有許多遺跡足以證明慈悲之佛的實際上或精神上的存在。我也見到十足未開化的邪教徒，那班崇拜手杖和石頭的迷信教徒，他們一面鞠躬也似的膜拜着，同時

卻弄那畫符念咒，移災於人的把戲，這一種假貌偽善的樣子使我聯想到一部分基督教的隣人而不禁有點痛心。此外，我對於經書古籍的研究，使我對於古人的信仰，也相當熟識，因為生於一個時代的人，欲希望意味到另一個時代之人的心理，就是依靠這些經書古籍。

這樣我所經驗過的宗教，有如上所述諸種，已經可以算長長的一大篇了，但是抱歉得很，這一切經驗結果還是等於零，因為其中沒有一種能使我信服而皈依之。我對於牠們簡直不屑理會而深為討厭。我真希望，那班人既然是依照着上帝的形像而被造的，為什麼還要以為他們的人生是這麼不快樂，這麼複雜，這麼懣惡，而名義上還要標榜着一種最高的精神願望呢？我時常遇到一種男人或女人，他或她雖是一個篤信某一種宗教的人，但對於他的同類，仍保持着一種寬容和善意的精神。有時我還遇到一個牧師（尤其是羅馬教會的牧師），他總是愉快和善，而對於他的比較不幸的鄰人們的弱點，加以原諒，其實所謂他們的弱點，不過是彼此見解不同

罷了。我所記得的，至少有二個教士，他們對於這一個世界並沒有什麼不滿意而怨天尤人；本來這一個我們暫時寄居的世界，也有牠的美處，也有牠的樂處，我們只要對於我們自己的信仰有勇氣而決計照着我們的信仰去做，那末我們也未始不可以在這個地球上，立起我們的天堂來。

我這樣說法，我想已可以把我的意思表現得十分清楚了。我相信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應該有一種完備的思想自由的方式。像我的老師史賓諾若（Baruch de Spinoza）一樣，我從來不說一句話或做一件事足以妨礙別人的思想之自由的。同是在這一個人生旅途上的過客，他們所有藉以建立其得救之希望的信仰，我決不叫他們放棄之。事實上，我盡了我在精神界中所有的些微能力，總是千方百計，使他們這班善男子善女人加強他們的宗教信仰，只要這種信仰合於他們各自的精神上的需要。因為坦白的說起來，我們都是有生有死的凡人，對於終極的真理，至多祇能得一些模糊

的接近，所以我實在無法可以證明我是對的，而別人是錯的，或別人是對的而我是錯的。因為我自己打算，我早已得到一種結論，就是所謂宗教，其中沒有一種能給予我以一些些的滿意。因此，我所以不得不從我自己內心的意識裏，想出一種對於我自己能奏效能實行的道理來。就我自己的需要而論，我對於這一種道理已有了相當的成績，這是我所深切感恩的。但我還想趕緊補充一句，（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的話）就是這種道理於我雖有利，但我並不勸別人跟隨我的榜樣。因為這些事情是完全屬於個人的，在每個人的心靈中維持着一種很微妙的平衡，各人的頭寸不同，張冠不能李戴，所以別人如果照着這同樣的道理來過他的人生，說不定也許會變成削足適履而造成悲慘的結果，而這個道理，在我個人，卻使我對於人生的種種問題，保持着一種積極的、樂觀的態度，因此我雖受到過命運的打擊（因為我當然也有不如意的時候），但我仍能笑口常開而誠實地說，

「雖有種種缺點，人生畢竟是美善的啊！」

這一切可是我自己發明自己做成的嗎？當然不是的。我之獲得這一種幸福，是由於一班奇妙地相遇而合的人，他們的確可以算是我的教師，而我得以做他們的學生，這是一種使人感恩的事，現在我是他們的學徒，我但願將來永久做他們的學徒，阿們！

你可要知道他們究竟是何等樣的人嗎？好，我來告訴你。他們是一小羣有利於人類的人，我願意把他們合為一個集團而稱之為「笑口常開的哲學家。」

當然你願意聽我說那幾種人是我所奉為私淑的聖人。這個，我也願意告訴你，雖然我將說出來的幾種人，也許會出於你的意料之外。

欲做「笑口常開的哲學家」必須具備一種資格，就是他們的思想與行爲，必須進到某種規定的標準。第一，他們對於人類所持的態度必須完全合於人性的。他們切不可倒行逆施，違反自然的途程。他們不應該以超人的種族為出發的起點；因為人終是人，並不賦有天使

一般的德行和完善，所以更不應把人類視為從天堂上

貶謫下來的可憐蟲而加以譏笑與輕視。反之，他們應該誠意地承認人類出身之低賤的真理，就是我們與猿類相差無幾；他們對於人類這一個生物，應該覺到深切的欽慕，因為人類雖有低賤的出身，生理上的不完善和道德上的缺點，但其在短短的歷史時期中，進步的成績，已相當可觀了。

後者的態度，較之前者更為重要，因為牠足以促進人類的進步而使我們感到我們的命運須由我們自己來作主，而不要隨便交代給一種外界的勢力。

我的「笑口常開的哲學家們」必須還要承認我們在不可解答的人生之謎的面前，應當表示我們全部和永遠的愚昧。他們必須有這個勇氣說，「我們並不知道人生之謎的最後答案，但我們對於我們的愚昧，很為感恩。因為我們如果對於一切，都有似黑字落在白紙上那樣的清楚明白，那末人生不再是像今日這樣的一種光榮的冒險事業，而我們也不再能利用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最大的恩物——我們意志的自由。」

他們當然應該是名副其實的君子，並當以君子的態度，符合醫聖希波克萊提斯（Hippocrates）的誓言，或符合中古時代一班騎士所宣的嚴肅的約誓。

我覺察到有許多大醫師一些也沒有被醫聖希波克萊提斯的箴言所感動，猶似許多騎士，他們過着可恥的生活，把他們所宣誓遵守的那些誠言，每一條都破壞無遺。但無論如何，這兩種文件（就是希波克萊提斯的箴言和十三世紀的騎士宣誓）在我的心目中，其地位更高於舊約中的種種禁例，因為舊約中所說的那些事情，是任何合理的人所不能辦得到的。而且，我深信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自有一種「靜而小的天良之呼聲，蘇格拉底斯（他是我所最愛的一位笑口常開的哲學家）的良好人生之概念就是以這種天良之呼聲為基礎。如果讀者能從這裏得到一種結論，就是我寧願喜歡蘇格拉底斯而不喜歡摩西，那末他已第一次猜得我的意思了。我向來不贊成一個專制或獨裁的人，摩西這個人在他個人的願望和公衆的發號施令中，和希特勒墨

索里尼之輩太相像了，所以我不能把他列入真正哲學家的聖廟中。

說到這裏，又引起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過去的二千年中，西方世界沒有一個人能避免的，那就是：「你對於耶穌基督，意見如何？」

很幸運的，我能給你一個十分率直的回答。我對於基督一切都研究到。我認爲他是我的最愉快的哲學家之一。但我在認識他的過程中曾遭到很大的困難，因爲他被他的使徒保羅形容成一個撲朔迷離的人，使人莫測高深。基督其實就是猶太地方的一個樸實而可愛的木匠，他對於四周的現實世界，不識不知，勇敢地向罪惡與貪婪的惡勢力作孤軍的奮鬥，那些惡勢力把我們這一個可愛的星球變成一所永久的淚谷——真的，基督確是我所願意一輩子追隨到天涯海角的大教師。但如果他的使徒保羅也挨在一起，那我可不願追附驥尾了。因爲這一個僮夫永遠把他自己挨在基督和我的中間，阻隔了我和基督的聯絡。他不讓我傾聽那位大教師的

訓言，卻自作主張的把大教師所說的話加以曲解（有時甚至大教師還沒有說，他已解釋出來了。）因此，我只有一種辦法：一種是把保羅推在一旁（那時他一定會罵我是反宗教的納粹黨徒或諸如此類的名詞。）另一種是我不得不和他們師徒一起辭別而自己另尋出路——那就是我在事實上所做的。

我深信數百萬人之不能追隨基督，也正爲了保羅的緣故。這數百萬人都像我一樣，如果沒有保羅阻隔着，他們本來可以變成良好的基督徒。所以現在我不得不用一種暗中的迂迴曲折的方法來迎接基督。但這樣也並不減少我對於基督的歡迎。有時我甚至感覺到基督也和我一樣以彼此的阻隔爲遺憾。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因爲基督的憐憫心很大，所以他能諒解並寬恕保羅。他可是真的喜歡他嗎？這一點我不知道，但我懷疑着。我很懷疑着。

現在假定這一切都是實在的，那末我爲什麼還不满意呢？我爲什麼和基督一人在一起還不满意而不要

去找其他的人呢？耶穌也是一個愛好羣居的人，他喜歡和他的同類在一起。所以，在我款待那班笑口常開的朋友的時候，在我的心靈之深處，你可以遇到一班奇妙地相遇而合的各色各樣人類。我所引為遺憾的是他們中間沒有神學家在內。我對於神學家當然也很表示歡迎的，可是他們卻始終不願意跨進我的門口。恐怕這倒是公平的，因為我們中間雖沒有神學家在內，而其餘的人卻格外來得快樂。這正是上帝憐憫我們的地方啊！席間有了牧師在內，是多麼掃興的事啊！

那末所謂「其餘」的人究竟是那一班人呢？原來我們有許多哲學家在這裏：蘇格拉底斯（他是我所已經提起過的一個），斯賓諾若，和那溫和可親的康德。那個活潑敏捷的伏爾泰有時偶然也過我一訪，但我們曾警告過他，如果他想來賣弄才華，表示聰敏，那末我們就要不客氣地以閉門羹餉之。還有幾個作家也是我們的不速之客，像蒙泰尼（Montaigne），伊拉斯墨斯（Erasmus），湯麥斯·摩爾（Thomas more），雷培

萊斯醫師（Dr. Rabelais）有暇時也來走動走動。

我們當然還有許多音樂家，也在我們的來賓之列，因為他們總是宣傳各時代的愉快的福音，這種福音，不論是印刷的或是口說的，都能叫人家懂得。貝許（Baich），海田（Haydn）和摩若（Mozart）都是常來之客。貝多芬有時也偶然來光顧一下，但我們對他，稍加提防，因為他的態度時常有一些——我們可以說——民主化。但如果他不必斤斤於證明自己是和帝王將相一樣的人，那末他實在也是一位很樸實而很忠心的朋友。

此外我們還有幾位畫家像許門（Schumann），勃脫（Schugert），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和勃羅格爾（Breugnel）等名家，只要他們不是道貌岸然地專談玄理，都在歡迎之例。因為他們事實上都同意我們的信仰，覺到人生確實是愉快的，其所以不愉快的原因，不過是由於我們自己的愚昧，懦怯和不起勁。我不妨再說起：奏提琴者或其他的美術家有時也來光顧。只有一種是例外的。我們從來沒有歌劇的演唱

者。我們並不是有意把這種藝人擯之門外，但是他們似乎恐怕我們譏笑他們，所以不願附和。

我想所謂我的信仰，大概已盡於此了。這真是簡單極了，但我何必要使牠變成複雜呢？無論如何我決不以爲我在這地球上的人生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人自呱呱墜地，就即有了一些宇宙的精力，這種精力就是宇宙所由造成的本質。有些精力造成了花木，有些精力造成了野草。有些精力造成一個傑福遜總統，或哥德，或巴斯德，也有些精力則造成了破壞者的人物像拿破倫或成吉思汗等輩，或像卑鄙的郭培爾那一等人們。但是這既然是大自然的神蹟，非我們的能力所可挽回或改變，那末我們也只有既來則安之，竭力利用我們所有的種種精力從事於一切可能範圍以內的建樹，因爲這種宇宙的精力，就是一切事物的起始和終端，從偉大的貝德爾格斯 (Betelgeuse) 到每日侵害吾人的微生物。

恐怕你也許以爲這種哲學是一種近於灰心的安費知命之論。但這一點我不能同意。我覺到，如果我想把

顯然無法解決的問題，徒然加以解決，或書空咄咄地竭力想發現何人或何物開始這一切以及何人或何物將結束這一切，那末結果一定是徒勞而無功。我知道宇宙間一切都是由於一種力量所造成，我是其中渺小的一點，我既承認了這一個事實，我就不願空費精力去研究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這種研究結果將使我廢然而返，一無所得。）所以我寧願集中我的力量來研究我的能力所及到的事情：怎樣把這一個備有無限潛能的世界，變成更美更善而更快樂的世界，使身處其中的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能真正地說，「我們之得以生於這世界上是應當感恩的，因爲人生果然是優良的啊。」

在今日的世界情形之下，這句話說來似乎像一種故意的譏諷。到了一萬年之後，這句話就會變成很有意思了。因爲到了那個時候，人類將有更大的智力，足以探悉大自然的一切祕密，而每個人將賦有完全的意志的自由，可以支配命運而不爲命運所支配，因此他的終極的快樂，不需要依靠旁人，而只靠他自己。（戴安孚譯）

思想的堡壘

良 穆

書名：How To Think Straight

書價：美金二元

著者：Rober H. Thoules

頁數：二四六面

出版：紐約 Simon & Schuster

年份：一九三九

世界傑作精華四月號

當我們在說話或作文的中間每用到一個字眼，其

目的顯然是在指明某一樣東西，或它的關係或它的性

質。這就是一個字眼的「意義。」我們在路上瞧見了一

隻四足的小動物而稱牠為「狗」就是表明牠是一種

我們所稱為「狗」的四足動物羣中的一份子。我們所

慣用的這個「狗」字，具有清楚，正確，對象固定的意義。

而並沒有故意渲染，越出準確地描寫這種事物的範圍

之外。

我們再來舉個例子，假定有一隻狗的祖先是一隻

守羊犬，另外一隻的祖先是愛爾蘭瘦犬，又一隻的祖先

是獵狐小犬，又一隻的祖先是叭兒狗。我們也可以把這

個事實，攏統地用混血種這個名詞將它們確鑿表明出
來。而仍未越出精確表明的範圍。

再來假定，倘使我們把這類動物冠以「雜種」的
名稱，那情形就比較複雜了。我們所用的字眼在客觀上，
和「混血犬」並沒有不同的意義，但是在聽者的情感
上就不免引起對於這一條犬的含有嫌惡的意思。所以
一個字不單是能夠指明一個對象，並且能暗示對於牠
的感情作用。

這種感情作用的暗示確實越出了恰當精確的定
義範圍，因為我們的贊許和嫌惡是一種私見——係屬
於我們自己的，而並不屬於我們所贊許或嫌惡的目的

物——譬如有一條犬，在牠的主人心上，固認為是一條忠實的優良混血種，但在他的鄰居看來，因為牠時常追逐他們的雞，也許就認牠是「雜種畜生」了。

風行的俗語說「堅決」這個名詞，可以給以下列的定義：在我是堅決，在你是剛復，在他簡直就是頑梗。這真是一個極簡單的說明。「堅決」「剛復」「頑梗」三個名詞具有同樣的客觀意義——就是專任一己的意思而不為他人的意見所動。但是牠們在情感上便具有不同的意義，在選者方面「堅決」具有很可稱讚的含義，「剛復」便有些不大入耳，而「頑梗」則竟是完全憎嫌了。

這樣的思想在戰時很有流弊或許會使向來和善的人士寬恕殘酷的行爲。南非戰爭時，有一個英國軍官因為管理荷蘭殖民地婦孺拘留營未能盡善因而被懲處死了，向以心地開通著稱的詩人溫本竟會替他惋惜，而寫了一首詩。中間有一段是：

外還有那個肯饒她們的性命，反而愁慮他們的安全。造謊的人說他辜負了神聖的慈善責任，其實他留意她們的福利何嘗不如我們。

賤偶和孽種很顯明地在客觀上指點婦人和孩子，不過加上了施用於富於人類的情感作用意義，「凶殘」這名詞實際上的意義也不過對於敵人可殺即殺的意思（我們也何嘗不同樣地殺敵人）再加上我們對於犯殺人罪所抱的態度底一種感情意義。含有情感作用意義的字眼，在我們擬作清明的思想時，是有妨害的。

暗示的秘訣

從原理上講，恐沒有人能信僅僅把字眼複述幾遍，就會使聽者傾向於置信這個陳述。這是一個尙待發掘的實情——這實情，可以用「人類的提示感受性」這個名詞來形容牠。

凶殘的敵人所遺下的賤偶和孽種，除了我們之

假使我們在市鎮的各處牆壁上揭貼標語，上面只

寫着「選舉辛普金氏」這幾個字牠本身的效力就會使投票者傾向於選舉辛普金氏，雖然在標語上並未說出任何理由以證實他的優於競選者史諾克氏之處。標語的效力也就是依賴於提示作用。

但是說話的人却不能如這樣的僅僅依賴提示，而另外有別種美妙的辦法。冷淡的游移的說話態度，不易產生提示的效力。所以說話者須要顯出一種堅決可信的態度。無論他心上有怎樣的疑惑猶豫或左右兩可的感覺，決不能容牠們在他的態度上顯露出來。他挺出胸膛，擡起腦袋，用沉着而清朗的聲音發言，這便是他的取信態度，而有助於他的成功。

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必畏懼詰難別人。他可以大大的利用他的聲望和地位。這情形同樣也適用於官吏候補人和一般追逐改選的競選人，這一節亞爾弗萊·史密斯在一九二八年，吃了虧後纔知道。他習於坦馬尼派（民主黨的一派）的雄談闊論，所以此後就用遠較平常來得流利的土語來演講，而他的棕色圓頂帽也成

了他在競選運動中的標識，他知道怎樣回答詰難者的質問，而且大都數的演說辭都是臨時取材的。

已故世的休·朗格也信賴同樣的技巧，因為他的政論大都偏向於替他的本鄉路易斯安那的貧困白人和全國享權不均的人民說話，所以他在這些地方很努力地進行，他嘲笑羅斯福的貴族型的名字「第拉諾」，他提到這名字時總很巧妙地把這一個名字用挪揄的音調儘量拉長，慢慢地吐露出來。

羅斯福先生自己呢，他從不和休·朗格作正面的衝突，這是羅斯福的機知——不似胡佛之竟肯與奧爾·史密斯互逞舌鋒。一個人當其站在一羣惡意詰難者的面前時他的演辭談鋒將大遜於向靜穆的聽眾發表其事先已有準備的演說。

同樣的，競選者假使僅用力於錯誤的途徑，雖是高帽禮服也不會有成功的希望。不過高級官職的候補者當其發表演說時，其辭令與服裝的莊嚴，實佔重要地位。一般人對地位較高者，總是容易感受其提示。（未完）

辦主德亢陶

角四册每下如目要

天下事

豐富絕倫 精采無比

天下畫報

漫畫插圖數十幅

天下大勢

大戰世界中的美國

(紐約通訊) 喬志高

盤馬彎弓的歐局

(里昂通訊) 寧東

加拿大戰時景象

羅馬尼亞的煩腦
北歐諸國的展望

生活文化

戰時德人的衣食狀況

英法的日用品限制

德國戰時教育

法國戰時教育

聽無線電與讀書報

第一卷第六期
春季特大號出版

風土人情

丹麥漫遊

荷蘭旅行

拉伯蘭探奇

芬蘭民族性

一度遊華之孟納興

怎樣檢查郵件

波蘭少女流亡記

本刊自下期起逢
改出半月刊
十五日半年出
十元全閱半年
版定全費在內
元寄費九折郵
內代洋九折郵
票外每冊加寄
費六角

重金徵稿

- 一、凡關於世界各國（中國也在內）新出好書之摘譯或節寫，不分科別，祇須合於我國大眾閱讀，而我國尙付闕如者，均所歡迎。
- 二、稿件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並須將原書附下審閱。
- 三、本社有刪改之權，其不願刪改者，務請預先聲明。
- 四、來稿一經揭載每千字酬洋以五元至十元計算，但稿件已在，或同時在別處刊物發表者，恕不致酬。來稿未附退回郵資，概不退還。
- 五、如有特殊佳作，或有面談必要，請先投函，約期面洽。

價目表		每月十五日出版，全年十二册	
寄費在內	零售每期	一	國幣三角五分
	預定半年	六	一元八角 港幣一元六角 美金五角五分
	預定全年	十二	三元五角 港幣三元 美金一元
	册數	國內	香港澳門 南洋歐美

▲中華郵政新聞紙登記證暫一四九號▼

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創刊
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四月號

世界傑作精華

國內：國幣三角五分

出版者 世界文化出版社
編輯兼發行人 吳樂欣
代發行 上海大興公司

上海福州路明德里三十號
電話：七六七六

桂林總經售 大華圖書公司
重慶總經售 華中國書公司
成都總經售 東方書社
香港總經售 激勵書店

▲上海公共租界新聞雜誌登記證第C七一一號▼

☆ 告 廣 書 月 社 風 宙 宇 ☆

畢樹堂著 實價八角

晝夢集

樹堂先生之散文，凡讀宇宙風等雜誌者，類都知悉，毋庸介紹。茲應本月書之請，允出版其第一次結集問世。全書二百面，共十萬言。

周黎庵著 實價八角

吳鈞集

本書所收，都四十餘篇，十餘萬言，為作者四五年來所作之選集。內容大都談人物、掌故、書籍、歷史等。凡愛好此類文章者，宜先觀為快。

何容等著 實價四角

姑妄言之

宇宙風向闢有「姑妄言之」一欄，專刊精悍雜感，茲擇一年中所發表之十餘篇，結集出版。作者有何容，豐子愷，柯靈，徐訐等。

郁達夫等著 一角五分

回憶魯迅及其他

本書包括郁達夫氏之「回憶魯迅」，周作人之「紀念錢玄同先生」，畢樹堂之「憶王靜安先生」，趙景琛之「憶吳梅」，錢歌川之「紀念王錫禮」，共五長篇。

五月出版 (長篇小說)

全家村

老向著

本書係三年前，應本月書編者之請而作之長篇小說，原名「尋心」，發表於談風半月刊。內容係述一位空軍英雄還鄉的故事，令人叫絕。

六月出版 (散文集)

流浪的一年

羅洪著

羅洪女士於八一三後，隨夫攜兒，浪跡天涯，自江南迄於桂林，歷程萬里，所見所聞，類多可歌可泣之事，發為文章堪稱傑作。幸希密切注意。

發 行 所

香 港 上 海 桂 林

桂西路四十二號

福煦路六七八弄十三號

樓三號三十三街花欄